

臨

安府志

卷二十三

76806

40350.231

133

25

臨安府志卷二十三

藝文

通材為藝博學為文志之必載者豈第於材與
學哉將以資政教稽典故紀風土而達人情故
寧嚴勿濫也臨經兵燹餘載籍都成煨燼尋什
一於千百僅等之郭公夏五耳

本朝文運弘開

天章宸翰光被遐陬我

一誠臣民禹禹皇皇有與典謨竝著者敬
端以法守其公卿大夫柔遠籌邊息於疏奏
篇

臨安府志

修歲舉墜垂在簡編忠

君愛國之心盎然言表至於韻士探奇才人覽勝或
闡潛德之幽光或獵荒徼之軼事亦足供通材
博學之助蓋美不勝收矣今擇其有閑治理者
登之間有文不甚工而事實足徵竝存以備參
考焉尔作藝文志

本朝御製

世祖章皇帝臥碑

朝廷設立學校選生員免其丁糧厚以廩膳設
學院學道學官以教之衛門官以禮相待全要

養成賢才以借朝廷之用諸生各當上報國恩下
立人品所有條教開列於後

一生員之家父母賢智者子當受教父母愚魯
或有非為者子既讀書明理當再三懇告使父
母不陷於危亡

一生員立志當學為忠臣清官書史所載忠清
事蹟務須互相講究凡利國愛民之事更宜留心

一生員居心忠厚正直讀書方有實用出仕必
作良吏若心術邪刻讀書必無成就為官必取
臨安府志

二

禍患行害人之事往往自殺其身常宜思者

一生員不可于求官長交結勢要希圖進身若
果心善德全上天知之必加以福

一生員當愛身忍性凡有司官衙門不可輕入
如有切己之事止許家人代告不許干與他人
詞訟他人亦不許牽連生員作證

一員當尊敬先生若講說皆須誠心德受如有
未明從容再問無妄行辨難為師者亦當盡心
教訓勿致怠惰

一軍民一切利弊不許生員上書陳言如有一

言建白以違制論黜革治罪
一生員不許糾党立盟結社把持官府武斷鄉
曲所作文字不許妄行刊刻違者聽提調官治
罪

聖祖仁皇帝諭

- 第一條敦孝弟以重人倫
- 第二條篤宗教以昭雍睦
- 第三條和鄉党以息爭訟
- 第四條重農桑以足衣食
- 第五條尚節儉以惜財用

臨安府志

- 第六條隆學校以端士習
- 第七條黜異端以崇正學
- 第八條講法律以儆愚頑
- 第九條明禮讓以厚風俗
- 第十條務本業以定民志
- 第十一條訓子弟以禁非為
- 第十二條息誣告以全良善
- 第十三條戒窩逃以免株連
- 第十四條完錢糧以省催科
- 第十五條聯保甲以弭盜賊

第十六條解讎念以重身命

至聖先師孔子贊并序

蓋自三才建而天地不居其功一中俾而聖人代
宣其蘊有行道之聖得位以綏猷有明道之聖立
言以垂憲此正學所以常明人心所以不泯也粵
稽往緒仰溯前徽堯舜禹湯文武達而在上兼君
師之寄行道之聖人也孔子不得位窮而在下秉
刪述之權明道之聖人也行道者勲業炳於一朝
明道者教思周於百世堯舜禹湯文武之後不有
孔子則學術紛淆仁義壅塞斯道失傳也久矣後

臨安府志

四

之人而欲探二帝三王之心法以為治國乎天下
之準其奚所取衷焉然則孔子之為萬古一人也
審矣朕巡者東國謁祀闕里景企滋深敬摛筆而
為之贊曰

清濁有氣剛柔有質聖人參之人極以立行著習
察舍道莫由惟皇建極惟后綏猷作君作師垂統
萬古曰堯舜禹湯文武五百餘歲至聖挺生金聲
振玉集厥大成序書刪詩定禮正樂既窮象繫亦
嚴筆削上紹往緒下示來型道不終晦秩然大經
百家紛紜殊途異趨日月無踰羹牆可睹孔子之

道惟中與庸此心此理千聖所同孔子之德仁義
中正秉彝之好根本天性庶幾夙夜勗哉圖溯源
洙泗章躅唐虞載歷除式觀禮器播毫仰贊心焉
遐企百世而上以聖為歸百世而下以聖為師夫
子惟師於道統天御世惟道為寶泰山巖東海決
決牆高萬仞夫子之堂孰窺其藩孰窺其徑道不
遠人克念作聖

顏子贊

聖道早聞天資獨粹約禮博文不遷不貳一善服
膺萬德來萃能化而齊其樂一致禮樂四代治法

臨安府志

五

兼備用行含藏王佐之器

曾子贊

洙泗之傳魯以得之一貫曰唯聖學在茲明德新
民止善為期格致誠正均平以推至德要道百行
所基纂承統緒修明謂辭

子思子贊

於穆天命道之大原靜養動察庸德庸言以育萬
物以贊乾坤九經三重大法是存篤恭慎獨成德
之門卷之藏密擴之無垠

孟子贊

哲人既萎楊墨昌熾子輿闢之曰仁曰義性善獨
闡知言養氣道備堯舜學屏功利煌煌七篇並垂
六藝孔學攸傳禹功作配

耕織圖序

朕早夜勤毖研求治理念生民之本以衣食為天
嘗讀豳風無逸諸篇其言稼穡蠶桑織患具備昔
人以此被之管絃列於典誥有天下國家者洵不
可不留連三復於其際也西漢詔命最為近古其
言曰農事傷則饑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源也又
曰老者以壽終幼孤得遂長欲臻斯理者舍本務

臨安府志

六

其何以哉朕每巡省風謠樂觀農事於南北土疆
之性黍稷播種之宜節候蚤晚之殊蝗蝻捕治之
法素愛諮詢知此甚晰聽政時恒與諸臣工言之
於豐澤園之側治田數畦環以溪水阡陌井然在
目桔槔之聲盈耳歲收嘉禾數十種隴畔樹桑亭
列蠶舍浴繭練絲恍然如茅簷蔀屋因構知稼軒
秋雲亭以臨觀之古人有言衣帛當知織女之勞
食粟當念農夫之苦朕惓惓於此至深且切也爰
繪耕織圖各二十三幅朕於每幅製詩一章以吟
咏其勤苦而書之於圖自始事迄終事農人胼手

朕足之勞蠶女繭絲機杼之瘁咸備極其情狀復
命鏤板流傳用以示子孫臣庶俾知粒食維艱授
衣匪易書曰惟土物愛厥心臧厥於斯圖有所感
發焉且欲令寰宇之內皆敦崇本業勤以謀之儉
以積之衣食豐饒以共躋於安和富壽之域斯則
朕嘉惠元元之至意也夫

訓飭士子文

國家建三學校原以興行教化作育人才典至渥
也朕臨馭以來隆重師儒加意庠序近復填簡學
使釐剔弊端務期風教修明賢才蔚起庶幾樸棧

臨安府志

七

作人之竟乃比來士習未端儒效罕著雖因內外
臣工奉行未能盡善亦由爾諸生積痼已久粹難
改易之故也茲特親製訓言再加警飭爾諸生其
敬聽之從來學者先立品行次及文學之術事功
源委有敘爾諸生幼聞庭訓長列宮牆朝夕誦讀
寧無講究必也躬修實踐砥礪廉隅敦孝順以事
親秉忠貞以立志窮經考義勿雜荒誕之談取友
親師悉化懦盈之氣文章歸於醇雅毋事浮華軌
度式於規繩最防蕩軼子矜佻達自昔所譏苟行
止有虧雖讀書何益若夫宅心弗淑行己多愆或

蜚語流言脇制官長或隱糧包訟出入公門或唆撥姦猾欺孤凌弱或招呼朋類結社要盟乃如之人名教不容鄉党弗齒縱倖脫褫朴盤竊章縫返之於衷能無愧乎況乎鄉會科名乃掄才大典閔係尤鉅士子果有真才實學何患困不逢年顧標榜虛名暗通声氣夤緣詭遇罔顧身家又或改竄鄉貫希圖進取薰凌騰沸網利營私種一弊端深可痛恨且夫士子出身之始尤貴以正若茲厥初拜獻便已作姦犯科則異時敗檢踰閑何所不至又安望其秉公持正為國家宣猷樹績膺後先疏

臨安府志

八

附之選哉朕用加惠爾等故不禁反復愴：茲訓言頒到爾等務共體朕心恪遵明訓一切痛加改省爭自濯磨積行勤學以圖上進國家三年登造束帛弓旌不特爾身有榮即爾祖父亦增光寵矣逢時得志寧事他求哉若乃視為具文玩愒勿儆毀方躍冶暴棄自甘則是爾等冥頑無知終不能率教也既負栽培復干咎戾王章具在朕不得為爾寬矣自茲以往內而國學外而直者鄉校凡學臣師長皆有司鐸之責者竝宜傳集諸生多方董勸以副朕懷否則職業弗修咎亦難逭勿謂朕言

之不預也尔多士尚敬聽之哉

今上

聖諭廣訓序

書曰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徇於路記曰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與民德此皆以敦本實之道為牖民覺世之模法莫良焉竟莫厚焉我聖祖仁皇帝久道化成德洋恩普仁育萬物義正萬民六十年來宵衣旰食祇期薄海內外興仁講讓革薄從忠共成親睦之風永享昇平之治故

特頒上諭十六條曉諭八旗及直省兵民人等自綱常

臨安府志

九

名教之際以至於耕桑作息之間本末精粗公私
銅細凡民情之所習皆

睿慮之所周視爾編氓誠如赤子聖有謨訓明徵定保
萬世守之莫能易也朕纘承大統臨御兆人以

聖祖之心為心以

聖祖之政為政夙夜匪懈率由舊章惟恐小民遵信奉
行久而或怠因申誥誡以示提撕謹將

上諭十六條彙釋其義推衍其文共得萬言名曰
聖諭廣訓旁徵遠引往復周詳意取顯明語多直樸無

非奉

先志以啟後人使群黎百姓家喻而戶曉也願爾兵民
人等仰體

聖祖正德厚生之至意勿視為條教規令之虛文共勉
為謹身節用之庶人盡除夫威薄器凌之陋習則
風俗醇厚家室和平在朝廷德化樂觀其成爾後
嗣子孫竝受其福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其理豈或
爽哉

平定青海告成太學碑

我國家受

天眷命撫臨八極日月所照罔不臣順遐迩乂安兆人

臨安府志

十

蒙福乃有羅卜藏丹津者其先世固始汗自國福
稽首歸命當時使臣建議畀以駐牧之地其居雜
番羌密近甘涼我

皇考聖祖仁皇帝睿慮深遠每厪於懷既
親御六師平定朔漠威靈所加青海部落札什巴圖兒

等震讜承命

聖祖仁皇帝固沛殊恩封為親王兄弟八人咸賜爵祿
羈縻包容示以寬大而狼心梟性不可以德義化
三十年來包藏異志朕紹登寶位優之錫賚榮其
封號尚冀革心輯寧部眾而羅卜藏丹津皆謬狂

悖同党吹拉克諾木齊阿尔布坦温布藏巴札布
等實為元惡謂國家方弘浩蕩之思不設嚴密之
備誕敢首造逆謀迫脇番羌侵犯邊城反狀彰
露用不釋於天誅遂命川陝總督太保公年羹
為撫遠大將軍声罪致討以雍正元年十月師始
出塞自冬涉春屢破其衆凡同叛之部落戈鋌所
指應時摧敗招降數十萬衆又降其貝勒貝子公
台吉等二十餘人朕猶憫其蠢愚若悔過思愆束
手來歸尚可全宥而怙惡不悛負險抗違乃決剪
滅之計以方略密付大將軍羹堯調度軍謀簡稽

臨安府志

十一

將士用四川提督岳鍾琪為奮威將軍於仲春初
旬馮牙徂征分道深入搗其窟穴電掃風馳搜剔
巖阻賊徒倉皇靡潰竄蹙失據羅卜藏丹津之母
及逆謀渠魁悉就俘執擒獲賊衆累萬牲畜軍械
不可數計賊首逃遁我師踰險窮追獲其輜重人
口殆盡羅卜藏丹津子身易服竄匿荒山殘喘待
斃自二月八日至二十有二日僅旬有五曰軍士
無久役之勞內地無轉輸之費克奏膚功永清西
徼三月之朔奏凱旋旅鏡鼓喧轟士衆忻喜四月
十有二日以倡逆之吹拉克諾木齊等三人獻俘

廟

社受倭臣民稱慶伏念

聖祖仁皇帝威靈震於遐方福慶流於奕葉用克彰皇

六師殄滅狂賊行間將士亦由感激

湛恩厚澤為朕踴躍用命斯役也芟夷凶悖綏靖悉羌

俾烽燧永息中外人民胥享安阜實成

先志以懋有不績廷臣上言稽古典禮出征而受成於

學所以定兵謀也獻馘而釋奠於學所以告凱捷

也宜刊諸珉石碣於太學用昭示於無極遂為之

銘曰

臨安府志

十二

天有雷霆聖作孤矢輔仁而行威遠寧遠維此青

海種類實繁錫之茅土列在藩垣被我寵光位崇

祿富負其沮段禍心潛構恭惟

聖祖慮遠智周曉矣荒服綏撫懷柔朔野既清西陲攸

震爵魏游加示之恩信如何凶狡造謀逆天鼓動

昏慙寇侵於邊惟彼有罪自干天罰桓虎魄爰張

九伐王師即路冬雪初零日耀組練雷響聲鉦蠡

茲不順敢逆戎旅奮張螳臂以當齊斧止如山岳

疾如雨風我戰則克賊壘其空彼昏終迷曾不悔

戾當翦而滅斯焉決計厲兵簡將往搗其巢踰歷

欽 壻 坦 若 坳 郊 賦 棄 其 家 我 繫 而 獲 牛 馬 谷 量 器
仗 山 積 蹇 免 失 窟 何 所 逋 逃 枯 魚 遊 釜 假 息 煎 熬
節 以 順 動 神 明 所 服 旬 日 凱 歸 不 疾 而 速 殪 彼 逆
謀 懸 首 蒙 衝 獻 俘 成 禮 金 鼓 調 諧 西 域 所 瞻 此 惟
雄 特 天 討 既 申 群 酋 惕 息 橐 戈 偃 革 告 成 辟 雍 聲
教 遐 暨 萬 國 來 同 惟 我
聖 祖 親 平 大 漠 巍 功 煥 文 邁 桓 軼 酌 流 光 攸 久 視 此 銘
辭 繼 志 述 事 念 茲 在 茲

諭 開 懇

諭 直 省 督 撫 等 朕 惟 撫 養 元 元 之 道 足 用 為 先 朕

臨 安 府 志

十二

自 臨 御 以 來 無 刻 不 履 念 民 依 重 農 務 本 業 已 三
令 五 申 矣 但 我 國 家 休 養 生 息 數 十 年 來 戶 日 日
繁 而 田 土 止 有 此 數 非 率 天 下 農 民 竭 力 耕 耘 兼
收 倍 穫 欲 家 室 盈 必 不 可 得 周 官 所 載 巡 稼 之
官 不 一 而 足 又 有 保 介 田 畷 日 在 田 間 皆 為 課 農
設 也 今 課 農 雖 無 專 官 然 自 督 撫 以 下 誰 不 兼 此
任 也 其 各 督 率 有 司 悉 心 相 勸 并 不 時 咨 訪 疾 苦
有 絲 毫 妨 於 農 業 者 必 為 除 去 仍 於 每 鄉 中 擇 一
二 老 農 之 勤 勞 作 者 優 其 獎 賞 以 示 鼓 勵 如 此
則 農 民 知 勸 而 惰 者 可 化 為 勤 矣 在 舍 旁 田 畔 以

及荒山不可耕種之處度量土宜種植樹木桑柘
可以飼蠶棗栗可以佐食楸桐可以資甲即榛楛
雜木亦足以佐炊爨其令有司督率指畫課令種
植仍嚴禁非時之斧斤牛羊之踐踏奸徒之竊盜
亦為民利不小至擊養牲畜如北方之羊南方之
彘牧養如法乳字以時於生計不無裨益總之小
民至愚經營衣食非不迫切而目前自然之利反
多忽略所賴親民之官委曲周詳多方劝导庶使
踴躍爭先人力無遺而地利始盡不惟民生可厚
風俗亦可還淳爾督撫等官各體朕惓惓愛民之

臨安府志

十四

意實心奉行倘視為具文苟且塗飾或反以擾民
則尤其不可也特諭

諭耕藉

諭直省總督巡撫等自雍正二年以來朕躬耕藉
田而耕田之中每歲必產嘉穀上年自雙穗至於
九穗今歲則自雙穗至於十三穗在廷諸臣及京
都耆庶皆驚訝以為奇朕之宣示於眾者竝非矜
詡誇張以為祥瑞蓋實有見於天人感召之理捷
於影響而朕敬

天之心至誠至切願與大小臣工共勉之也稼穡為天

地之寶實生民之命攸關我

聖祖仁皇帝臨御六十餘年無刻不以重農力穡為先務仰觀天時俯察地理辯土性而課人功咨雨暘而防旱潦旰食宵衣偶遇雨澤愆期

聖心憂勞之切侍側臣子皆惶悚不寧所以為萬民謀粒食者至矣盡矣朕瞻仰日觀者四十餘年今纘承大統竭誠效法念切民依每年度祀

先農躬耕帝藉仰蒙

上天眷佑疊錫嘉禾信而可徵纖毫不爽是以特頒諭旨令各省守土者舉耕藉之禮為萬方百姓祈禱

臨安府志

十五

秋成今見各省督撫奉報前來處處風雨均調春麥秋禾並登豐稔雖邊遠荒僻之地亦慶有年惟直隸湖廣安徽數州縣近水最低之處常年被淹者略有浸注亦不為災是今歲可稱大有年矣朕

上天之垂慈慶下民之受福而推求其故良由今年各省初耕藉田各該有司自然小心敬慎齋祓虔誠是以感格

上蒼而獲此盈寧之錫倘從此益加敬謹不懈初心則歲歲屢豐可以預必爾督撫等可通曉諭所屬軍

民當凜

帝鑒之匪遠勿視耕田為故事永矢敬恪以迓
天和天下臣民受福斯朕之福也思之慎之毋忽朕言

特諭

諭學政

諭國家設學校以儲養人才鄉會廷試拔其尤者
而用之即古選士造士之遺意也但士子作文有
一日之長短縱使主司公明塔羅豈能無遺況去
取惟憑文藝其人品之高下才能之優絀無由得
知每有出群拔萃之才屢試不售即或晚得一第

臨安府志

十六

而年力衰邁不堪為國家任使朕思各者學政奉
命課士黜劣舉優係其專責嗣後學政三年任滿
將生員中實在人品端方有猷有為有守之士大
省舉四五人小省舉二人送部引見朕親加考試
酌量擢用現在報滿各學政即遵照薦舉其到任
未久者如有所知亦即舉出夫一者而舉數士不
可謂無人學政巡歷各府三年之久日與士子相
親考文察行不得謂不知但能虛公衡鑑所舉必
得其人且風声所樹凡讀書士子必皆鼓舞振興
力學敦行求為有用之儒於士習人材大有裨益

該學政其各實心奉行毋得苟且塞責如有徇私
冒濫等弊必嚴加治罪特諭

諭知府

諭知府國家親民之官莫先於守令蓋州縣官與
民最親而知府又與州縣官最親凡州縣興利除
弊之事皆於知府有專責焉是知府一官分寄督
撫監司之耳目而為州牧縣令之表率承流於上
宣化於下所繫綦重矣漢宣帝有曰太守吏民之
本也又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怨恨之
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

臨安府志

十七

故兩漢循良稱盛而賢守尤多龔黃召杜諸人大
都皆廉潔和平正身率屬以與民休養生息史稱
其所居民富所去民思此皆彰明較著者也

皇考澄肅官方慎簡僚吏知府中有政績茂異聲名著
聞者必加優眷數年之間即膺殊擢所以鼓勵循
良務令群黎受福爾等蒙

皇考簡用之恩受國家民社之寄地方不甚遼遠則於
民間之疾苦可以周知勢分不甚懸殊則於屬下
之賢否可以洞悉爾果廉正自持進絕賄賂則督
撫監司必不敢肆行需索而州牧縣令亦不敢恣

意貪婪近聞州縣火耗任意加增罔知顧忌以小
民之脂膏飽貪利之豁壑由爾不能却遺金於暮
夜又安能禁屬吏之濫徵乎盤查倉庫必須覈實
不可視為故事乃或借盤查之名勒索餽遺是因
盤查而虧空愈甚矣爾能時勤功試加以體恤則
州縣可無虧空之虞能制飾謹度淡薄是安則爾
亦可免虧空之累勸農課桑以厚風俗禁戢強暴
以安善良平情聽斷以清獄訟皆爾職守之所當
盡者至於督撫舉劾州縣必由爾之詳揭務須秉
公持正勿涉偏私若善於逢迎者從而庇護薦拔

臨安府志

十一

之而端方恬靜之人反故為摧抑下吏皆苟且營
私以求容悅地方之事尚可問乎居官者每有初
入仕途清操自矢漸登華要頓改初心既知砥礪
廉隅即當始終一節更有巧於仕宦者人每謂其
名實兼收朕最不解此語夫名者實之華果能潔
己愛民奉公盡職此所謂實也治行稱首民歌輿
頌此所謂名也實至而名隨之如本立而華茂焉
若以弋取虛譽為名而以封殖多藏為實此則小
人之尤更有甚於貪黷彰聞之輩矣朕纘承大統
夙夜祇懼惟恐有負

皇考付託之重深冀爾等各體此意精白乃心以古循良自勉若徇私納賄不能率屬愛民貽害地方蔑視憲典三尺具在朕不能為爾等寬也特諭

諭州縣

諭知州知縣朕惟國家首重吏治爾州牧縣令乃親民之官吏治之始基也貢賦訟獄爾實司之品秩雖卑職任甚重州縣官賢則民先受其利州縣官不肖則民先受其害膺茲任者當體朝廷惠養元元至意以愛民為先務周察節屋緹輯鄉里治行果有其實循卓自有其名非內聚賄而外干譽

臨安府志

十九

謂之名實兼收也全者吏治如作室然督撫其棟梁也司道其垣墉也州縣其基地也書云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夫所以固邦本者在吏治而吏治之本在州縣苟州縣之品行不端猶基不立則室不固庸有濟乎

皇考臨御六十一年灼知州縣之重特行引見咨詢明試至詳至慎其有廉能之員每不次超擢以示鼓舞今海內群黎皆

皇考所懷保朕膺

宗社重寄思纘

皇考之治切惟爾州縣具有父母斯民之責其為朕立
之基址以固邦本焉誠能潔已奉公實心盡職一
州一縣之中興仁興讓教孝教忠物阜民安刑清
訟簡朕將升之朝守用作股肱如或罔念民瘼恣
意貪婪或賤削肥家或濫刑逞虐或借刻以為清
或恃才而多事或諂媚上司以貪位或任縱胥吏
以擾民或徇私逞欲以上虧國帑王章具在豈爾
貸與更有任州縣時私肥已橐而漫云旦俟顯要
方立名節者其與初市清名晚而改操之人何以
異哉至於錢糧關係尤重絲毫顆粒皆百姓之膏

臨安府志

二十

脂增一分則民受一分之累減一分則民沾一分
之澤前有請暫加火耗抵補虧空帑項者

皇考示諭在廷不允其請爾諸臣共聞之矣今州縣火
耗任意加增視為成例民何以堪乎嗣後斷宜禁
止或被上司察核或被科道糾叅必從重治罪決
不寬貸夫欲清虧空之源莫如節儉正直節儉則
用無不足正直則上官不可干以私若賤小民之
生以飽上官之貪欲冒不測之罪以快一時之奢
侈豈砥礪廉隅為民父母之道乎爾州縣等官其
恪共乃職毋貽罪戾勿謂地遠官卑朕不及察也

特諭

諭教職

諭士子者百姓之現瞻士習不端則民風何由得厚是以考課士子設為舉優黜劣之典以為移風易俗之道所關亦甚重矣而無如教官愚懦無能學臣因循苟且往往視為具文奉行不力每當學臣按試之時教官輒以無優無劣具文中詳草草塞責如此則善者何由而勸不善者何由而懲夫善者之湮沒不彰一時尚難覺察而不善之人僥倖苟免於目前不旋踵而劣蹟敗露每見蕩閑踰

臨安府志

二十一

檢犯法亂紀之士子皆從前學臣教官之未曾開報劣行者其間情罪雖難一一追究然即此可知其中之容隱不少矣嗣後若教官沾名邀譽縱容劣生不行舉報者經學臣察出立即指叅將教官照溺職例革職若學臣瞻徇情面不行糾叅者一經發覺將學臣照徇庇例降級調用將此永著為例特諭

諭文武和衷

自古為治之道在於和衷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蓋天下之事未有不和而能有成

者果能和矣則

天地神明尚且感格迅速自覺呼吸可通而況於人乎
然能知之道惟在於公公則不至於不知不公則
斷不能知此又一定不易之理朕所以日日訓誨
天下臣民而望其洗心滌慮信受奉行以共享昇
平之福也文武雖屬兩途然同在一省一方之中
同辦國家之事則不但有同舟之誼實如手足臂
指之同在一身中也人身一體不通則百骸皆為
之不寧此亦顯而易見者奈何為私欲蔽錮而任
肢體之互相戕賊以貽心腹之患乎數年以來朕

臨安府志

十一

留心體察內外同事臣工頗能遵朕諭旨勉矢和
衷之義即文武各官同在一方而各殫其職無爭
競嫉惡之念者亦多有之此皆人心風俗之善亦
該省文武大臣實心表率化導之功也惟有廣東
一省惡習相沿頽風難挽文與武既分為兩黨而
文與文武與武又各分為一黨如楊文乾石禮哈
常賚阿克敦官達之互相排陷讐怨相尋則皆方
願瑛一人從中播弄之所致方願瑛之奸險遺害
於粵者吏治人心者其罪不容於誅也至被文武
彼此告訐之言不可殫述文官則言武職諸員或

向知府包攬漏稅或向州縣囑託人情視若成規恬不為怪稍不如意即出謗言以勤謹辦事者為過於躁急以不徇私者為擅作威福自恃粗豪傲慢無禮又如兵米一項地方有司給與本色而營弁以不能折價為憾往往蓄怨於心此文員陳訴之大概也武官則言文職諸員貪鄙居心克擾不解恃有承審之柄藐視武途以為操縱之權可以由已且通省事務有主持掌握之人大小有司夤緣交結往往借勢欺人人多畏懼武弁若拂其意即起釁端以為報復之計常有武職查拏違禁之

事如賭博私宰等類而文員則置若罔聞或做情釋放又有礦山聚眾至數千人係府縣官員之家人勾引奸徒開採希圖重利武弁遣兵驅逐以致結怨益深今雖不用家人而奸商地棍仍領道府資本廣集匪類現在私開不畏國法此武弁陳訴之大概也年來似此等語達於朕聽者不止數處亦不知數人雖出於怨懟之口不足盡信然亦未必皆全無影響之談爾文武各員自思之膺國家簡命之榮受管轄兵民之寄乃以營私罔利之故相傾相軋效市井無賴小人之所為而置人心風

俗官方戎政於不問尔等不知自愧朕實為尔等
愧之也况督撫藩臬而有袒護文官之心則武弁
必有被其屈者矣提督總兵而有袒護武弁之心
則文員必有受其枉者矣文員而有袒護百姓之
心則必有無辜受累之兵丁矣武弁而有袒護兵
丁之心則必有無辜受累之百姓矣不知之故由
於不公不公之害至使官弁兵民竝受其困為臣
工者尚可溺於故習而不猛醒速改乎郝玉麟到
任未久於粵東情形尚未深知傳來才具平常不
過謹守繩墨無整理化導之能王紹緒則以身為

武職惟恐取怨於文員而又不能開誠布公訓導
所屬之武弁往往作不平之語指令屬員與文職
相爭殊失大臣之體王紹緒傳來均不宜廣東之
任是以有調補之旨巡撫統全省文員提鎮統率
通省武弁至於總督則監文武而統轄之者果能
秉公持正無黨無偏以己身為庶官之坊表而又
時時宣揚朕諭俾其儆戒提撕若遇屬員有爭競
告訐之事則以理判其曲直不存文武偏向之見
過小者切加戒飭過大者即入彈章俾強弱不得
相凌是非無或倒置如此而屬員有不革面革心

嚮風率教者無是理也朕今再頒諭旨通行曉諭
着該督撫等遵照刊刻於通省文武大小官弁各
給一道俾令朝夕現覽改前愆而敦善行倘再有
蹈襲故轍罔知悛悔者則是冥頑不靈自違越於
德教之外矣國法具在本人自無所逃而文武大
臣表率無方訓導不力有忝封疆之任負朕倚任
之恩者亦定行嚴加處分不稍寬貸現風整俗使
亦當留心稽察可也特諭

明

秦疏

陳言征麓川狀略

河西縣教諭

詹

英

貴州人

嘗謂邊夷抗命實天討不容大將領兵當神明是務夫兵凶器也為將者不能重其事惟求已之利益必其取勝而成功者難矣曩因麓川思任背逆天兵已殄滅子思機又敢抗違朝命皇上命將出師往正其罪何期總督等官不體朝廷之心苟安貪利行李二三百損用兵五六百人聲勢喧闐沿途勞擾將弁私帶絲絹尺密

臨安府志

二六

散富熟之家漁取重利隨征有司土官行李成隊好馬双牽轉送別官加倍索取各處都司官見潛將賄賂先行所獲有餘貪得無厭故違祖訓擅用閹刑假名進上盡留自用醜行遍揚於南詔名節大壞於地方及至行軍全無紀律大軍一十五萬俱從一日起程路滑泥深難為士卒且如軍糧一事又不設法轉輸每軍一名運米六斗奔走往來搬運催促不得少停如此之勞何以養銳有困自縊而死視之略不经心嗟怨之聲盈於道路領命用兵者豈當如是哉指

以馱糧坐派有司一千餘馬不知此馬何施坐
轎臥轎山轎涼帳暖帳雨帳左右贊襄官吏百
端阿承罷困下人無所控訴比臨賊境各不周
慮探其險易虛實賊衆有無輒至金沙江邊賊
人進抗猛烈調令副總兵叅將等官領兵攻圍
不克賊用木石擣打將駱都指揮等官軍殺死
俱將頂皮割去賊子肆頑不知何所卻將來降
漁戶誘繫解作生擒蓋因王將無謀致有此患
捐中國生靈遺邊夷笑計窮事拙只得班師已
將地方分與木邦緬甸抗違之罪付之無可奈

臨安府志

二七

何抑聞古之為將者與士卒同甘苦故能成功
今不知此慮欲希僥倖豈將兵者之所為哉竊
詳靖遠伯王驥以布衣陞伯爵子孫世襲有官
何乃忍此總兵官宮聚由先代勲爵累陞都督
掛印總戎自合寢食不安以除邊患豈知此二
人者同流合汙既無運籌帷幄之才又無克勝
破敵之智玩法怙終損兵失利原其情犯死有
餘辜昔唐元宗時南詔有警御史李必將兵十
萬擊之楊國忠隱其敗更以捷聞後范祖禹引
管子之言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君門

遠於萬里言壅蔽之害深也皇上深居九重豈
知情弊臣不避勢要威權冒犯天顏乞將王驥
宮聚等官拏送法司明正其罪先差密切廉幹
之官前途盤開各官行李上解天怒下慰士心
陳溥患孔殷維桑慮切疏

中 結事 王元翰 寧州人

臣惟天下大勢猶人一身京師心腹也中原肩
脊也滇黔手足也手足受病心腹為之不寧焉
頃者雲南土酋阿克鄭舉突發破州屠邑殺知
縣焚會城可謂烈矣而臣策其無能為也其志
在挾復故物擄掠飽即歸去耳尋甸夷孽大理

臨安府志

六

保等通謀馮險至圍郡城殺指揮刀土官可謂
慘矣而臣策其無能為也其志在效鳳賊所為
以得官耳今據撫臣陳用賓捷報疏賊官兵南
集聞克即棄武定遁之克梯龍三藏矣蓋不走
江外而走克梯意者江上有兵截其歸路若腹
背受敵旦晚投首而大理保等聞克賊敗遁量
必破膽奪氣亦一戰可下此么麼小醜原無足
比數之賊當未叛之先一縣令足制其死命即
長驅之日猶一鼓可殲其焉合今一旦猖獗使
二百年來生聚樂土倏忽灰燼地方之破壞者

不可卒復生靈之遭戮者不可再生如之何哉
近聞臨安激江新興習戩一帶群盜蜂起劫搶
城市燒掠村屯晉寧與河西等州縣至土封城
門出入幾斷大小凜：莫必生命而衆口同辭
咸怨參將張名世謂前河山交趾之役抄奪土
司捆載鉅萬屠民抵賊殺人如麻而江右與四
川兩省人民被害尤多嗟嗟凡此無辜赤子身
為良民既若有司驅迫化為賊盜其有真賊盜
又為將官庇護反戮良民此盜之所以日多也
臨安一路之賊皆名世一人釀成之耳若乃全

臨安府志

九

者招亂之由則弊政公行一方皆不祥之氣天
曰瘡素小民無控訴之門監司上官也嫌遠多
從規避甲科正途也選任竟無一人紀法蕩弛
因循養亂誠非一朝一夕之故矣而其最為害
者莫如貢金權稅兩者滇池不通舟楫貨物有
幾乃大稅之外有小稅正稅之外有私稅朝廷
得十有司攘五府庫收全百姓賠半骨髓俱廢
追剝無已是以室室空虛人人喜亂聞會城劫
焚之日多乘輿縱火蓋有不盡出於賊首者故
今日大可慮者誠在此不在彼也皇上試思民

不堪稅而後焚採監今採監既焚矣而徵權不
罷貢金不能如數而後請減例乃請減矣而例
更增離心結怨使賊首借為師名即二賊撲滅
而虐政不消滇之為滇未可知也我皇上富有
四海何難捐毫毛之利撤去權稅并復貢金原
額為滇民續殘命乎明詔一布欢声如雷此無
所驅彼無所借賊必有縛而獻之者若猶冥頑
悍鬥則元氣已固人心不搖更遣一名將提兵
搗巢如總兵劉維威名素為諸蠻憚服使其將
師壓境不出一月可懸數賊之首於藁街矣若

雲南去京萬里往來之途僅僅黔中一線倘中
原猝有緩急則鞭長不及馬腹滇黔兩省必斷
為異域如唐宋故事臣計滇省西有金沙江可
一葦直通四川馬湖東有西粵路由普安至田
州不過添設數驛途平水便可以達金陵可以
達荆襄計莫便於此者或以兵興暫歇事定之
後亟宜嚴限疏關勿空為話柄則入滇之道中
由黔東由粵西由蜀水由江四途竝進百服貫
穿此哽彼通諸酋不剿而自失其負固之勢矣
滇民不堪苛政疏

臣鄉僻處西南夙稱樂土承平日久紀綱頹弛
官貪民斃虐政堅行武定之變繇百姓苦於有
司之剝削而狡黠如鄭舉為和曲知州黃榜橫
索不已是以挑調阿克弄兵作逆焚殺之慘生
平僅見幸而其志不遠止於挾印若具三分賊
氣當閉城鼎沸之時薄印不屑滇之為滇尚忍
言哉數百年封疆壞於一無用賊手則亦大可
惜也我皇上深居高拱不遐夷遠方出金錢五
萬轉餉萬里又念拔焚拯溺需人至亟留舊按
臣周懋相點新撫臣薛夢雷此新撫臣宦滇最

臨安府志

三一

久滇人德之最深調停礦稅賴其苦心實多臣
等痛一方湯火禍患迫膚不敢以其身在事中
掩其平日惠民之政若謂以閩代閩恐相成相
恤則天威在上衆論在下輕朝廷以重香火恐
義之所不敢出耳總兵劉綎臣前疏薦起者蓋
傳聞二賊運兵據險旦夕難下則師老費煩前
所輸金錢立盡故於中將中當借其勇以結局
近聞書報部科賊首阿克大理保楊禮俱就戮
鄭舉亦將目下受擒渠帥既殲則脅從易散將
安用劉綎為哉但以書報而不以奏聞賊之死

生未定料必為竄獸匿杳無踪跡以臣愚見只須留千人設購攜克即大兵可撤一意與民休養生息而已然臣之所憂不獨用人實在金稅稅銀原取之商賈滇池不通舟楫貿遷微末百姓包膽髓骨俱盡至甘心天子使臣投之烈焰中此而尚堪稅耶例金額止二千地之所產猶不足數乃因為民請命反加增五千數年於茲初猶括瑞銷釧今則鬻子市妻繼之以命此而尚能如例耶臣惟皇上自興礦稅以來民間之膏血無日不輸之內帑民間之怨氣亦無日不

積之內帑亂敗紛至揚榮焚高誰逃陳增死梁永幾不免損國威而辱君命使天下萬世謂皇上英明軼往代乃多此一事為聖德累雖寶貨邱山何益哉現今滇中干戈滿地肉骨塗野民不因避稅而成盜則必繇辦金而附賊臣謂鳳賊縱平不可云滇無事耳我皇上聚寶十餘年理窮勢極何不少厭睹茲亂形沛然罷權稅復金額則滇不見前日剝削之苦而惟知今日寬卹之恩轉危為安易易也若嗜財難割以臣言為迂恐險遠滇方易為分裂安能惟我魚肉而

不動哉天下之治常繇近以及遠天下之亂常由遠以及近不可不慮也

為雲貴補吏部司官疏

王元翰

臣惟國家用人惟銓司最重以銓司乃用人之人也故內外齊收遐邇兼舉曾不以一方一隅見遺者蓋為本地之人習知本地之才品借其斟酌而薦之朝廷然後下無偏枯之歎土有公普之利祖宗規制所從來矣雲南貴州僻處西南解額雖少合之每年八十人焉進士雖少合之每科常十名焉其間文物之漸濡與山川之

臨安府志

三三

苞孕豈無精明恪慎之士堪佐銓叙而不負天子之任使者哉故以雲南吏部就臣所記憶者成弘間則有張志淳授文選郎歷官至戶部侍郎者矣嘉靖間則有趙汝濂授考功郎歷官至副都御史者矣張合授稽勳郎者矣正德間有身都宰輔兼吏部尚書出入將相為安攘名弼者非楊一清其人者耶我皇上御極初年位登冢宰清品重望迄今為士林景服者又非嚴清其人者耶由司官言之昔何以接踵今何以絕嚮由大臣言之既可以為閣臣冢宰不可以為

司官乎此臣之所未解者也自萬曆三十三年
九月十一日吏部一本為兩廣雲貴缺司官一
員其實推舉者曾用升李廷大二人是役也推
舉之人雖盡出廣東然題請之語猶竝書雲貴
臣思侍郎楊思喬清真公慎此舉必不草草或
者將次第行之耳但奉旨至今又幾二年日月
云邁湮鬱殊深地方有賢才而見貴朝廷有缺
典而不舉臣叨言路不吐一言梓里爾安用臣
為哉臣敢借箸畫二策一欲一次舉兩廣一次
舉雲貴使其更番而有定序彼之不得入此猶

臨安府志

三四

此之不得攬彼也一竊聞驗封一司員缺可補
欲於兩廣之外更為雲貴添設司官一員誠為
至便不獨無碍於兩廣且無妨於雲貴也說者
曰若是雲貴不太便宜乎臣以為不然何也添
設之後如有人有缺則推而上請如有缺無人
則懸而待後惟以人而就缺不以缺而就人此
又於添設之中絕無偏勝之弊者蓋合東西南
北之士以共事一人何地皆賢何地皆不肖萃
耳目手足之力以同衛元首何以可獨用何可
獨不用士氣不平人心不服所係誠非細故也

伏望勅下該部從公勘處於吏治不無少補矣

關便道以利萬世疏

代會試舉人楊提等奏

王元翰

臣等惟利不有不舉害不十不更蓋權利害輕重而為行止者也雲南雖僻處西南高帝手闢列聖漸濡迄今文物声名形勝貨財稱西南上游雄鎮也乃往來之道僅三黔中一線羊腸烏道百舍重趺四閱月後始達神京兼以貴州一帶盜賊公行虎狼截發於其途者莫必生命宦於滇中者多規避以去人灰冷法令疎闊至於臣等計偕觀光必破家蕩產一遭垂翅難

臨安府志

三之

再戒行茲苦負痛尤有不堪言者此其不便商賈貽害仕宦流毒百姓大非天下為家萬里賓王之景象也查得雲南別有新路一條繇廣西府入廣南府由廣南府經入西粵田州由田州至富州至三江口可以水道下留都可以陸道達湖廣常德不惟寬夷足容九軌且較之走貴州者捷近數百里誠為至便也臣等思此途一開有五便士大夫往來商賈出入舍險就平舍遠就近其便一貴金貢石一切費奏不必西涉長江東涉巘嶮其便二貴州素乏錢糧賴滇楚

蜀三者協濟以故每至入覲年分驛遞罷苦不
支至移文雲南布政司願開新路如此途開則
人多由新路貴州物力民命大半節省其便三
苗賊充斥皆垂涎商賈負載商賈既由新途自
阻絕諸苗窟穴不待剿戢而賊自無盜賊息地
方免跟捕賠償而民亦安其便四雲南遠出貴
州所以唐末五代有宋皆不與中國相通者為
其止此一路迂迴於萬山中也天下萬一猝有
緩急而窺伺之徒以丸泥塞竹之隘要雲南
自斷為異域矣如新途開則東道者由貴州西

道者由西粵聲勢相聯西哽則東通東哽則西
通滇可世為國家藩籬滇存則黔亦可長存一
舉而永固兩者土地其便五有此五大便而不
即慨行者或者錢穀不敷心志不協故耳不思
滇每年協濟貴州不下三四千金那協濟以闢
新途三年可得萬金又或微加派於通者之錢
糧或裁減於永昌閒養之兵餉皆可從長設處
以堂富有之天下豈難得三四萬金成千萬世
之大利哉衆擎易舉一勞永逸何必狃於小費
而縮手不為也臣等身經其苦公見其利敢昧

死瀆秦原非為一身一省之私也

題馬一荀疏

三邑楊鶴

頃者慶陽之役既解重圍幸完撫局地方可幸無事矣然而身在圍城之中與士民竭力死守能以一髮引千斤卒待援兵之至破賊解圍不至土崩瓦解者何人則慶陽府挂察推官馬一荀是也本官清心粹品朗識通才慶陽士民皆以為一塵不染百廢俱興被察之後臣移鎮剿賊行至平涼青衿父老赴臣衙門保留者殆將百人蓋本官素得士民之心而又該道該府與

臨安府志

三

安化縣并無一官止得一荀為孤注耳勢不容不留按臣李某與臣曾面言之臣即批行布按會議仍為手書慰留不意強賊神一魁與劉六等遂有圍困慶陽之事也本官預將居民收斂入城調陞任遊擊伍維藩署事守備倪有光督兵守北關請鄉官麻僖李希沅等同衛官士庶鄉兵壯竈量城險易因才任使散給兵器分門嚴守又恐內應為患沿門逐戶清查流移搭出姦細神海等一餘名乘風縱火燒死多賊間謀計殺投賊姦民萬元等五人鑿井濟渴固結人

心賊用雲梯架閣百計晝夜力攻設法救應無
不摧敗砲石矢鏑打碎梯閣死傷不計其數相
持十日井水不給渴死數多力已將竭幸定邊
副將張應昌等兵至圍解矣臣以合水難民陸
續赴寧州告賑終日料理尚未移鎮慶陽節據
鄉紳書札諸生謁見備述本官城守之勞尚未
得其詳至四月初四日本官方來見臣臣面相
勞問始悉其狀痛定思痛不覺通身汗下嘆息
本官真鉄漢也慶陽府原設巡道郡守同知安
化知縣各一員本官以一人兼五人之事遭二

臨安府志

百六十餘年未有之變况係通省咽喉此地疎
虞全陝為之搖動誓死與士民守之鄉兵守城
壕口共四千餘名皆窮民也先是本官設立義
倉見積穀四百餘石每名日給米一升錢五文
以故窮民願為死守城中苦無井泉止有鷲池
水道賊無日無夜不從此攻塞本官遣人攻打
疏通又新鑿井五十餘賊初至即破小南關近
城下房屋數間住宿其內本官乘夜遣人燒之
死者無數賊用雲梯四架四面攻城本官遣人
用砲銃擊之仍暗遣城下用油火燒毀以絕其

後監犯人多本官防其內應除人命外凡係賊情者盡行梟首輕犯一切釋放守城人役本官每日執錢數十串發按數十疋凡打賊有功官民即刻賞之以鼓人心如拏獲奸細李劉家女供稱賊二十四日辰時到城下始知戒備又拏獲奸細神海許二等皆鄉官李孔度家人勇冠三軍為賊首神一魁心腹本官監禁賊索要兩人即日梟斬始為氣奪賊巧於用間慶陽止有新營軍一百七十名防守城池賊至即揚言新營軍有一百名是我內應兄弟欲令士民疑之

臨安府志

三九

營軍自疑撒其防衛也本官知為反間諭衆軍以不信訛言有功獎賞皆竭力防禦不敢有二心城中人多有從賊者賊每射書即帶府城人始名本官知其搖動人心立付之火復縱反間於賊中將投賊劉三等數人令鄉兵詭言使之探賊虛實賊果疑殺之其最可危者糧廳衙役孫德槐挾利刃日控本官馬首見其踪跡可疑使人縛之果得實情若發覺少遲本官亦必遇害獻城所不免也賊嚇鄉紳索銀三千兩驛馬一百餘匹已許之矣本官思此物何處得來有

死而已賊亦無如之何自賊圍城之後本官晝
夜登陣目不交睫一日之中獻策者無算本官
裁決可否耳行聽受手批硃票口竝酬應又欲
鎮之以靜調之以和持之以堅忍精力用盡心
血嘔盡自謂少遲數刻城圍不解不死於自盡
亦必有性命之憂苦矣苦矣慶陽以二十四日
圍困臣以二十七日赴寧州調度張應昌以三
月初三日解圍若非本官死守之力城已先破
臣雖履及寧皇官兵雖從天而下何救於慶陽
之失陷耶永年遵化之事可為明鑒本官勞苦

臨安府志

四

功高即不敢望如昌黎令之不次擢用若謂察
處之官僅還其故物非所以待有功也況本官
素著賢聲原無此等議即大計被察或亦有自來
終當以此為定案矣

本朝

籌滇野賊疏

總督

蔡毓榮奉天

滇省自恢復之後流亡漸集耕鑿方興從此謹
边防恤民隱馴致太平無難矣乃滇人猶竊為
慮者以魯魁山野賊未除終非久安長治之策
也夫野賊之為滇患歷有年矣其初係新碧阿

蒙土人嘯聚窮山為盜因其來如焱犬去若飄
風出沒不常居止無定故名為野原非土人之
外別有此種野人及其嘯聚多年自成種類遂
於土司之外另有此種野賊其倚魯魁為狡窟
者魯魁在萬山之中跨連新舊蒙元景楚之界
綿亘廣遠林深箐密其內則新平新化元江易
門砮嘉南安景東一帶地方賊皆可入其外則
車里普洱孟良鎮沅猛緬交趾一帶地方賊皆
可出故陽之甚難而剿之亦不易也故明時流
寇入滇沐氏勳莊之人趨赴入山賊党愈熾剽

臨安府志

四

劫鄉村殺擄人口殆無虛日小民畏賊如虎相
率納以保頭錢歲以為常保頭錢者保其不來
劫殺耳自

本朝開闢滇南賊始稍稍斂戢然而索保未已警息
時聞納保懼死於法不納保懼死於賊滇人無
告之苦莫此為甚茲據南安州詳報康熙十年
十月野賊出劫本州郭三郎村經前督臣甘文
焜具題部覆賊係三百以上將地方文武官處
分後有緩征務在獲醜之語因定期於十一年
秋進剿是時兵權悉在吳逆包藏禍心養寇自

重詭言蒙番入犯調兵北勝將此案俟之來年
及來年叛作而剿之說遂寢今滇省雖無案可
考而從前野賊情形可概見矣迨吳逆既叛郭
壯圖雖授賊首勒昂為偽守備尋與改名楊宗
周尋復授為兩新偽忠順營副將而以其頭目
普為善李尚義方從化為偽都司每年按季額
納皮盔銀兩縱賊四出每村給一本刻派定保
頭銀十數兩二三十兩不等猪羊鷄酒索取無
厭稍有不遂劫殺隨之於是流離之民墮相近
野賊之民樂於附賊為盜八年之久招集亡命

愈多全滇各府州縣村莊聽其索保者十之八
九至康熙二十年二月大兵入境逆賊潰散野
賊乘機肆行搶掠凡兩逸之男婦子女耕牛騾
馬財物擄入賊巢無算仍將人口勒銀取贖其
在逆中之流毒如此及大兵已抵雲南城下楊
宗周乃呈繳偽印偽劄普為善李尚義方從化
亦各呈繳偽劄遣人投誠大將軍貝子因換給
楊宗周兩新土副將銜劄普為善等各給土都
司銜劄令其約束夷衆督辦兩新年額錢糧一
年以來亦既震懾於天威而罔有越志矣然而

賊情難料後患宜防故為籌滇計者多不主撫而主剿謂撫乃目前之便安剿則一勞而永逸也臣思剿則必遣土司督土人鄉導前驅過絕後路以破習知地理度山穿箐較捷便於制兵而制兵除邊隘分防尤必慎簡精銳方可直搗賊穴今各土司新經歸附衆志未齊制兵多係投誠及新募之人方在訓練未便輕舉又慎者飛帛輓粟已久正民力殫散之時稍息殘黎徐圖辦賊非失計也且彼方草面輸糧無復為非之事而我以懲前愆後頓興問罪之師似非

朝廷昭示遐荒信行蠻貊之意臣復沿撫提臣會議與臣所見略同已行臨元楚姚二鎮臣暨元江新舊等營將備按野賊出入隘口分佈設防使懾於兵威而不敢復逞臣更開誠布公諄諄告戒飭令洗心滌慮安分守法據報逆中竄入之徒悉以解散回籍從前被擄未回人口亦經陸續查出逐一開報送交新平收養諭令難民認領寧家是彼既無跋扈之形我不妨暫為籠絡之計稍俟一二年間土人情志已孚我兵訓練已熟彼可回心同化則莫非天家赤子可以不

事征誅如其故志復萌一有蠢動容臣一面題
報一面調集土司選撥官兵分道進討奪其巢
穴斬其根株仍擇其可以駐兵之處移兵坐鎮
永除後患是則久安長治之策也

土夷歸誠懇請授戒疏

總督

范承勳 藩陽人

看得滇省地處極邊苗獠錯雜其有在全滇之
中而山勢險遠林箐深密為滇民腹心之患者
則有魯魁一山其地接壤千里內包各種夷獠
多屬化外之人統為野賊不知始自何年見今
夷目則土名勒昂而改名楊宗周也此輩嘯聚

臨安府志

四

窮山招集亡命乘機搶掠并索取近山保頭錢
議剿則潛跡無踪稍懈則復行竊發已非一日
矣經前督臣蔡毓榮於籌滇疏內題明部議作
何撫剿不致滋蔓聽伊酌行在案臣到任以來
稟奉

嚴緝撫恤土司毋容擾害屢次宣布戎

皇上威德於聲教未迄之地因遣土弁李踴雷等持
諭入山招撫而楊宗周等既畏威靈震疊又感
聖化懷柔遂遣目具呈情願傾心向化輸誠并
籍所有把守口岸目兵分晰造冊齎投前來臣

見其意雖在自新但拉撫事關重大一面批行雲南司道詳查確議一面與撫臣石琳提臣萬正色等公同會議遣委臣標左營遊擊莊一虎臨安府知府黃明及臨元鎮臣馬山會委中軍遊擊郭玉明協同於十月二十一日前至新平縣地方招撫楊宗周率領夷目普為善方從化李尚義等及各大小目兵數千人來迎稽顙聽命歡聲雷動宗周照表恪斫鷄向天立誓據譯供稱情願真心改惡從善嚴戢土人不許出沒為非及再收取保頭錢并願與

臨安府志

四五

朝臣出力拒守口岸等語取有甘結在案該府將隨帶捐備銀牌綢緞等物頒犒大小夷目訖茲據布政使李世昌等會詳稱魯魁夷獠性頑種別從來不入版圖今宗周等遠慕聖化相率投誠環跪誓天刑牲表信一切緝盜安夷保固隘口悉任擔承搆結投報應請量授世襲微貳以昭鼓勵楊宗周合無授以土縣丞普為善方從化李尚義合無授以土巡檢之職前來臣復批駁確議且令恪遵

本朝制度照各土司一例剃髮驗明取結具報後據

詳稱行府轉行新平縣親到宗周所轄地方傳
諭日民一齊剃髮望闕謝恩訖具結詳覆無異
臣思魯魁野賊議剃議撫迄無定畫今宗周等
果肯革心向化俾數百年未端之孽一旦消弭
數郡縣耕鑿之民得以安堵是皆我

皇上天威遐邇以致窮荒不毛之裔効命恐後也查
魯魁鄰近臨屬新平縣界應否將楊宗周量授
以新平縣土縣丞普為善原住了未地方在新
平縣界方從化原住結白地方在元江府界李
尚義原住場武壩地方在新平縣界各有隘口

責任應否量授各地方名色土巡檢之職仍予
世襲統隸附近有司俾土蠻世服厥職各有子
孫繫念咸知慎惜名器不肯復蹈前非是亦羈
縻遠夷之一道也惟是夷裸情性無恆目前雖
已重誓剃髮歸誠往後倘有跳梁越分臣等
仍當整勵兵馬嚴加防範不以今日之請授微
員而敢弛日後之備禦也至宗周等所住地方
確查委係深山窮谷竝無平坦之處可以建設
城池其夷目土兵把守要隘亦聽自行開墾瘠
薄山地刀耕火種以資養贍免其開報稅糧合

聲明

請減屯糧疏

巡撫石文斌奉天

查滇省屯政因明初沐英世鎮雲南將帶來官
 兵分作十分以三分差操七分屯糧即以七分
 屯糧之租以養三分操軍此即古之寓兵於農
 原非上倉糧米可比迨我朝定鼎順治十五年
 闢滇吳三桂遂將昔日之租改為額徵之賦及
 後變亂之時因恤民報任意坐派致使各軍紛
 紛逃散因而遺累存下典鬻賠納苦難殫述幸
 賴

臨安府志

四七

皇上天威殄逆民得安全但浮糧過重仍困輸將計
 恢復之後自康熙二十一年至二十七年屯銀
 米穀等項歷年拖欠此非軍戶敢於頑抗亦非
 各官不善催科總因糧額太重血比難完業於
 康熙二十八年內經前督臣范承勳署巡撫時
 特疏題請分年帶徵隨蒙
 皇恩特頒上諭朕念雲南百姓前曾供億王師繼又
 遷移叛屬家口運送勞瘁本年正賦輸將尚屬
 艱難復令帶徵逋租必致益滋困累着將歷年
 所欠屯賦七萬一千二百餘兩米麥等項十萬

七百餘石盡行蠲免以示朕軫念民生至意欽
遵在案則彼時請題帶徵早蒙

聖恩隆重悉荷蠲除是此項屯糧徒有重額之名并
無清完之益歷歷可考久在

皇上睿鑒中矣況各衛所久經裁歸有司是在前日
獨存軍戶之名在今日則無軍民之別一切徭
役自應一視同仁乃查通省民賦上則田糧最
重者莫如河陽縣每畝八升一合八勺三抄其
餘五六升以至四五合而止上則地稅最重者
亦莫如河陽縣每畝五升九合二勺一抄其餘

臨安府志

四八

三四升以至三四合而止及查屯田每畝則有
七斗二升六斗八升五斗六升至四斗五六升
不等屯地每畝亦有三斗八升至一斗五六升
不等夫軍民田地阡陌相連肥磽相若天時人
事耕鑿播種亦無不同何至輕之屯額比重之
民賦尚有四五倍之數若較輕額則屯賦之與
民賦竟有十倍之重所以屯單終歲勤種所收
之穀不遑瞻顧父母妻子惟事納糧而究竟不
能以一畝之出全完一畝之額數康熙二十八
年臣叔石琳撫滇時曾於奉

旨編輯全書案內將此糧重困叙入歷陳未經部覆
而以後督撫臣未敢覆請者蓋以國用浩繁豈
容遽議輕徭況各省屯糧皆重猶不便獨為請
減是以前撫臣王繼文不得已於康熙二十九
年有屯荒減則貼墾之請也但浙江等省屯軍
現今領運且有船隻行月漕截等項給贍滇省
屯軍則無此項贍養兼之衛所既裁軍即是民
則與別省迥異況此軍係沐氏帶來官兵並非
發遣有罪之軍所納正供似應與民一體矜恤
臣於康熙二十二年守開化時早已深悉今撫

臨安府志

四九

茲土見煙竈相連林林總總生聚實繁大非昔
日氣象此雖邇年以來前撫臣撫綏之功實沐
皇上柔遠洪恩所致惟此一員因吳逆作亂時各軍
多年逃竄殲逆之後前此逃丁或遭兵火或戀
他鄉間未回里以致遺糧贍累本以最重之糧
又復包賠逃戶日復一日重復更重故於康熙
二十八年以來歲歲不清每遇奏期各官俱愛
功名竭蹶借墊者有之以欠捏完者有之遇一
陞遷事故便束手無策百計哀求途人募助洵
不可悉數也臣自入境以來目覩荒蕪田地甚

多百姓甚衆及抵任後披閱各屬詳驗報墾無
幾隨行飭催旋據百姓紛紛具呈熟糧額重無
力開墾墾請題減復批司道查詳所議僉同總
欲為民請命臣思減賦薄稅非臣子所敢輕議
祇因多寡之數甚是不侔苦樂之形異常各別
若不據實上達負百姓即負我

皇上矣沈滇省僻處遐荒係外域觀瞻之地不得不

冒昧陳請如荷

聖鑒將此屯糧悉照河陽縣則例起科則不特現在

臨安府志 軍餘易於輸納即未墾荒產臣自鼓勵各地方

官加意勸墾亦無有不踴躍樂墾者也仍將墾
過數目隨即具報按年科徵是減賦於今日安
知不增賦於將來也至此項額糧如數恩減而
通省兵食或有不敷則現有本省折徵米麥等
項仍徵本色撥給似可毋庸

奢壞也

籌酌魯魁善後疏

總督 高其倬奉

為詳籌永遠寧謐之策以除野賊積患事竊照
雲南魯魁野賊為害地方情節及各大頭目現
就拘繫剿捕經臣另疏詳奏在案若不趁此剿
捕既施之後詳籌調劑雖目前暫安難期永遠

寧貼欽惟我

皇上聖神文武中外乂安乃猶

宵旰孜孜勤求治理臣荷封疆之寄千載一時何敢
因循故轍苟了目前仰賴

日月之燭照不避紛更之小嫌謹隨地方形勢就臣
愚昧所知籌酌數端冀得永除野賊之患以靖
地方所有各條謹臚列於後

一雲南歷來野賊頭目平時皆居元江新平之
間若一經生事官兵剿捕賊匪入威遠土州及
普洱茶山等處蓋因素係伊等瓜分計保之地

臨安府志

五十一

夷民歲歲納銀如同租戶甚至井蓋換日收課
商茶按馱抽銀客賈裸民任其指使供給食米
傳報聲信官兵所向賊已早知消息賊衆所潛
官兵難得踪跡所以查拏不易剿捕頗難今雖
加懲創目下暫安若不趁此安營設防為經久之
計空虛之地廣袤二三千里的通哀罕外略
異域無兵控壓必仍為野賊暗佔每年索保可
得萬有餘金以此招養賊党必將復聚為患臣
細籌形勢應添設普威一營置參將一員守備
二員千總四員把總八員兵丁一千二百名令

參將帶兵五百名駐劄普洱守備一員帶兵三百五
百五十名駐劄威遠又守備一員帶兵三百五
十名駐劄茶山其餘汛地量分千把帶兵防守
內制野賊外控土司加以員弁得人整頓不怠
則一方野賊之患自可消弭矣

一野巢穴根株在元江協新舊營所轄之地向
來營制新舊一營止屬臨元鎮管轄與元江協
無屬故元新兩界之間一有事端未言剿捕先
爭交界互相推卸遲悞事機比及用兵又復參
差前後呼應不靈臣請將新舊一營及所擬新

臨安府志

五二

設之普威營一併皆歸元江協管轄仍令臨元
鎮統轄則聯絡一氣功過相關於調遣巡防均
屬便利矣

一威遠土州之地包魯魁哀牢西南一面歷來
為野賊逋逃之藪野賊敢於恣肆者固由文武
玩愒然亦以有此威遠一路可逃及威遠土官
可恃也威遠土知州刀光煥平日苛索多端夷
民苦累此次又隱藏野賊通風餽食令其實報
屢檄不遵經臣一面摺奏均等一面發藩臬二
司秉公詳審容臣另行具

題外威遠土州應請改土歸流一則雲省門戶堅
完再則夷民如出水火其地請設撫夷清餉同
知一員兼管鹽井經歷一員兼管司獄事井大
使二員分管按板抱母及各處土井煎辦鹽斤
再猛班地方離威遠三百餘里應設巡檢一員
就近辦理民事令各員盡革土司歷來苛派項
款與民休息自此以漸化導整頓則歷來野賊
棲託之數可漸變成內地而夷民永遠得免土
司苛派之苦再查威遠乃極邊瘴癘又係初闢
之地各員請照例揀選調補以三年為滿如果

臨安府志

五三

稱職請照麗江府改流之例保
題陞用以示鼓勵則新設之員益加奮勉矣

一楊方普李四姓向係招出賊目授以土職原
期約束夷人安靜地方今不能約束族舍反聽
藉勢為非

聖朝名器何可濫加查李姓土職久因犯罪革除外
此次糾眾搔擾者皆方普二姓族人及其項下
夷嫖方普二姓土巡檢先事不行鈴束事後不
能捕擒甚屬溺職查方紹祖普成忠皆屈請襲
之年現在請襲應請永遠停其承襲以示懲創

又土縣丞楊世恩此次野賊之內無伊宗族一人亦無伊屬夷保又親率土練隨官兵深入剿捕應仍留其世職以示獎勵
一各處既擬設官添兵則俸薪兵餉役使等項均需支給雲南歲歲借他省之協濟豈容更增繁費查威遠之新開按板地母二井前於尊

旨覆奏鹽務利弊事案內計一年可出鹽三四百萬斤請以所出之鹽分銷各屬可以平減通省鹽價今黑井已經加脚減價白井已有沙滷分銷景彌雲阿四小井其價原不過昂惟琅安二井

臨安府志

五四

之鹽銷售於臨安等處者其價稍貴今又有新經查出麗江之井可出鹽息二千二百餘兩將此減抵其價除於鹽政內具

題外查按板地母二井從前為野賊及土官土棍所踞不但無分釐歸公兼之野賊擁擾商販亦裹足不前今經駁除整頓高販流通計一年約可出鹽四百餘萬斤可獲息銀二萬餘兩以充兵餉可以不用另行請增再普洱一帶又報出土井數處向亦因野賊阻撓擅利自肥今現陸續清查整理可將所出一併添助創設之費至

兵米一項元江威遠普洱皆產米之鄉應就近
籌撥可也

一施和尚之姪賦勒糯利糯片等向來亦非安
靜之人此次施和尚被殺賦勒等皆隨官兵奮
勇搗捕賊黨頗為盡力應寬其既往但若縱令
仍各居遠寨漫無稽查亦恐將來滋事臣請將
賦勒糯片糯利等并其妻子皆令移入元江府
城居住凡有出入皆報明文武官庶該管各官
得以稽查拘束而夷日本身家口俱在城中知
所顧畏必不敢為非矣

臨安府志

五五

一威遠土官刀光煥及其犯事子弟若仍留居
故土必致鼓惑滋事請將家口移至省城安插
臣酌量料理給以恆產俾令得所則萌蘖不滋
釁端俱息矣

一向來元新一帶裸夷習於討保之風其頭目
每年所得成千累百名曰年例錢其後生每年
出外一次亦各得三四兩名曰鞋腳錢且所
到之處醉酒飽肉滿意而歸利之所在趨之若
鶩更兼元新各寨多係各目故居其餘零星小
寨亦各有頭腦耳濡目染以為徒手可以致富

常思起而效之若不嚴加防範難必其故態不萌查各野賊出入有地討保有時九龍江口是其入土司之要道請於九龍江口相近扼要之處及各渡口俱設汛盤查或江外之探夷欲往江內江內之探夷欲往江外者皆令該管官給以印票載明人數如山海關之例往還按數稽查卽茶山客商及官弁所差兵役俱一例盤查以嚴出境滋事之弊再元江新平所屬村寨俱令地方官做保甲大意編立里甲記其人戶名口歷來野賊討保必在秋成之後請每年令地

方官於十月十一十二正月四箇月之內不時親往稽查如出外者多必係索保務行跟究懲處不令稍有脫漏則要路之出入既嚴地頭之稽查又密形格勢禁自不敢為非行之既久積習漸除餘患自消矣

一威遠土州向來土官不容夷人應考恐其入學與之抗衡又同族為婚者甚衆倫紀未明除同姓為婚已飭該管官諭禁臣與撫臣楊名時嚴飭各員勤講

聖諭加意化導以變猥俗請再於威遠設立義塾數

處令夷人子弟有志讀書者入塾誦習先哲令
於元江附考請

勅學臣就其粗通文義者量於元江額外取進二三
名以示鼓舞俟人文漸盛再請設學庶裸俗自
變文明日啓矣

一威遠土州向來差發甚少其田土所出盡為
土官苛派入己今臣已令大理府同知佟世蔭
守備楊國華將其田畝及各項錢糧逐一清查
凡有土官額外苛派之項行令盡數裁革其應
增納正額亦令酌照地之肥瘠更定賦額以資

臨安府志

五七

經費再查得威遠普洱九龍江等處土田之美
大勝雲南腹內之地其山頂多水其禾一年兩
熟然猶拋荒甚多者一以土夷人少不能遍耕
再因野賊騷擾歲無寧宇若使土田盡闢不但
軍糈足資更可化為樂土其間尚有可開設州
縣之處但目下人戶稀少江邊煙瘴未消未可
驟言應籌之以漸臣已與撫臣楊名時令各地
方官加意勸諭本處夷民廣行耕植又另招徠
別處願墾誠實之民赴彼墾種請照雍正元年
定例旱田十年陞科度人煙漸盛嵐瘴自消居

民愈多則賊風愈息矣

以上十條臣就一得之愚籌酌調劑謹會同雲

南撫臣楊名時提臣郝玉麟合詞具題

總督

鄂爾泰

滿州人

為全滇水利已未興修彙叙陳明仰祈

睿鑒事竊惟地方水利為第一要務興廢攸係民生

修濬竝關

國計故無論湖海江河以及溝渠川澮或因勢疏

導或盡力開通大有大利小有小利皆未可畏

難惜費怨焉不講者尤雲南跬步皆山田少地

臨安府志

五六

多憂旱喜潦且竝無積蓄不通舟車設一遇愆
陽即頓成荒歲從前市米一石有價值十兩十
五兩之年前事後鑿敢不預籌是以臣自蒞任
以後仰體我

皇上愛民務本之至意即詳飭通查今凡有水利毋
得膜視并博採輿論合看繪圖務期矢此恆心
用資綿力但於治有小補庶幾慮可少寬志未
嘗不如此乃迄今六載雖亦次第舉行然興修
已竣而獲水之利者僅半已修未竣已竣未妥
竝應修未修委勘未確者居半現無成功何論

久遠用深歎仄切望群材此應了未了事所當
分晰開明陳請

聖鑒者也除昆陽海口及盤龍江諸河興修情由已
另疏具報外查雲府屬嵩明州之楊林海又名
嘉麗澤納龍巨南衝二河之水竝受四面山河
各水會聚成流出口入車翁江達金沙江因
河灣迂曲去水甚緩停留沙石壅塞咽喉每將
海邊四十八村已成田畝半行淹沒歷為民患
臣詳加察訪海水深止二三尺若致疏河道由
丁家屯龍喜村開兌二里許直通河口使新舊

臨安府志

五九

兩河竝瀉水勢暢流不獨四十八村可永免水
滂而周圍五十餘里草塘均可開墾成田隨於
雍正五年秋委員會勘竝先時歷年阻撓之於
棍二人枷示河干限以工完釋放於是各士民
歡呼踴躍情愿出夫僅資給口糧竝未多費於
雍正六年春報竣從此田畝歲收竝涸出田地
一萬餘畝再府屬宜良縣窪地多淹高地無水
旱滂不均有需調濟臣先於雍正七年據前任
知縣邢恭先詳稟飭諭興修隨於八年春報竣
續復委員覆勘所開河共五道一在城東北五

里五百戶營之南開長約五里已通池江一在
城東三里龍王廟北舊多積水開長約四里亦
瀉於池江一在龍王廟南為北來諸水所會開
瀉水河約十里水不為害一在城南二十里地
名乾塢子緣地無水池一望平衍廢為棄土於
池江邊決一水門開河一道引肥水灌田現已
獲濟惟自江頭村起所開引河一道地形漸高
水勢難上殊無益灌溉徒費人工復議自胡家
營北接舊河另開一道約長五六里甚有裨益
現飭於農隙興工約明年春可竣又臨安府有

臨安府志

二十一

瀘江一水來自石屏州之異龍湖合塌冲象冲
二水及六河九洑皆會於瀘江以赴巖洞伏流
十餘里阿迷州入盤江而洞口洞底石埭十三
重阻水不能直瀉每遇夏秋暴雨奔湍四潰田
廬淹沒土人稱有神物憑巖欲伐巖石輒有風
飄沙石必中傷人經委前任知府張無咎鑿石
疏河椎鑿不能入強入不寸許旋果風起砂飛
礮礫從空擊下斷工人一指臣據報謂神以庇
民豈以虐民統制奉

天子命除患濟民而神弗許是神不靈隨通以誠告

以正造張無咎以文祭畢復督工鑿石應手而
碎十三重立盡復將自瀘江至巖洞堤岸八百
一十丈自塌沖二河至三河口堤岸四千三百
七十五丈并造橋丁橋完淺諸件一併築修於
雍正八年四月內報竣現已有利無害禾稻倍
收再府屬之建水州查自南莊十六營以下暨
獅子口郭衣村等八處田地甚多苦無活水但
雨澤稍遲即歉成失望前任知州祝宏以附近
南莊之李浩寨山腹中有過泉一道細流不息
入地無踪曾竭力開究不能疏通稟報臣令以

臨安府志

卷二

穀糠填入向下尋流約三十里流出於州屬之
老鼠鮮知為此泉無疑遂穿鑿地道伐木為廂
穴中水湧勢甚湍激隨復開溝導水儼成大渠
竝酌定規條令挨次引灌而該地田畝皆賴以
豐收於雍正七年四月報竣府屬之阿迷州離
城里許有小河一道歷來不通舟楫該署州漆
扶助遵檄疏濬自冰泉下遠州城由祿豐鄉直
達盤江計三十二里現可行舟於雍正七年八
月報竣府屬之蒙自縣有縣壩一區圍繞城外
平坦寬闊可成沃壤因灌溉無資遂棄為曠土

查有城南學海據壩上流示經淤塞若濬深數尺建閘築堤開溝引水即可以肥田雖工程不易舉而衆願速成該知縣王廷諍於雍正七年興修八年冬報竣又由清府屬之尋甸州城南平川沃壤皆可墾土成田緣尋川一河會尋甸嵩明兩州之水每夏秋積雨一望汪洋加以馬龍州河水又會於七星橋下衝激尋川之水逆流汎濫即附近熟田亦歲被淹沒土人謂自古相傳捍禦無策臣熟籌博訪就其山形水勢及遠近高低欲使尋川河順流直瀉必先使馬龍

河不爭水道欲使馬龍河不爭水道必須另開子河俾尋甸嵩明之水皆得暢流並可免衝激不致汎濫於今雍正七年春面諭陞任知州崔乃鏞查勘督修隨於是年十月興工八年春報竣共用工三萬七千有零約可涸出田地二萬餘畝但大河中流有整石四十餘丈務須開鑿而施力殊難復議另濬沙河十五里以收全功現委迤東道邊維壘就近督修又徵江府城南之撫仙湖延袤百餘里中流深處可百餘丈以受冬山之水亦名為海由寧州入阿迷汪盤

江會流以達粵境每雨多水沙宣洩不及則附
郭之河陽竝江川等寧州三處利害共之惟海
口一河尚堪疏洩而山溪水漲推砂滾石壅積
易而通暢難明巡按姜思睿曾建牛舌梅子箐
二壩截兩山之衝激過砂石之壅淤今石壩傾
頽更無可恃據該知府王鐸詳請興修臣隨發
銀委辦計石工一百七十六丈零首尾寬深堤
壩堅固又增築逼水壩六墩以固石壩以滌岸
砂於雍正八年興工九年六月報竣河陽由新
涸出三千餘畝舊田遍種現獲豐收又楚雄府

臨安府志

六三

屬之鎮南州舊有水塘築堤積水以資灌溉名
千家壩因傾廢百年水無停蓄一遇亢旱種插
竝難臣面諭該知州金鑑確勘詳覆其水來自
北山龍王廟及多巖廠等處兩旁坡巖壁立四
季泉源不竭會流箐口兩山迴環儼如門扇基
址天成蓄水成塘可灌數十里田畝隨後給銀
兩令築壩建閘全用大石並將外口開挖寬深
毋得省工惜費於雍正八年六月興工掘出千
家壩舊碑一版復指其缺略示以堅完於九年
三月報竣據稱不獨可灌千家井可以周萬戶

矣又東川府雖倚山臨川不通河道種稻田者
無多餘半為荒土而城北蔓海一區寬長二十
餘里地本肥饒因積水難消棄置已久自割歸
滇轄臣經發銀數千兩令前任知府黃士傑於
雍正五年開河三道一從馬五寨至魚洞二十
里為左河一從瓦泥寨至水城二十里為中河
一從拖落村至魚洞二十里為右河建石閘二
座木橋四座水消田出業招民承墾劾守羅得
彥又從馬鞍山開河一道約長十里以濟蔓海
從梅子箐開河一道約長十里會合中河及知

府崔乃鑄接任於九年正月加修旋據報竣其
餘如嵩明州之寬郎河欽古日足二里田畝同
資灌溉因分水不均里民爭控飭令開子河一
道俾兩里均平九年四月報竣宣威州舊少水
田僅資葭麥知州漆扶助於雙龍山泉會合處
建石閘一座於戈山河口建石壩一座左右各
開渠一道於嘉惠落水洞旁建石壩一座開渠
一道截流引水均可墾田俱於九年八月報竣
祿勸州地僻土寒穀難成熟惟正東東南等村
可以種稻內有馬家莊等處田高缺水舊有水

溝一道久經壅塞前任知州賈秉臣請從山腰
紆折鑿石成渠滙復溝水可灌田數千餘畝於
雍正四年八月內發價飭修不數月報竣大理
府洱海之海口為附郭之太和及趙州鄧川三
州縣水利所關因壅塞多年每遇雨水泛濫海
田多傷據前任同知佟世蔭等詳明興修水得
暢流田禾攸賴於雍正四年內報竣又雲南縣
有團山一壩舊立閘三道引梁王山泉灌溉田
畝歲久傾圮難資引灌因開修溝閘並濬清海
尾赤河尾業經報竣浪穹縣因湖水泛濫疏濬

臨安府志

六五

鳳羽河等處築堤四十餘丈廂木櫃五十架業
經報竣但補苴一時尚非遠計現復委勘加修
永昌府城外有南北兩河田畝攸賴因壅塞已
久歲損禾苗據該鎮府等倡率民兵用夫一萬
餘亦於雍正四年內報竣以土各伴工有大小
時有遲速或結發承修或騰那濟事或奉行官
吏加意急公或本地士民出夫協力竝未動項
皆已完工內有仍需加修者亦不過增補其名
屬地方如堤壩圩埧溝洞渠塘等類隨時疏築
各有稟詳事件零星俱無庸開叙此外如臨安

之建水石屏俱受廬子溝之患崩峩之城垣田
廬俱受練江猊江之患曲靖之西瀟湘南寧之
落水洞羅平之西北一河新興之玉溪路南之
蜡甸和曲之紅土田趙州之彌渡雲南縣之馬
安鄧川之苴彌浪穹之寧湖皆應疏濬開鑿俾
有利無害祿豐縣之宜重修廢橋定邊縣河之
宜建石堤永北府之羊保山宜建石壩順寧府
河之宜建鉄索橋皆應乘時料理庶力少工多
至於通粵河道最關緊要非止便客商實欲資
糧運臣於雍正七年春即發銀筋修已由阿迷

臨安府志

六六

以州下開至八達共一千五百里造船試行直
至土黃有旱路二路亦經置備車牛並蓋棚店
下船至剝隘則徑達粵江因委總理之被刻原
任廣南府知府賈秉臣草率粉飾並未徹底開
通故雖勉強行舟河路尚屬危險現復委員確
勘妥議增修又嵩明州之河口經尋甸東川由
牛欄江達金沙江周圍川江復抵昭通以通舟
楫雖工程不易亦人力所能現委試用知縣以
下趙世綸等備細估勘繪圖覆奪若得川粵江
河會通滇會則此帆可達吳楚又不止尋常水

利事矣以上各件臣已切屬司道竝詳諭各官
實心措辦所需工費請於變價銀兩內酌量動
支敢或藉端侵冒及苟且塞責者立即揭叅以
為膜視公事者戒惟衆志若一期在必行庶百
務無難皆克有濟且各為地方貽永遠利賴之
善蹟以仰副我

皇上廑念邊方之盛心示所以自求福而與有榮幸
也事所有全滇水利已未興修彙叙陳明緣由
相應會同雲南撫臣張允隨合詞具題
修濬海口酌定章程疏

臨安府志

六七

鄧爾泰

臣查昆明海口六河竝各支河皆足以資灌溉
而備蓄洩獨因淤塞日久開濬少難以致水不
注海田僅通溝高地惟望雷鳴下區則憂雨積
此稻糧豐歉之故實人民苦樂所關如果山潤
以水水良以山俾彼此相資互得其用則旱潦
可為轉移荒瘠早施補救人力既盡天心垂憐
此臣之所以由近及遠歷日積年務期通行成
效勿敢怠忽勿敢遺忘者也惟是既興工作宜
定章程庶可以經久而不致廢墜查雲南府原
有水利同知昆明海竝六河以及各支河巡查

濬修是其職分應請鑄給閘防重其考成勤則
獎叙惰則參罰其昆陽州為昆明下游海口在
焉距者百里同知難以兼顧請於昆陽州添設
水利州同一員駐劄海口常川巡察遇有壅塞
不時疏通設或冲塌立即堵築亦請鑄給閘防
照設書役以專責成至於通省各府州縣皆有
水利原無專員諉卸因循託辭藉口若將同知
通判州同州判經歷吏目縣丞典史等官加以
水利職銜凡境內河道溝渠責令專理除雲南
一府仍歸糧道管轄其餘各屬在迤東者統歸

迤東道管轄在迤西者統歸迤西道管轄仍令
各該府查勘驗報各該道考察明聽督撫二臣
核酌功懲則不二三年將通省水利有興無廢
而克濟民生殊匪淺鮮矣抑臣更有請者昆明
之六河昆陽之海口及臨安之三河所關尤鉅
歲修銀兩不可不酌定查各項正款固不應擅
挪即各項盈餘亦未便濫費惟鹽道衙門歲有
合秤銀一千五六百兩不等竝不在正額盈餘
額外盈餘及各項積餘之內而鹽道張無咎絲
毫無隱請即以此項撥作歲修之用昆明六河

酌定八百兩昆陽海口酌定二百兩臨安三河
酌定三百兩用則報銷仍造冊送部不用則存
貯竝撥餘銀兩統數積存以備大修之需似於
水利民生更有裨益除將通省水利竝達川粵
河道已竣未竣現酌加修各大略彙叙
題明外所有修濬海口大修六河竝請定章程酌
量需費情由臣謹會同雲南撫臣張允隨合詞
具題

教

丁祭教

鄂爾泰

竊惟

至聖先師萬世之師表也冠帶集圜橋天子有臨雍
之典春秋屆仲月上丁修釋菜之儀內則命夫
胄子三公外則寄於有司群牧典綦嚴也誰敢
懈焉本部院前涖南藩職司秉鬯恭逢丁祭親
齋沐而宿饗宮先令儒官教簿書而正祭器乃
知牲或已經宰殺既失告全致潔之心物豈盡
屬肥鮮更乘乖博碩蕃滋之義且或常供不充

臨安府志

七十

夫額數任先後以那移珍品不給於豆籩致道
鹽之雙疊兼聞各學亦有同風罔知共竭精誠
但解奉行故事甚或尊罍未備疇議犧象之形
琴瑟雖陳莫辨敬荒之狀觀者如牆如堵任彼
吧喙祭者似醉似癡顏如聾瞽一尊纔薦滿庭
之燎火無輝三獻未終兩廡之燈光已滅於是
甑飗與簋簋恣憑顛倒几筵鹿兔共榛菱似遇
摩空鷗雀分甘奪曉牛由承祭之家人拍地喧
天遑問糾儀之齋長駿奔髦士霎時怒髮衝冠
輿隸膳夫一片雄心染指凡此之類罪豈勝誅

皆由約束之不嚴亦以躬行之未善不思王爵
則身膺一命幸得窺聖人門牆分獻則職任半
壇原以可泮宮俎豆平時未知化導已蒙尸位
之譏臨事不克恪恭難免曠官之咎於是飭郡
守州牧縣令等職兼以誡教授學正諭導諸員
各矢乃心以襄大典預期三日牲牲皆供手餼
率先事一朝品物盡陳於預壁齋戒沐浴來觀
習樂試歌舞於明倫堂前料量潔清退服寢衣
斂精神於尊經閣畔度幾必誠必信斯夙夜之
惟寅無怠無愆知神人之咸格是竝申之條約

臨安府志

七

用以頒諸學宮

一既奉

肇聖五王不惟簠簋豆籩照數增設即牲牲亦應
各增其四有議共牲者其說不可從考之典禮
惟配享有可以共牲者專主無共牲之禮書云
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其明徵也自三代至
漢唐皆不聞有共牲之說惟後漢有赤帝青帝
共一犢白帝黑帝共一犢議者非之唐開元時
五品以上室異牲六品以下共牲豈有王爵而
可共牲者乎其各照數增一為五可也

一祭牲祭品皆有定額一豆一邊罔可缺遺況牲取親割以告虔也取其血毛以告全也可既宰而入學門乎豕曰剛鬣註謂其豕肥則鬣剛羊曰柔毛註謂其羊肥則毛細而柔弱此博碩肥脂之所由稱也可以瘦瘠不堪之羊豕而飲之灌之以充牲牲乎既宰且不可瘦瘠且不可沉可缺其顛而肥吏昏之橐囊乎月令曰犧牲毋用牝又曰命宰祝循行犧牲視全具按鬻豢瞻肥瘠察物色必比類量小大視長短皆中度五者備當上帝其饗註曰上帝且歆享之況群

神乎嗣後各官俱須先三日親至學視牲牲如法然後稽其數使人牧之以待先一夕親割吏雖奸其何所施乎

一丁祭先數日集樂舞生演習精熟先一日與祭官親同往觀不得草率從事

一丁祭先一夕凡與祭官齋集學宮齋宿不得有一員私宿本署

一丁祭之日庭燎燈燭務須光明如晝以俟祭畢後已除神前燈燭之外即官員不得各自張燈

一丁祭之日櫺星門內不得容一閑雜人所有事宜止許學書幹辦及心謹慎門十二人或四人照管燈燭其官員僕從人等一概於門外伺候萬無使僕從人持燈夾塾相隨上殿及上兩廡之禮君師一体亭勿自取罪戾以贖失禮之愆也

一丁祭之日既不容一閑雜人自無有搶奪祭燭及祭品之人倘或仍有潛匿門內乘空搶奪者以盜賊論即時擒獲解司以憑盡法重究一學宮之地聖賢靈爽所依不惟丁祭宜修治肅清即平時尤宜洒掃潔淨近每見黌宮以內

臨安府志

七三

栽瓜種菜學圃成澆灌之場曝被晒衣諸生絕往來之路甚至丹楹刻桷徒供蝙蝠棲蓬鳥革翬飛盡是齷齪巢穴蛛塵百斛廟貌埋埃垢之中飄蕪千箕腥穢聞宮牆之外皆已安之若素久且習為固然甚至先儒先賢兩廡之神牌倒置鄉賢名宦兩祠之神位傾頽非其子孫有誰咨問加之朽蠹若罔聞之凡爾學官所司何職即諸門斗多亦奚為嗣後教官不時巡察務令門斗分班輪流值日掃除學宮之內不得容一毫塵垢庶亦無忝厥司也慎哉毋忽

徵滇士入書院教

鄂爾泰

國家最重者惟人才人臣最急者亦惟人才使者

命總制三省凡三省文武吏賢者能者必以聞於
朝迨其秩厚其精寄以指臂託以心膂人才蓋綦重
矣舉子上公車者使者必助其資斧飭其有司
以連其駕士子入棘闈者使者必省其餽舍給
其卷資豐其供具優其禮貌以鼓其氣而一時
登賢書者皆知名士赴禮部者中式十人
今就博士者又數十人皆前此滇省所未有而

臨安府志

七四

使者不惜費不憚勞孽之矻之不已者凡以為
人才計也書院者儲才之區也使者初來滇滇
舊有書院使者分為三舍課其優拙以高下其
廩餼而士亦皆能自奮丙午賓興得之書院者
甚多士亦宜知淬礪矣己酉之役僉者寥二僉
不僉何足以定士然使者竊憂之慮其上者
之鮮實心而操之無具故奇才異能之士未嘗
數一覩也夫使者之求才甚急士之應知者甚
緩或有為之解者曰滇僻處遐方固秦漢魏六
朝唐宋之書多未見十三經廿一史有至老不

識其名目者於此而欲求奇才異能之士是猶
語盲者以日月而詢聾者以鼓鐘也勢必不能
使者聞而嘆曰是誰之過使者之過也學者力
不能致經史及前古歷代之書而為之上者又
不思代為致之是更歷數千百年後欲求一奇
才異能之士而終不可得也使者先已置廿一
史諸書於院中學者尚未及讀至是復取架上
十三經及周秦以來之書若干部各用圖書印
記註之簡冊貯之書院掌之學官傳之永久又
將招致四方之善讀書而能好古者以充學舍

厚其廩餼而以時親課讀之安知不有奇才異
能者之出其中也夫滇之山川秀麗如太華昆
池碧雞點蒼之屬甲天下比年以來鄉雲見於
天醴泉出於地神龍天馬行於海上嘉禾異卉
遍於南中而老嫗來朝莽緬莫化車里海外符
塔倒歸漢之謠八仙海邊應烏蒙必之讖凡
諸嘉祥無遐邇靈蠢莫不効異爭奇若欲表見
於

聖世而不甘後時况秀而靈者惟人人之秀而靈者
惟士而獨可使滇讓美於天下哉因取全闡落

卷遍觀之適羽書旁午刻無寧晷暫以中輟及
三邊胥靖每乘夜分餘閒挑燈批覽輒漏下四
五共得五十二卷如玉之在石未名一器而礮
以錯之十大皆可各得其用既定乃拆號書名
下郡縣各送至省集於書院使者之心其視溲
子弟猶吾子弟也有能讀吾書者吾即以賢子
弟待之夜食必周寒暑必恤家室之薪水書齋
之膏火必繼倘汝曹果以賢子弟自為才且望
其專心致志窮經究史使得為奇才異能之士
為

聖天子儲才得人計而肯聽其紛馳外務以汨沒其
心思乎古之學舍往往數千人至不能容今就
風簷試藝殘筭剩篋中得五十二人豈遂足空
其群使者已而詔學使者吳公既有孫陽之能
自能得駿以會於金馬碧雞之地其郡縣及廣
文知有學問優通者或天資高妙能記誦穎悟
過人者即會同保送如吝惜貲費者使者自能
償之不得謂此地無人以沉淪佳士也士憲不
讀書耳倘肯潛心院中如董子下帷足不窺園
日取十三經廿一史次第讀之自可開拓心胃

推倒豪華毋自畫也讀書之法經為主史副之
四書本經孝經此章而習之者外此則先之以
五經其次如左傳之淹博公穀之精微儀禮之
謹嚴周禮之廣大爾雅之辨晰毫芒大至無外
而細入無間此十三經者闕其一即如手足之
不備而不可以成人者也至於史則先史記次
前漢書次後漢書此三史者亦闕一不可讀本
記可以知一代興亡盛衰之由讀年表世家可
以知大臣創業立功之所自讀列傳可以知人
臣邪正公私即以關係國家得失利害之分讀

忠孝節義隱逸儒林文學方伎等傳可以知各
成其德各精其業以各造其極而得以或顯當
時或傳後世之故讀匈奴大宛南夷西域諸傳
可以知安內攘外柔遠綏邊思威各得之用讀
天官曆律五行諸書志可以觀天而竝可以知
天人相感之原讀河渠地理溝洫郡國讀書志
可以察地而并可以知險要之機讀禮樂郊祀
儀衛輿服等書志可以知典禮掌故之因革而
有所參訂讀藝文經籍等志可以知七略九種
四部六庫著作之源流而有所考稽讀平準食

貨諸書志可以知出入取予制節謹度之大要
而有所規鑒讀刑罰兵營等志可以知賞罰征
伐懲惡勸善討罪立功之大法而有所折衷此
讀史之大要也且善讀史者不僅以史視史凡
詔誥奏疏檄諭論策之屬文之祖也樂章歌詞
之屬樂府詩歌之祖也屈原賈誼司馬相如揚
雄等傳所載騷賦之屬詞賦之祖也故熟於三
史則文人詩人騷人一齊頌首矣況不止三史
乎必待讀經既畢而後讀史則史學太遲惟讀
左傳而以史記副之讀公羊穀梁儀禮周官爾

雅而以前後兩漢書副之十三經與三史既讀
此外如家語國策離騷文選老莊荀列管韓以
及漢唐宋元人之文集與三國志晉書以下諸
史叅讀叅看擇其尤精粹者讀之其餘則分日
記看天資絕人過目成誦者看即是讀其不及
者原不能盡讀博覽強記有十三經三史為之
根本餘皆一以貫之讀因為要者亦有功必欲
汝曹全讀非人情不可強也經莊重史閒雅莊
重者難讀閒雅者易讀經以淑性讀史以陶情
朝經暮史參錯互讀則有體有用內外兼該相

濟而不相妨相資而不相紊然後反求其本而約之於至一之地則本之身措之世無所往而不當出之言為經術之言行之事為經濟之事建立功業為經天緯地之功業夫而後乃可藉手以報曰臣為

國家得人矣此使者之所厚望於天下而不能無望於二三子者也近奉

天子命准入都

陛見事竣將復來其母以使者之去為疑今來署篆者為前任高部院與使者有同心撫軍張都院

臨安府志

七九

又能成使者志使者已定其規模屬之兩公仰該府文到即送至者縱使者已行兩院知使者意其於諸生必有加禮慎無卻顧不前負使者竝負兩院適以自負也至如借書院為紉交生氣之地觴酒酬酢慶賀往還遊蕩門外招搖市中是尤不肖之甚貽羞書院恥笑士林此使者之所深惡毋過吾門也使者之所望於二三子者非獨為書院計為滇計也為國家得人才計也得人才於天下不難而得之滇且得奇才異能者於滇滇之榮

國之光也使者獨有厚望焉二三子其何以副使
者之望行矣其毋忘使者言也他日使者又至
矣

臨安修河教

鄂尔泰

該府河道久飭興修據呈碑摹業已告竣但水
為地方之脈固貴流通而工非旦夕之謀富圖
久遠今巖洞已鑿去路雖開然諸河僅修全局
尚欠即如近日甫告成功曾幾何時豈已崩頽
雖據各稟報並無傷禾苗然而近功速效斷不
足以經久遠也亦即此可以鑒矣夫治水之道

臨安府志

二十一

以順為先行水之方惟通自下必洞悉其形勢
復分計其工程務須徹底籌量然後通盤料理
本部院查得瀘江一河源匯北冲繞過城南乃
歸巖洞上流一帶河身盤曲多受折冲下流數
處亂石湧岩不能暢達中流平順處所又皆沙
壅隄薄歲興修年倒塌今孔盤曲處應用
橋石使無冲淤之虞湧岩處盡須擊鑿以免阻
遏之患沙之淤積者挽之必深挑之必遠則河
底見而受水既多隄之朽薄者培之使寬築之
使固則河隄堅而束水有力此瀘江河之形勢

工程也其南為塌沖河又南為象沖河原與瀘
江並行夾岸則皆田畝總匯小橋歸入河口二
河之身雖略平直但塌沖則浮沙掩埋石橋低
矮水流不及象沖則高流急瀉河窄埂薄水勢
難容每遇漲發漫岸崩隄沖沒田禾為患更甚
今必須盡去浮沙使咽喉無碍厚培隄埂使腹
背皆堅此塌沖象沖之形勢工程也其北之上
游則螞蝗溝北之中游則鎮龍青雲迎恩等橋
之水北之下游則賚公者宗二河直流側注皆
入瀘江或阻塞不通或散漫無束所在居民莫

臨安府志

八十一

不受患今必疏決導引使之就勢歸流又者宗
壩河每從黑石沖口沖滾大石填塞河中尤當
建壩築埤以逼沙攬石此螞蝗等溝之形勢工
程也凡此臨時布置尤須因地制宜勿惜費而
省工勿畏難而略事勿補苴罅隙此處合而彼
處已開勿苟且權宜今年通而明年復塞任一
己之勞實可以萬人之逸者本部院之素志
也博一時之名究不足垂百世之利者本部院
所羞為也仰即另事經營親自督率安瀾克底
庶群黎永奠康居大利聿興使闔郡常登樂歲

統須妥議該府知努力者亦殊能事者願共體之

六計 飭各屬教

巡撫 張允隨奉天

為申飭事照得

國家設官分職期展經猷考績程能用昭激功既身登於仕籍寧自薄其功名然或砥勵於前而苟且於後或振作於始而怠惰於終豈皆飾詐以沽名多由量盈而器小故居之無倦實心為實政之原而謙則有終立事既即立身之效凡茲古訓悉訓屬官箴我

臨安府志

八二

皇上誥諭臣工必循端而竟委講求吏治務夕惕與朝乾如果念茲在茲斯為可久可大滇省舉行計典本都院與督部堂敬禮

聖天子澄取官方之盛心舉劾一秉大公註考兼叅輿論其才守兼優而猷為克著既為群僚之冠各登卓薦之條其餘守非不足取才非不可觀或以資序尚淺而姑歲時或以功績未彰而尚須建樹薦舉有待期望弥殷獨是常情忽逢旌拔便志滿而氣驕豈必殊尤輒矜能而伐善既矜且伐則輕肆日滋後滿而驕則乖漸露

於是業隳於方立功敗於垂成從惡如崩乃就
下流之勢中道而廢遂辜上進之階縱使幸增
秩於目前必不能免糾彈於轉盼此本都院
不能不為已卓薦者慮也至於才非卓越希登
薦刺而未能政本平庸免罹彈章而自喜謂後
此之三年尚遠覺當前之急氣忽生政事因循
精神頹墮始則置民社於度外繼則滋利慾於
胸中本樸誠而或易以奸欺本廉謹而或變為
墨道無中立依違即退入重淵仕止一途蹉跌
則貶同覆水此本都院又不能不為未卓薦者

臨安府志

八三

防也是則

計典初過防慮更多用是躊躇合行申飭為此牌
仰該府官更并轉飭所屬遵照已卓薦者當念
盛名難副物望難酬勤以服官匪懈倍嚴於夙
夜卑以自牧虛懷益著於勞謙庶几不棄前功
兼可頻數顯擢未舉薦者當反求諸己毋終讓
於人因此激厲之心鼓其奮迅之氣保民如保
赤念誠求臨事若臨深時凜凜恪恭奉職
何怵他人我先龜勉奮庸不妨後來居上若夫
為山九仞終虧一篑將欲諸尤臨愧美魚不如

又二上二併注借
 又三下三干詳于
 又五上六令臨二因編
 又六上九令臨編
 又七上一併注命
 又九下二併注命
 又二下二併注命
 又二下三併注命
 又三下九併注命
 又三上一併注命
 又四上一併注命
 又四下二併注命
 又五上一併注命
 又五下二併注命
 又六上一併注命
 又六下二併注命
 又七上一併注命
 又七下二併注命
 又八上一併注命
 又八下二併注命
 又九上一併注命
 又九下二併注命

又二上二併注借
 又三下三干詳于
 又五上六令臨二因編
 又六上九令臨編
 又七上一併注命
 又九下二併注命
 又二下二併注命
 又二下三併注命
 又三下九併注命
 又三上一併注命
 又四上一併注命
 又四下二併注命
 又五上一併注命
 又五下二併注命
 又六上一併注命
 又六下二併注命
 又七上一併注命
 又七下二併注命
 又八上一併注命
 又八下二併注命
 又九上一併注命
 又九下二併注命

抄錄子數 七三



結網斯為可取本都院不持成見悉屏偏私因
人之重輕為重輕任物之好醜為好醜苟有聲
稍著決不因上考而少存袒護之心倘嘉績既
聞亦不因中考而猶存阻抑之竟陟者忽黜沉
者轉升祇秉公平時行甄察尚其努力庶免噬
臍

現風示士教

知府 張無咎 東人

為現風事照得星連奎壁大啓

盛世文明雲爛天章復見南中景瑞天地日新氣
運人才倍顯光華繼草聖於蘭亭流風可溯宗

臨安府志

四

獵雅望其追惟此臨陽尤稱鄒魯環

顧煥

龍目則之勝千尋百仞丹翠欲

飛周游瀟江異湖瓜水海門之奇九由三島迴
環如帶蓋磅礴之氣獨萃所鐘乃文獻之英接
踵而出人傑由來尚矣乘時其在斯乎本府勅
承庭訓長食膠庠壯志方愧圖南素心恆切虛
左今恭膺

簡命來守是邦雖銜鑑不敢自居而教養是其職守
當茲陽春煙景願闔郡人文齊集諸生偕來府
署蓬筮一飯勿嫌太守清貧錦繡數行佇望同

人持贈漱芳

臨安府志

八五

76806

地350.231

133

26

臨

安府志

卷二十三

明序

董壯愍死節感楚序

王奎

龍亡虎逝而群狐嗥風披雲靡而震霆作此
可以觀天人之變明治化之迹而進夷於中
國也夫夷俗無禮義君臣上下者也彼見吾
中國綱常之正安得不欣然而慕然能及之
者寡矣按元史龍溪集記天曆初雲南中慶
路鎮將敗狐叛遣兵攻威楚官吏或逃或屈

臨安府志

絕

獨知事董文彥義不從賊銳聲詬

聞

截其耳以塞其口文彥嚼血唾賊罵不絕

聲

怒裂而殉之明年敗狐伏誅憲司以

事聞朝廷嘉之謚曰莊愍旌其門官其子時
中子介臨安時中為文學掾一如集中言泣
且請曰先父不幸死賊手雖褒嘉於朝時中
懼其事之荒湮也先生以文章顯幸為我序
之嗚呼忠臣烈士何代無之求之夷服曾不
多見昔安祿山以范陽反顏杲卿死河北張

巡許遠死睢陽雖武夫小卒皆知盡節闔城
皆然華夏忠義之習無怪也唐史列之於傳
植大義於後世者至矣敗孤之叛中慶大藩
也感楚大都也省府大臣不死之風紀執法
不死之刺史不知知事一夷人耳食九品秩
乃凜凜乎仗大義樹大節寧死而不顧見理
明而臨事不眩也使天下之人皆若文彥則
叛亂何由而生哉子生也後仕不先人不獲
與太史著作之列而元史不載莊愍死節事

二

豈史闕歟抑在夷路歟抑述史時雲南未附
不得聞歟以未附闕文君子固不能無憾以
在夷而畧則失之遠矣因為述之於簡以補
史氏之闕

試田圖籍序

包見捷

萬曆戊午滇闡論秀會侍御潘公攬總至綱
紀其事作人之效煥然改觀聞者滇人士先
後鱗集昆明廉得其二逸道里疲露狀慨然
興氣謂管子伯者猶曰士首國之四民不可

使雜處而令其言龐其事亂故聖主處士必
於燕閒誠慮之也比歲黔士良病遠涉業稍
營公田庶幾少瘳今每飯未嘗不在牂牁也
才書俱在豈滇黔一體而二視之遂一意節
嗇廩費哀鏹若干金購田若干畝約三稔課
輸租若干金以給全滇應比諸士爰刻田之
圖籍用識不朽一日函書南浦問叙不佞不
依竊歎公澄清萬里功績卓爍非一而此舉
之大有造於滇人士也語曰一歲樹穀百歲

三

樹人以滇渺焉天末徵聖朝道化翔洽士類
蒸蒸羔鴈成羣制科之額視昔浸加乃士子
丁風簷下筆陣詞鋒譬之於戰鹿鳴鶚薦目
之為捷浸假土不紛志於旅資有彙征於秦
茅皆作子公之醪釀以實其餘勇則其志開
而神王也夫然故公之養士為造士愛人為
知人其樹風聲於滇者意可謂宏遠矣乃滇
人士宜何如祈嚮以報公哉昔宋有饗士者
登歌四章曰山曰水曰鴻鴈曰松柏而蘇子

瞻繹以勉士之動欲難進靜欲及時為學而
志於得其道至其論稼又倦倦于完地利識
大時耕穫有度而津津稱古人之大過人者
在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要非區區博一
第明得志者至今讀其言凜凜為俗學之戒
然則公之望我滇人士之得售者想亦子瞻
之深意也夫千里比肩累世接踵士倘有意
力田逢年乎宜益知勉學以無為石田庶不
負公矣

贈寧州王侯考績序

王元翰

王公守吾寧滿三載考當事者賢公行且奏
最為遠方吏樹之鵠郡之博士弟子員問余
數言為賀余曰子弟於父母滿有文去有碑
祠有肖像自誰者而然乃至今率為格賢弗
賢而文焉思弗思而碑焉循弗循而祠而像
焉勿論與其人不相蒙并所為文與碑與祠
亦弗信於世矣不佞生平無貌言矧真父母
奈何以貌言贈乎盍舉其所知於公也者毋

與

犬

以藻諛為某則曰周官六計以廉為首如女
之真公御左右甚嚴胥役輩不得陰陽脂潤
往往鼠逃所至而然故公瘦而民肥某則曰
公沖然不勝衣而頤養充盡精幹饒健常徹
夜廢眠百里一騎公勞而民逸某則曰寧彈
丸耳差役繁重實冠諸滇鄉聚憚追呼之害
多鳥獸散公禁絕胥徒降色招徠自此邨民
未識伍伯雞犬以寧某則曰坊市之民苦官
價若負山敲髓公自奉簡淡未嘗濫取一物

五

閒為取亦必如其值某則曰寧固錢穀無幾
而弊如亂絲往甲之輸率為長乾沒而甲且
為逋首至不得保髀指乃為長者方箕踞姆
醉公下令甲自輸官而長為除記而已百年
積弊一洗而清之官民稱便其言具鑿鑿余
曰是各得公一班以余窺公可謂能靜以福
民也已夫人生而靜天之性也離性則欲而
動動而亂傳曰使民如承大祭祭神且不可
瀆而使民乃可擾乎故敬以直內者乃能敬

以靜民公惟於性有得斯於治不擾非苟焉
而已也公曾語不佞曰人第葆初念不知審
第二念卒發之幾涉於危須轉念以遏其萌
故省察之功尤在葆認之先此理路穿的語
非靜照得力惡能推勘至此臨安包賊皆於
中而州縣綦布以環之近搽戈畫禦者千百
為羣且斬關剝床以入公曰此類議一大創
之是也而勢不能盡創彼夷狄盜賊亦人耳
肯朽而僵乎無家可止行必嘯而為流異日

六

不狼櫻於此必豕突於彼未幾東救西震
在在告警卒如公言以安之之法為散之之
法為弭之之法才運於無事中則我不窮事
而事不窮才天下復何事哉公世以詩書起
家其宿藏宦譜余不及睹大抵根極淵遠事
事有法雖匆劇中雅有鎮持余故可謂能靜
以福民也已昔者秦越人以醫國鳴而兩兄
名不出宗里以兩兄探病於肌膚腠裏不待
腑臟而奏功者也兩兄不屑為越人而越人

膏

實能為兩兄世不睹其蚤使之為伯為伴而
必使之為越人越人即欲為之於肌膚膝裏
其可得乎嗟夫滇之受病已見於肌膚膝裏
矣越數年浸浸入肺腑逃膏肓矣非奪神改
命其何以療焉今兩臺使重公匪甚亟不以
借公借之通邑而紛囂定借之迷陽而大工
成人方惜公來之晚而又恨不能久借公惟
不使為越人之醫而使為越人兩兄之醫吾
不能不厚望公於聖明之朝為全滇借之箸

七

矣

未焚草自序

王元翰

古人諫草多避人焚之懼章君過也余中年
始第叨史館改諫垣伏邸候命者二年餘於
國勢之肯竅畏途之伏機與幻師之綿索有
所窺破而亦有所奇中一時同事兄弟一德
一心靡日不期會談時事往往獨出雜呈神
飛義激致笑者怒者歛歛泣下者歲乙巳得
從諸君後持筆侍天子於是乎移批麟犯顏

侍

究

之戇為覆窟剪翼之力如食者病嘔必欲盡吐之而後已蓋今上垂衣四十年局面亦多變矣二十年以前上勵精下任事廟堂舉動上下分受之二十年以後上深居靜攝不示臣下以顏色就中瑕譽莫可究詰以故上運於無原不能不嘿有所向而嘿向則授奸以梯上藏於無形不容不亭有所借而亭借則張奸以隙天子有厭易士大夫之心而又不必然其禍亂之說宰臣陰行其便已之計而

八

酉

又自逃於乾淨之地善則歸己過則歸君勤攻主闕開縱奸罔讀其詞貌骨鯁探其衷實谿壑此杜欽谷永輩所為臣子固蹈之乎余生平痛恨誠不忍以彼易此己酉春讒言疊至遂掛冠神武暴白破囊與都人士見之因縱遊長河南北大江東南宇內名勝半在襟袖閒而笥中疏草亦散佚十二三所至友人索覽無以應偶檢所遺得若干首夫寬於主德嚴於政本則茲草不必焚以此効愚即以

此興諱則茲草又不可焚古人其有以諒我
哉然士固各有所宜余身將隱矣焉用文之
終亦必焚而已矣

本朝

建水州志書序

知州 姚文燮 桐城人

郡無所獨為志也統所隸州邑以為志而州邑各為志惟附郭之州邑一切尤郡之所得而私焉者故較各志以受成於郡為獨重建水臨安郡郭內之首州也刺史李君來紫為之志今年秋書成走札於余命序夫臨之山川田賦勳名文物素甲於滇以建為首稱然當交趾環郡皆土司勝國亂滇臨首始裊屠

十

毒為最其撫綏招徠供億控禦賢太守朝夕謀者建刺史尤親也來紫治建久迄今九年與太守姜若程公兩賢相濟使來紫得以設施如鐘在御而隨扣立應轡在手而舍拔則獲者姜若有以成之而共圖上理也來紫之於臨既地處於最親任居於最重而在位又最久則九年來一身之所閱歷與一事之所與除其險夷難易輕重之故無不纖毫與建相習而父老之樂有鼓歌子弟之溯厥生聚

父

字

都人士與縉紳先生之為出為處悉於此九
年中而共得此一日也夫黃次公之治潁川
凡八年而戶口歲增張忠定之語李旼我於
百姓五年方成得一信字今未紫較兩公而
過之則凡建之蕪者墜者斷者廢者幾不可
驟施不能盡知者茲一一有以墾之疏之續
之舉之亦既畢施之而悉知之是來紫所自
為之事已不可勝書矣蓋以地親則上下可
以相通任重則本末可以互見位久則耳目

士

藉

可以漸暨而人之藉於我者亦竟可書之於
彼者也來紫多乎哉門有列戟家有賜書加
以建之名勝曩哲為煥峯為閭洞為曲江瀘
水為王韓楊包諸先輩皆實全臨之冠而建
獨得而有之臨之東樓青鳥家舊傳形勢久
就頽地頃姜若契來紫濬學海之流以脈絡
其下而為之飛丹聳翠凌霄迎旭以示朝宗
之義於遐服余嘗憑千尺琅玕如登增城蓬
萊是又太守與建刺史之所共而諸州邑所

乎

仰而羨之者也宜所為志若是乎其大備焉
其受成於郡為獨先而又屬所首肯者亦以
志貴乎真當莫真於最親且重興最久之建
亦豈非以其增如潁川者無涯而信如忠定
者有素乎况來紫秩滿當邊則又繼前治之
羅為鵲羣馬首之遮擁而歌唐陵頌越石者
又不知誰能操斑管書此志後也來紫多乎
哉

郡城重修東嶽廟序

丁 燁

三

五嶽為域中巨鎮歷代載在祀典顧中南西
北自嵩華恒衡而外不聞別為立廟惟東嶽
廟郡縣所在多有其為制類於西方像教之
說天齊聖帝宸冕居中而十殿森羅臚列兩
廡地獄變相種種咸具於前余嘗訝其怪誕
不經且揆以諸侯祭封內名山之禮疑為越
祀及覽傳記稱泰山之神主召人魂魄以東
方物之始生故能知人命修短而天齊王之
封則始於唐開元十二年按月令五行之祀

甫

皆配以帝易曰帝出乎震震東方也則天齊
聖帝之稱洵非無據夫後世祀典寢失古義
惟福善禍淫之說差可警頑而砭愚故雖西
方像教亦所不廢况東嶽巨鎮煌煌載在祀
典哉則郡縣之徧為立廟也亦宜臨郡城門
之石舊有東嶽廟為一郡祈禳攝福者香火
所輻輳廟創自甲午乙未之間至丁未而重
修歲壬辰正月二十二日廟正殿災相傳是
夜漏甫一刻神座前懸燈忽墮案上燄倏騰

構

起俄而殿焚翊日總戎王公臨視瞻仰聖容
愀然久之顧謂將吏曰夫一燈之火甚微而
數楹之榱礎頓盡可不慎哉爰集營標叅佐
諸君謀再建而更新之公出俸橐以倡郡中
諸文武在位暨鄉之大夫士下及軍民咸樂
贊以襄盛舉鳩工庀材蠲吉締構因命余一
言序之余謂王公之倡斯舉也意念深哉夫
東方於時為春於行則為木西方於時為秋
於行則為金木主生而金主殺生可過而殺

不可過上自

朝廷以遠文武百官莫不共體上帝好在之德以子惠元元而惟上有所好則下必有甚焉者故大道之成至於親不獨親子不獨子竊盜亂賊不作戶外不閉是謂大同公之倡新嶽廟隱然一以好生之治風勵有位而其誥誠將吏諸言又若示以不戢自焚之戒此其用意甚深而關於象指者甚大豈獨以神道設教導民以祈禳攝福而已哉夫禮有其舉

西

好

其

之莫敢廢也敬共神明以保我黎民者郡大夫之職余既獲贊王公以共觀厥成因正東嶽祀典而推廣言之如此余固非迂而語怪者樂偕斯民於好生之治者也

寧儉錄序

劉彪

人事奢儉釀成風俗風俗美惡上應災祥欲迎祥而消災必去奢以從儉此非獨節情寡過之源抑以省費惜福之寶也今

聖天子建中和之極躬行節儉以風天下無巨弗

舉無微不附衣服有章飲食有節民生其時
烏容縱欲敗度越分違制也哉如冠婚喪祭
及尋常宴會人生不能廢缺凡事成禮而止
奈何相沿日久遂至踵事增華幾於節外生
枝以有盡之物力供無限之豪華豐厚之家
尚難為繼中人而下其何以堪小則負貸糾
纏大則田舍蕩洗以致停婚莫辦停喪莫舉
憚應酬而遠徙避匿種種不一非特已覆之
前轍可鑒見在之傀儡堪憐回思吾鄉昔年

白

誇多鬪靡以驕奢鳴得意者後裔百無一存
卽有存者皆寥落不振興言至是稍有心骨
者當不寒而慄矣敬邀同志輯為是錄推一
事以概事事毋以善小而為之母以善小而
不為清**白**可貞平淡耐久守謙戒盈所謂知
止知足之道也如謂螻蛄之刺等於蟋蟀之
譏將視古禮如畏途承其弊者如支祁之波
不可復挽習俗得不日以**風**侈人心得不日
以偷乎不**知**今之古禮古之俗禮也期於今

知

人可行亦不失古意為善大抵去太去甚務
俾風俗咸敦簡樸人事力挽頽靡庶幾不致
托諸空言而已維桑與梓共深念之

新平縣志序

知縣

張雲翮

四川

古先王建邦啟宇凡幅幘之廣寰人民之眾
寡俗尚之淳蕙道里之遠近罔大載之職方
勒為成書所以昭一王之典而大一統之謨
也我

皇上膺圖御錄五十餘年萬國咸集車書遐荒胥

沐聲教况滇屬梁州近地新平又畫疆置守
分土域民顧無紀載以資考信可乎歲壬辰
余承乏茲土竊見崇山深澗四面皆夷類係
隗爨遺種非語言文字可以家喻戶曉思覓
邑志披圖展卷舉利弊因革知所模楷於時
邑人士競告曰新平荒殘向為平甸鄉明萬
曆間始設邑諸務草創兵火頻仍典章蕩軼
所存僅灰燼之餘殘篇一帙隨索玩之委多
不醇不備弗禁愀然莫釋會兩臺有續修滇

書

艾

志之擻不覺躍然曰是誠一代之盛事也敢
遜不敏遂筮吉設局延邑之宿儒耆碩及博
士弟子員之卓識者令殫心搜訪極意披尋
摺片字於蝕餘撫寸楮於氤底或證諸父老
或考諸往蹟仍取抄帙叅伍考訂訛者去之
遺者補之裒多益寡增簡艾繁於是稽屢更
之建置沿革而畫一之核無執之租庸賦役
而釐正之討名勝之山川治生之物產而臚
列之舉保障之城垣捍圍之防汛而分注之

十七

他若名宦鄉賢所以光前彰後也學校科目
所以興賢育才也官師人物以滋齊民而範
末俗忠孝節義以鼓人心而挽頹風祠祀必
嚴明報功也藝文不廢昭立言也仙釋災祥
有則書之無則擯焉示黜異崇德也經四閱
月謬得成書雖不敢輒謂博綜之無遺聊以
備一邑之梗概因地制宜之義或亦有所不
棄焉耳

送臬太守內轉序

教授

夏冕

昆明人

漢劉寵為會稽太守郡中大治及徵為司空
若耶山谷閒五六老叟人齎百錢以送寵曰
吾政何能及公各選一大錢受之史稱之曰
不擾嘗改其政務在勞來安集不以修飾為
先故上下皆實意流通至臨去而民不忍舍
也秋公字臨五年有利必興無弊不除蓋其
推誠尚質謹小慎微不立異以干名不苟容
以悅衆者殆天性固然而得之學問復卓乎
有據故以慈祥愷悌之心布中正和平之政

六

士習於庠農力於野商賈安於市至年穀屢
登人文蔚起豪強無所肆其奸風俗隱然一
變也今秋奉

命內轉公幾年心血未嘗不眷戀於臨而臨惟恐
公之或忘也繪十圖送之其修學校廣文教
也建城樓重武備也築隄防興水利也清大
屯輕徭賦也他如勸農賑案除道成梁凡所
施設念念為生民造福而冰蘖自矢遠卻餽
遺其行誼風規方之劉寵何多讓焉則斯圖

興

蓋公之實^之政也他日於絲綸閣下從容退
食之餘時一披覽瀘江煥嶺之風景宛然在
公目中霖雨所施其先於斯乎此固臨人寢
食所禱求而以斯圖作山陰一錢公能勿攜
之以壯行色也謹序
郡城重修迎恩橋序

事不難於創始而難於守成守古人之成而
莫或損益者此守之處乎其常者也守古人
之成而稍為更張者此守之際乎其變者也

十九

是守成之難又不難於處常而實難於際變
耳蓋天道有盈虛之數人事有乘除之機邱
陵川谷不無遷流滄海桑田恆多務易時易
勢殊而猶株守成迹其不為膠柱之鼓也幾
希此臨郡之迎恩橋所宜因其變而急議更
張者也緣臨城風脈水秀山明北山一帶澗
水千條匯為沙河以繞元武^作而合於前襟之
瀘江東關衝當孔道古人橋以跨之上通陸
路之往來下洩水渠之出入制誠善利誠溥

也但橋創自正統丙寅歷今數百餘年而水流沙滯日積月壅紆折滯洄河身障蔽橋之不沒於沙礫者僅存一板以視當年之高闊今乃渺不可復覩矣每於夏秋閒雨霰水泛茫茫萬頃急思歸壑而橋口吞吐維艱勢不能不亭溢橫流民廬民田盡為澤國象幾何而不魚耶噫昔日之民何幸而受此橋之利今日之民何不幸而被此橋之害也興除之責余固不得而辭之矣迺集合郡諸薦紳先

二十

生公同妥議將欲濬河使深以速水之去也則此橋不得不加高將欲疏河使廣以容水之來也則此橋不得不加闊此一舉也蓋守也而非創矣且橋為官地諒非私業向有民屋數椽構於其上揆厥由來亦大都借路成古耳今橋議重修暫令分析俟落成之時再為起建以固橋頭是雖變也而仍不失其常焉夫亦何樂而不從既不至利一以損萬亦不致利萬而損一象志悉同羣力畢舉則此

再

橋可不日成矣因事屬史張恐滋道謀爰先
明白曉暢以叙之

文

明

宣

祭五雲韓公文

陳宣

事有曠世而相感者奚問涕出之何從禮以
 義起道以心同宜始因學士公之文弔王忠
 文之壘墓遂因忠文跡吾公於臨吳併得五
 雲之韓公寶獲我心敢曰賣庸惟王與韓皆
 山右之方岳作萬里之長雄武不掩文文變
 虎龍人爭延致如獲鼎鐘凡出其門者皆成

三

豫

逢

陶鑄如湖之安定蜀之文翁噫嗚呼侏儻之
 地一變至文豪科目而敬中外者濟濟其人
 至死至老至少傳頌如一口何二公之服人
 而德音如是之隆耶二公各豫銘墓若將終
 身於此不怨不尤當於古人中求之豈適會
 其逢者耶人謀孰興誰誘天衷韓上都臺法
 執允中王入翰苑為學者宗別去臨安如別
 鄉人忍馬首之東邦人好義祠構學宮咸秩
 有辭以報元功宣一拜祠下小心泚泚痛曰

田煥

寄賢以妥神聰特牲加醴一酬春風
醮告煥山文
提學 趙維垣

惟山一郡之望雄峙諸南層巒千仞中列三
峯蒼翠插天佑呼筆架儼如搗仙掌而擘鴻
濛也其下幽洞窈窕寶藏興焉維垣是歲三
月十一日視學臨臬謁先師廟諸生講書頃
之晴嵐排闥照映堂階乃竚而望之惟山屹
然相向因問諸生皆曰昔大理段思平舅氏
爨判居焉遂名判文山維垣曰嗟乎山之辱

煥

來

名也久矣以若宗魯宗魯曰豈惟是哉元江
之賊也嘗我自家之盜也相傳判者叛也茲山
以招耶維垣曰嗟乎山之辱名也久矣謹易
名曰煥夫煥文明象也臨臬為用武之地文
修而武偃尤宜今而後山之靈也鍾乎人為
為孝為良為哲煥之名山其勿讓弗靈也鍾
乎人為狼為虺為蟲為竊則昔稱叛也不於
山辱而誰辱乎謹擇斯二者况維垣振鐸而
來見是邦文獻足徵新進之士又篤寶光輝

誠彬彬可觀私語宗魯曰斯太平氣象哉子
提兵於茲也可以戢于戈橐弓矢矣於戲惟
山效靈幸克相之

祭包少宰文

王元翰

嗚呼士君子滌濯肝腸呈身事主常曠世而
相感異跡而相成臭味之所攝也况吾與公
生同里選同館官同垣公以建言被謫吾以
多言遭放雖先後不值而聲實相望故腹笥
淹博經目不忘矢口吐鳳遊刃解牛秋水之

出

神金玉之度吾不如公乃摧鋒陷陣指位觸
邪撥清議於風霾晦溼之時闢皇路於陰陽
剝復之際使國是常明而正脈不斷似於公
差有一日之長焉九泉有知諒必以余言為
然也坤之爻曰龍戰於野其血玄黃上六以
之泰之爻曰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九二
以之然戰之必傷也包之得尚也以吾傷弓
之羽玄黃漓淋拂袖入山毛稀髮駭自分甘
老泉石已矣天子知公嘉撫巡之勳擢銓衡

效

之貳者曰此先朝爭礦稅之臣也此爭礦稅不效以去之臣也旦晚虛鼎鉉而章軍國此其中行得尚才駸駸嚮用顧為二豎挾之以去耶癸丑之冬公北上吾南還適過於朔江之濱辛酉之夏公辭家赴部予送之湖關未已也公竟拉之於昆池之上每晤必至晡每晡必達曙謂鳴膝促其中若有不釋然者而其言若有不盡之者予則曰公孫侯之樸滿吾不為公慮矣呂聖公之夾帶公其可不畱

甚

第

意乎言固在耳也何七月入都九月捐逝於吾言不能忍而用耶抑呻吟牀第而不暇及此耶夫學者酬知答主不於其身則於其友於其子孫公不拒吾為友吾固分無用於世矣而不得借公以用及竟公之大用吾將何以為情

說

明

阿迷城門說

巡撫 鄒應龍 西安人

郡城四門舊無額予令守土者置匾四題東曰儲澤東於時為春取春陽布澤之義又直過一溪甚泓湧戒守者開塘停滯之俾無滯漫云南離方故曰陽明為州在山之阿西有秀峯拱焉是名峯麗北則龍潭環流而盤江自西南發源合冰泉南洞諸水會歸焉故曰

其

池抱此予命門之意實鄙淺無關於政或曰儲澤者門對東山之東除賊也池抱者北有水下之警諧聲抑暴陽明者聲名洋溢也峯麗者西於時為秋賦成而民阜其謂豐利乎予笑而不答乃大書之使文學沈子復賢記焉

石屏海口說

署知州 顧慶恩 吳江人

自古談水利者惟蓄洩二法而已洩之法更艱恐其以隣為壑也異龍湖為屏陽巨浸上

通寶秀豬中滙九天堰左合諸源泉之流彙
而入於湖湖應怒濤驚浪幾令望洋者興嘆
而千頃綠雲悉賴以灌利不減瀕海渠塘探
其尾閘乃在海之東南石龍峽由關底經西
庄臨郡屯田藉之以甦是洩此之水又足為
彼之利而無壑隣之憂者也沿海山勢由北
轉東而西捍衛水口旁有王家泮蘆子溝二
水逆流而上兩沙壅淤隨開隨塞卽今況以
壁馬勢若艱於瓠子耳若開不以時屏有飄

廿七

沒之虞而臨無涓滴之潤是開則兩利塞則
均病者也每歲二月時必量其水勢相其地
形攔以深樁衛以巨石使二水合處不為衝
擊崩塌則沙不能壅而水尋故道西走如駛
馬矣是役也咸謂屏臨兩利應率七分軍以
助臂庶勞逸得均但屯軍以助役為名反致
海東生擾不若就屏有海田者臨時照敵派
之以助濬則以自利而自營之不責報于臨
郡更覺相安是在司土者之斟酌耳

石屏捐築說

左江陳鑑人石屏

世俗驕語豪華莫不疑之賊之或心競焉曰
噫舉世膏潤五兩半通所至金如粟也浮石
子撫然曰夫仕宦安從得多金哉朝廷設
官食祿視秩有差士君子服采奉法若農之
有畔焉仕宦安從得多金哉鑑守蒼梧諸所
興剔頗謂不遺餘力自愧未能狷介如古人
惟是積薪之俸五稔不遷蚤夜休然不敢為
子孫益過一以勤恤民隱無憾為安略憶微

八

榘

藪

勞曾勉力為梧新學宮作西門甕城建公署
置餼田甃井泉散冬衣拯鰥寡設藥局施棺
榘置義田積義穀闔屬計七千餘石一切不
糜公家絲粟歸而節約家食所省得二千金
為屏倡築鑿之議大中丞閔曾泉公發帑金
三千屏縉紳士民共捐財力而屏於是城
屏當六詔幅員盡處尾大伏莽耽耽可虞是
盜藪也不揣一簣之功殊非過計但重貲迹
乎多藏先倡浸乎近者昔人之無為名尸無

為事任是役也滋人疑啟人駭既則多口隨
之而鑑弗顧也夫人苟有一段自信處寧必
執途之人而剖心相示耶嘗慨先民胡自虎
自謂清不及乃公在畏人不知愚謂有一念
芥蒂於中則畏人不知政無優劣吾信吾
心焉耳或曰阿堵無實恆情所難處也世固
有品秩賢彙倍蓰子者子似不情如子守梧
梧人口碑尸祝至今弗讓子洵無多金且深
藏裕後不愈於滋多口哉浮石子曰天運乘

先

除疾於轉燭請屈指從來仕宦無二三世不
敗之家異日吾子孫產盡而屏之城堞歸然
不賢於一敗塗地者乎且子起家寒素竊將
二十年數椽足蔽風雨甌窶足裕饘粥鄙性
簡淡聲伎禮華漠不相涉近營菟湖島習頭
院淨業矢以布~~靴~~蔬終天年泊如也所謂子
孫賢師吾儉以此裕後不已曠乎客唯唯

本朝

耜田說

鄂爾泰

禮之有藉田也明仁也教孝也以天子之尊而必親耕則天下之為農者孰不勤於耕此天子之仁愛天下而使之務本也所以明仁也以天子之尊而必親耕以供粢盛則天下之為子者孰不勤於養親此天子之孝先天下而使之養親也所以教孝也月令有之日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於粢保介之御閒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藉天子三推

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反執爵於太廟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謹按元日上辛也元辰郊後吉日也日以干言辰以支言互文也則是躬耕之典當行於祈穀之後而同在孟春之月也考之周禮天官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以時入之以共齊盛此即天子之藉田而甸師掌之者也然藉田不獨天子有之諸侯亦然祭義曰天子為藉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諸侯為藉百畝冕而青紘

王

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先王以為醴酪粢盛
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是故千畝百畝之數
此天子諸侯之視為等級而其躬耕以致敬
別一也祭統曰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粢盛
王后蠶於北郊以共純服諸侯耕於東郊亦
以共粢盛夫人蠶於北郊以共冕服天子諸
侯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莫蠶也身致其誠
信誠信之謂敬敬盡然後可以事神明此祭
之道也是故南郊東郊之殊此天子諸侯視

世

為分別而其親耕以致誠信別一也後世躬
耕不行耜田漸廢周宣王不耜千畝虢文公
諫曰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
出民之蓄庶於是乎生事之共給於是乎在
和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繁殖於是乎始敦
龐淳固於是乎成觀於此語而知耜田之義
廣矣大矣漢文帝二年詔曰夫農天下之本
也其開耜田朕親率耜以給宗廟粢盛夫文
帝漢之賢君也此禮既舉後之明主亦猶能

踵而行之然唯天子行之畿內天子而下無
復有議及者幾比於繁纓大輅之不可請近
代郡縣大者不惟比於古公侯之國而小者
亦遠勝於子男之邦別藉田之禮皆所當行
乃不唯郡縣不唯督撫及天子亦不能歲舉
此禮即使歲舉此禮而郊畿而外雖公卿大
夫鮮有能講明其義者今

聖天子特舉躬耕以為天下先自督撫以及郡縣
州衛所等官凡在守土之司通行耕藉之禮

世

此誠千古未有之曠典也臣身為總制兩省
封疆一身表率况滇黔在萬里之遠僻近蠻
荒一但躬逢舉^盛不獨山農野叟實所未聞
卽縉紳士夫亦無從考究竅臣不揣庸陋用表
彰其義著為藉田先農二說宣示僚屬通告
農夫使知我

聖天子本此仁孝之至推廣誠敬之思而其所以
為天下臣民祈天永命以同享夫萬邦屢豐
之慶者其用意誠深且遠可不共殫其仁孝

誠敬之心以奉

聖眷而答天休哉至於耕藉儀注已詳於會典位
有尊卑禮無二致可行其意而行之無所容
末議也臣謹稽首而為之說

先農說

藉田之禮宜祀先農夫先農何神也始於何
時神位宜如何書增設何所涓吉何日陳設
何器祭享何品樂奏何章既躬親其事敢不
先考正其說試為略言之古聖王之制祭祀

世三

也法施於民則祀之是故厲山氏之有天下
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周棄繼之故祀以為
稷此祀稷之始也共工民之霸九州也其子
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此祀社之始
也而郊特牲稱天子大蜡八先嗇一神農也
嗇二后稷之官也農三古之田畷有功於民
者也郵表畷四郵亭之舍標表田畷田畷居
之以督耕者也貓虎五貓食田鼠虎食田豕
皆有功於稼者也阡六水庸七阡隄也以畜

水亦以障水水庸溝也以受水亦以洩水皆
農事之備也昆蟲八螟蝗之屬害稼者也是
故蜡之祭有八皆以為農而以先嗇為主蓋
以神農為八神之主此祀農之始也班固食
貨志又從而申其說曰闢土殖穀曰農炎帝
教民殖穀故號神農氏謂神其農業也又厲
山氏有子曰農能殖百穀後世因名耕既曰
農其言農之義甚著而先農之稱考之於經
未有紀載惟劉向五經要義曰壇於田以祀

世

先農如社衛宏漢儀春始東耕於藉田引詩
先農則神農也魏秦靜議風伯雨師靈星先
農社稷為國六神晉大始四年耕於東郊以
太牢祀先農周隋及唐所稱先農皆祭神農
於帝社配以后稷即貞觀初太宗親耕東郊
仍藉田壇之名垂拱中乃以藉田壇為先農
開元十九年紀神農於壇上以后稷配二十
三年親祀神農於東郊配以勾芒遂躬耕盡
隴上止乾元二年詔去耒耕雕刻天子出通

化門釋輶而入壇遂祭神農以后稷配冕而
朱紘躬九推焉憲宗元和五年詔以來歲正
月耜田太常修撰韋公肅言耜田禮廢久矣
有司無可考乃據禮經參考開元乾元故事
為先農壇於耜田此先農壇之所由來也漢
文帝紀二年春正月丁亥開耜田唐禮樂志
孟春吉亥享先農此春月亥日祀先農之所
由來也臣於是本之經佐之史核之國朝會
典而為之參酌其制即如今之於神位也則

世

書曰先農之神蓋以神農后稷皆各有專祀
而於此則統而書之也然以

頒示

天下使農夫皆能曉其義則必實指其名而
數之曰某某教農之君某某勸農之官也使
農夫皆得津津口頰轉相稱誦愛慕嚮往而
後其用力益勤則是先農之位宜主神農而
配以后稷神農居中后稷居右皆南嚮田畯
以下依八蜡之祀皆東西向比於兩廡之祀
而位次正矣諸侯親耕於東郊則督撫以下

耜田皆宜在東郊先農壇在耜田之北壇門
南向中為先農壇壇高而方^四面有階祭日奉
神位以祀壇之後為神庫如宗廟寢室之制
以安神農壇之前穿為瘞池以瘞毛血神庫
之左為神倉儲耜田之穀以供粢盛酒醴神
庫之右為宰牲亭以供親割壇門外為觀耕
臺臺下為耜田壇之旁別置齋室未祭而先
齋既祭而燕皆於其地而壇基立矣古之躬
耕在孟春元辰後之躬耕在孟春吉亥宗乎

古則宜用元辰法乎近則宜用吉亥但孟春
之月土雖旺發凍未全解今酌以仲春之吉
亥而吉定矣其在祭器則^三爵一尊酒三盞
三十登一釧二簠二籩十豆十簋一俎一毛
血盤一爐一燭臺二香案一祝板一而祭器
備矣其在祭品天子則用太牢今督撫以下
惟用少牢餘無可減爵實以酒醴登實以太
羹釧實以和羹簠實以黍稷簋實以稻粱籩
實以棗栗榛菱茨鹿脯白餅黑餅形鹽薨魚

豆實以菁菹芹菹笋菹菲菹鹿醢兔醢魚醢
醢醢脾析豚胸籩實以青色量幣俎實以羊
一豕一而品物齊矣若夫樂奏七章則以丁
祭樂舞為之舞佾如其數迎神奏永豐之章
奠帛初獻奏時豐之章亞獻奏咸豐之章終
獻奏大豐之章徹饌奏屢豐之章送神奏報
豐之章望瘞奏慶豐之章七闋既終而樂奏
成矣未祭之先自齋宿以至於省牲省具演
禮演樂祭之日自迎神以至於初獻終獻送

七

神望瘞悉如文廟之儀而大禮舉矣位次正
而心不疑壇基立而地不遷消吉定而時不
忒祭器備而知其不可假易品物齊而知其
不貴殊珍樂奏成而無有不和大禮舉而孰
敢不敬而先農說於是乎畢

阿迷火燄山說

王民皞

五行之性惟木生火是以鑽燧傳薪古聖因
之惟夫造物神奇有軼於恒理之外者如陽
燧生昭曜靈施之長子激燄列缺馳之凡皆

無根致然然為日為電離火屬焉是五行之
所無者而已為八卦之所有詎敢日常經距
而弗收歟由是觸類引伸明夷之地中有火
旅之山上有火舉凡象之所有又不得概謂
理之所無茲余治境內部治所稱火燄山必
有說以處此辛亥秋余詣其地凌晨遠望一
派高衍煙在草閒疑與所謂光燄飛燭者不
伴方旁詢居人而數十武外從者抱焦輒騰
輝矣予乃越坎陷逼視土隄壁立高與人等

其

其膺橫圻盈尋如牖牖中赤熒燿燿如燔煤
之爐鑠金之冶其光外騫不可嚮邇以泰炬
置牖衝則轟然而灼又如有鼓之搏之者然
初從河之南今從渡河北石遇之而灰土當
之而坍草木經之而萎凋以故田疇多被燬
傾瀾漫可三數里許考蜀有火井以火投入
則然否則無火南方有火山正月生煙草木
芽折四月火流草木零悴是火資陽氣以生
否則熄也茲則燬物炎炎不絕何與或曰其

臨安府志

鄭景涵抄

第四頁 第二面

二字不明、一字簡寫
一字不明

錯一字

全右

一字不明

錯一字

錯二字

一字不明

錯一字

全右

一字不明

錯一字

落二字、二字不明

錯二字

全右

錯一字

錯二字

全右

二字不明

錯二字

錯二字

錯一字

多二字

錯一字

全右

全右

錯一字

全右

全右

二字不明

錯一字

全右

二字不明

錯一字

二字不明

落一字

六
七
十
七
十
七
十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水 旅

下多硫磺石炭為之然地產磺炭所在多有而楚岡燎原乃不輒見抑又何歟阿耆老傳云先代未有有之為二百年中事雖造物之神奇古今之人或從而名勝之余謂災傷我土田不具論其乖於常為怪戾於經為妖蓋莫斯若者焉五行火乃生土而茲則火生於土非生遠其質乎五行火剋於水而茲則水不剋火非剋失其權乎即卦象明夷之宜傷而不受傷旅之不宜留而長留又非大指之

凡

弗克協於中正乎其怪且妖必有徵見於土種之滋蔓難圖者按部治居州北境火乃突來僭乘壬癸夫水之於地譬人身之氣血充周委輸於九竅百骸弗息也有火以窒之則其患為結癰為伏癰能使人潰肌膚而銷元氣故巫師視此法當祛其火之窒以疏氣血則朕和而身以康阿工自舊明中葉以還蠢爾夷孽狼藉鴟張嗟此疆理歲罹干戈燔燹中瘡痍殆甚安知非茲火之為禍崇乎賴

崇

皇清威德覃敷湛恩汪濊暨於遐方阿之戢亂悔
禍又似無庸瞑眩而氣以蘇朕以復瘡痍以
平所謂

國家有道妖不勝德者非耶夫旭日方升燭光
當熄吾見邪火滅於徽外寢且與彩雲見於
南中者隆然竝記可驗予言之匪謬也

石屏石舫說

署知程封江夏人

屏署東偏小屋如船有石一笏亭亭獨立於
屋之內其氣干霄假令米顛見之必下拜也

早

干

鬼

因思前年權知羅平當年權知昆海未知明
年又在何處一身汎汎如虛舟然予坐臥此
中與石相對遂題其屋曰石舫供後人一噓
爾

文星閣說

夏冕

儒者不言徵驗是固有之然非無其事也臨
臬學宮形勝甲滇中獨文星閣舊暨泮池南
厥位北向局卑隘材腐朽不足蔚起人文太
守栗公成太和坊所為撤其制也丁未冬余

穿

初蒞任有志斯舉爰集衆議遷櫺星門左應
巽位也俯泮池千頃踞上遊也前拱天馬三
台諸峯若駟驟而報捷也議定而輸木石者
紛至神若默為相也穿之寔之軒之豁之俾
光之四達也乃己酉秋榜臨分通省之半郡
學巍然元魁矣庚戌捷南宮者有人矣是雖
不敢貪天之功以為己力而事與會值大造
若不爽焉蓋文星者文人之心也文星麗乎
陽明協以山水之秀鍾於人心則蒸騰焰發

星

煥乎其有文章此理之可信者也由茲以往
臨之士揮五色毫持百鍊鋼湧巨鰲破波乘
風而出雖魁天下可也地靈人傑其徵驗豈
偶然哉

議

本朝

通海龍火七營議

翰林

董

玘 縣人

先是吳三桂疏乞沐氏勳庄因設管庄於河西管庄李國棟計誘通海軍丁為庄佃許免其役將七聖廟通河分疆界牌改移十街時通海官吏畏威莫敢誰何龍火七軍營混附河西自此始康熙二十九年知縣魏蓋臣據通海士民公呈詳請清復舊疆至四十五年中

四十三

也

戴

閒忽東忽西又忽而平分崇禎充棟究無確斷至今卒歸通海者以地本通海故物河西固不得而強爭之也考通海設禦之初列屯有八內外各四其屯於內者負郭之東曰附城北曰湖外南曰矣伽西曰慶豐即龍火營一帶也他若近曾我境之軍屯在河西境之何官屯戴聞營譚家營以及寧州曲江之前右兩所皆禦兵之分隸外境者故列為外屯由是以論七營之在通與附城三屯一例非

究

他境之糧附而地不屬者可比故判七營者
只當較地不當較軍民蓋以軍為言則外境
之屯屬於通者尚多而以地論則七營實通
海附城近地也藉令當日就近裁併不過裁
外四屯耳若七營可裁則附城諸屯皆可裁
通其無寸土矣故十六年間更茲案者不啻
十數官勘茲土者不啻十數次然直通者什
之九而直河者僅什之一其始也必斷歸通
而後如山之案成其究也必盡斷歸通而後

四三

如山之案定雖然通之地歸矣而河人之鬻
終不能保其不生何也界牌甫立旋即擊碎
碑字未久漸就漫滅一也新附百姓趨逸避
勞喜歸河不喜歸通二也七營界內斷歸民
戶率以非軍為辭樂就河西籠絡如天神廟
之七十九家負固不服者所在多有葛藤不
斷必滋蔓延三也以河之素強其非通敵也
明甚萬一有狡黠如蔡令者復起而與平地
之波通之民力已疲必不能與之爭七營一

去产寡差繁其不能支必矣善乎貝制軍之言曰揚湯止沸不如釜底抽薪今欲息兩縣之爭甦萬民之苦上以節無益之經費下以奠有永之金湯誠莫良於歸併一法當日吳太守議之貝制軍即毅然行之其調酌兩縣事宜甚詳且悉可以經久無弊而惜乎其不果也昔人有云愚民難以更始而樂於觀成天下事必人人盡悅而後為豈復有可為者乎夫歸併之議始於河西知縣張象賁迄今

四

卒不能行者皆河西人士撓之若論通海今日之民情雖裁通歸河可也夫通民之困憊不可言矣短夫不已重以長夫長夫不已重以站馬站馬不已重以折價夫通舊無額設站馬也民間畜少又不足供驅策勢不得不議價而其後遂併行於長夫夫有數而價無數嗟此窮民衣敝鞋穿一遇輪差動經旬日既奪其耕鑿民之財力幾何兩項所折價月不下數百千錢其不足者至鬻妻賣產不免

雖經各上憲屢次嚴革而陋例相沿牢不可
破若不急為軫恤行見嗷嗷之衆非填溝壑
卽去鄉井豈復有百姓哉今日者舊疆已復
爭訟息者近二十年各憲體

皇上如天好生之意軫念民依而司此土者仁恕
明廉洞悉民瘼夫馬之累半減於昔通民漸
有復甦之望矣然樂夏日者常畏秋霜未然
之慮在所不免是尤望於後之蒞茲土者
通海龍火七營結案議

布政

劉蔭樞

陝西人

四十五

議得通海河西二縣互爭龍火七營一案所
以積訟不休者皆士民不秉公循理避勞趨
逸然採本窮源實官吏有以起之非盡士民
之過也查明以荒服治滇多立衛所龍火七
營之地蓋通海禦所也我

朝康熙二年裁衛歸縣七營錢糧人丁歸併通
海為年不遠故老可詢至康熙三十年兩縣
士民互相告爭前經司行府查議仍歸通海
詳奉兩院批允勒石永行遵守一時爭端煙

消火熄毫無言論無何於三十九年有河西
知縣蔡酬者不通政體妄市私恩將從前久
結之案具詳各憲求歸河西維時司府曲徇
所請批令七營之地丁錢糧赴通海完納煙
戶門差歸河西管轄從此五六年間在河西
士民不思安分循理以俸得之物已經到手
不忍心捨去在通海士民以數十年定制一旦
紊亂實不甘心此所以屢告屢勘毫無確畫
者也蒙憲臺批令覆議推勘因取從前卷案

四異

細行翻閱平心公議數語已決無庸多論者
從來封疆定界地敵人丁錢糧差役俱皆畫
一從無兩分之理今龍火七營屯糧四百二
十三石零丁條一百一十兩零見完納通海
閭之河西絲毫無與則此納糧納銀之煙戶
人丁不歸通海而何歸乎考自唐朝立兩稅
之法戶無論客主總以現在者為斷歷數千
年英君賢相莫之能易矧渺茲七營因一縣
令多事於前思避勞趨逸紳士從而附和之

呼黨連袂誑聳無忌欲東家食而西家宿豈
真朝廷之法紀莫之能制而任其猖狂不已
乎良田斷斯案者以前憲所批定存形跡因
循將就之過耳古人之事如未協不惜十反
前人是也則當贊成之前人非也則宜改正
之彼此玉成君子之道何所顧忌而今邑士
民積訟不休乎本司道從公定議將龍火七
營人丁煙戶盡歸通海納糧應差於沙溝立
通河分疆送摹存案永為遵守併將從前調

四十七

議

停暫借碑模踏毀倘再敢告爭者嚴行究處
至通海臨元二府經行之路嗣後大小衙門
非係公事擅派夫役擾害一體嚴禁可也
建水蔡里冲土軍寨爭水壩議
夏治源
議得蔡里冲之水原足供兩寨之灌溉正宜
均分而不應獨霸者也查此水自三尖山來
雖非澄潭巨壑而眾山排闥溪澗合流源源
不竭盈科而進舊有古溝一道約二十里許
按溝尋蹟直抵土軍寨止蔡里冲懸在山腰

何由得沾涓滴則此水應為土軍寨所獨有
矣緣裸夷普姓一族始而聚處土軍寨分居
蔡里相地度宜築壩引水以開田因係一姓
兩無異說向使他姓逼處則蔡里冲築壩之
時土軍寨人豈肯默默無言耶迨後兩寨地
廣人稠參雜異姓而被疆此界遂各分畛域
矣乃普好友等不日當日之築壩阻水曲在
蔡里而曰今日之間壩分水曲在土軍是不
揣其本而齊其末幾令短長莫辨以至雍正

四

二年在蔡里冲藉上滿下流之說截其水去
在土軍寨執上濬下通之議強疏水來彼此
紛爭控經前府委員勘驗斷以兩寨十日一
輪洵屬公平立碑存案而普好友等愚昧無
知不思古溝可據只以新壩為憑遂將此水
攘為己物而不聽土軍寨所分妄瀆上憲蒙
批踏勘定議遵即親勘訊完將水之源流地
之形勢竝古溝之來歷以及新壩之更改一
一查驗自應以前府輪放之斷為定但十日

己

日

一輪為期太遠一過天乾需水殊難久待且
致上寨放水之期下寨陰圖其餘瀝下寨放
水之期上寨暗竊其上游紛紛聚訟日擾無
寧今議令以五日一輪時不久停水無暫滯
庶上下均足而爭端永息矣至所云土軍寨
原故扇謎沖之水更屬荒唐查扇謎沖實一
線微流乃溝外之旁支並非溝內之正派有
水之時兩寨均霑無水之時一寨獨渴此又
善好友等之巧為推卸者也何足信哉

明書

興臨元喬兵道

副使

許

鉉 石屏人

臨元山高箐深盜賊易起生自髫年見強寇
千百為羣擄人財物民間皆荷擔而立臥不
安席及生自仕途閒任以來年六十四歲矣
猶日與鄉兵枕戈逐盜星夜不輟自謂終身
亂離中矣豈意節鎮以來一塵不驚四民樂
業使生老年見太平也昨聞舍親家已故福

五十

建廉憲李晴山公之子兆慶以竄竄一書生
與魏魏萬戶候爭訟舍親筮仕翰林吉士改
掌科陞大名府知府轉四川副使再遷湖廣
叅政被一御史劾其年老是時為嘉靖四十
五年也生亦在朝見狀元李石麓為閣老以
晴山年貌語吏部天官曰斯人官雖數任數
任囊無一錢遂以老而斥歸將使清白之吏
灰心何以為政於是吏部以晴山轉福建廉
訪總八閩臺人始稱公道得行不幸晴山遺

疾化異物於閭中矣今其子孫僅以墳前地
租供伏臘幸天不絕清白吏之後猶以學校
升斗之澤繼續書香若非仁人如台端者念
其鳳毛則晴山與尋常墓靈塚伯俱為餒鬼
不知隻雞斗酒紙錢麥飯從何得乎晴山之
孫陞為舍姪袁州府同知之壻今舍姪亦棄
世止遺老朽尚見賢人之裔得大君子培植
恨老足不良於行不得踵轅門一為舍親家
叩謝故以竿牘上塵清曷冀他日見晴山於

五十二

地下告之曰喬公祖真仁人也既保障萬民
使不陷於寇虐又保佑清苦使得全其祀事
是於李氏生死而骨肉也曷既惶悚之至

與我之金太守

許 鎡

宿蠹一空夜眠帖席恨無班馬之筆為良二
千石續一後傳抱歉何如適以敝同年龔建
齋去世一十七年或欲列諸俎豆而疑於牙
角某念髫年時見建齋豎立不與凡流伍假
令不仕於朝亦必以孝子名其里第如清獻

眠

沈

今慮人議為鄉賢者皆鄉宦而人不足重不知孝子如清獻為鄉宦則不得不為鄉賢朱紫陽不重於沈既濟及從祀孔廟至今仰之如泰山北斗亦在具隻眼者取而肯排衆論耳側聞與建齋同時不免貴耳賤目獨生追慕不已以新學小生似其老向者眼底未見也然祀典之公屬之尊者敢以一人譽之不為少衆人譽之不為多必求見信乎惟收入藥籠中規敗鼓之皮一時見用焉未可知也

五二

輜瀆不既兢冰之至

與陳周沐三公

王元翰

敝鄉開路西粵事久而未定今幸奉有明旨聞黔中亦移文滇藩欲闢途以蘇黔苦為滇計者只金錢夷境當議鄙見謂成此一段不朽事自不當惜費或加派錢糧或裁損兵餉或借孝廉坊金之半或借廩生兩月之糧聞商賈亦願捐貲而某等叨宦各捐俸一年設處數萬金若無難致在台臺一裁酌無不欣

從至於經過夷境示之以恩威壓之以天語
誰敢自干於化外者論今日之事朝紳交贊
滇黔欣慰大抵謂此路闢萬一卒有緩急彼
咽此通負固失勢滇可世為國藩且滇遠出
黔後滇不斷絕黔亦倚而長存所謂途成萬
世之利也往來道路之便舍險就夷與黔中
省費息肩猶其小者耳其黔路舊驛不必封
塞兩利俱存協濟額金暫宜如故為便伏冀
老公祖垂念遠方使滇土異日不斷為異域

五十三

滇民異日不淪為異類實在一肉斷一引手
而已彼淺見浮言豈能為知者惑也

報鄧壺邱直指

不肖無足比數惟嫉奸惡貪其天性也補官
三年京邸破囊而居家則一母一弟時為怨
責出都以來行至衛源暑甚又以獨女瘡斃
哀痛生疾慙依棲於北門敝宅數聞石田數
畝正如一窟指大也乃以生平最惡之事而
羣小即以此反中柰之何哉老公祖節簞千

尋不肖於班行中已識其不凡隨接細論益
深驚服今當是非混雜之中鋒鏑縱橫之際
猶俯諒王生若謂腸無他而罪可減此之交
情另眼求之古人中指不多屈矣絕覽邸報
者久忽友人持一幅來又謂不肖居輝半載
華屋腴田半入其手嗟嗟諍固至此乎去國
者妄比於冥鴻而下石者不忘於騎虎但事
久論定或終不至於損高明之鑒拔未可知
耳敝鄉兵燹之餘台臺霜飛雨潤萬里外始

五古

知有朝廷恩威伊誰之功則滇人有口碑在
矣

本朝引

郡城修瀘江橋

張無咎

橋以利涉苟無關於水患一鄉之善士可為也即為之亦不必急若瀘江橋水患之所關甚鉅者也橋跨瀘江之中上游自異龍至者四十餘里其間白泥螞蝗諸溝沙石奔赴以十數計皆壅積河底水之去橋者三四尺耳所謂礎牙鴈齒渺不得而見矣當夏秋之交

五十五

陰澤為虐山潦交瀉泓湧之勢不得遽達漫橋而過不獨居民累月苦水而數十里隄防往往崩潰泛溢彌望洪濤郡之受害者此為最也前此歲歲修築但委之民便而愚民惜力不實心禦患屢厓上憲憂余蒞任之初灼知其故爰與臨鎮及州牧祝君合謀捐俸數百金廣儲椿石遴員分督尅日興工浚河三尺以培兩埤於受水之區倍加指授雜植樹木務期一勞永逸難煩民弗恤也於是上自

謝家灣下迄巖洞昔之頽基斷堦者今則揭
坦堅厚可容車馬河患庶幾可免矣而橋之
低平如故但橋不高難瀉水勢水勢難瀉則
兩隄不易保橋之增高不可一刻緩也再捐
俸為倡因舊制而高之以郡人傅翁董其事
雖責屬獨任而力須眾成俾其形勢穹窿吐
納百川於以永慶安瀾資灌溉而茂桑麻千
溝萬畝咸食盈寧之福者其為功不僅在往
來利涉已也然則聞斯舉也寧可緩乎書此

五十六

以為勸其事者勸

重修曲江文廟引

知州

夏治源漢陽人

治之有學以明倫也以育才也何人無倫何
地無才學之不可廢也有以哉曲江離城幾
百里舊為縣治立有學宮厥後治裁而學存
有門有堂有室規模全備諸生不獲詣州學
之肄業習儀者每朔望課功春秋致祭以及
飲射讀法諸大事似尊舊制蓋縣治既裁經
費無出前輩諸鄉先生各解囊捐貲買祭田

製祭器上以供香火之資下以助膏油之費
倫於此明而才於此育誠盛舉也余庚戌冬
奉

天子命來牧是邦道過曲江見其民風醇樸士習
端方甲第連雲書聲不輟知其沐浴於聖人
之澤者深矣夫匹夫為善可以化鄉人而况
遊聖人之門讀聖人之書即可鐸之官遠而
而父勉其子兄勉其弟駸駸焉日遷於善而
不知則諸薦紳之有造於後學者豈淺乎辛

五十七

亥秋仲同學諸生以學宮荒蕪重加修輯求
序於余夫事不難於有始而難於有終業固
貴於可大而尤貴於可久諸生此舉其有要
終垂久之意乎第大厦非一木可支舉重賴
羣力之助顧凡有志於明倫育才者願各闔
心心之所至力亦至焉縱片石寸椽何難致
宮富廟美俾後之遊於其門者門猶是高峻
而直才升於其堂者堂猶是正大而光明入
於其室者猶是靜穆而幽深鐘鼓笙簧依然

無恙衣冠文物允矣為昭則倫之明也如日
經天才之育也如樹敏地曲雖遠處州隅乎
同號文獻名邦矣或因學存而治復又將有
俟於後來者

修雙虹橋引

夏治源

成梁為王政之一非但利涉也實興水利焉
在臨郡尤有不容已者連水地處窪下三河交
匯百折而入巖洞數十里田畝咸資灌溉第山
多滲損石滯沙壅河日以淺隄日以卑即橋

五十八

之巍然於昔者今去水無幾耳一旦山潦驟
發勢不及咽往往決隄潰防肆出為患以故
歷任守牧疏河之外兼以增橋前衆郡守成
天緣橋矣張郡守成瀘江橋矣即余莅州牧
後亦成迎恩橋矣此皆功之不容已也瀘江
橋之南二里許有平橋為象冲塌冲二水所
合辛亥夏前郡守袁公以橋之卑也不足受
二河之水亟命毀之乃工未興而身歿往來
病涉者一年於茲矣余初以迎恩橋之故工

和

未及分繼以公事惚恍日無寧刻心竊憂之
郡人封君傳翁生平好善所成橋幾十餘天
緣瀘江皆其首事但年益高余恐其倦勤而
不敢請也乃封翁慨然捐金復有志斯舉余
聞而樂焉亦勉捐薄俸以成袁公之所不逮
但善雖一倡力須眾和爰勸吾紳士父老俾
知里居咸有合志况往來必由於是者乎和
司尚力為經營况沿河身享其利者乎封翁
以八十餘歲尚樂善不倦况初未為善與為

五十九

善未廣者乎其各解橐傾囊共成美舉俾形
勢穹窿得以利涉行人竝以保吾壤土厥功
懋焉乃新其名曰雙虹以見橋為二水合流
所係誠為功之不容已也夫

傳

明

翁我吳孝子傳

教諭周澄眉州人

禮

翁我著姓吳孝先樸實不苟言笑齟齬時有
至性洪武年間隨父近禮出遊至桂峯村遇
一虎白額黑文咆哮自山而下父被仆壓臥
地以二手仰扼虎腮急呼子解腰劍斬虎腰
子如言亂砍虎死父遂得同歸衆聞之趨虎
所碎取其肉吳子復取皮收之鄉閭驚異咸

六

父

嘆曰誠孝子也夫虎為猛獸雖至強壯少敢
有撓者况弱小之童能砍以救父乎是其一
念之誠惟知有父不知有虎故也使當時後
巡畏怖則父終膏虎口填虎腹耳吳子誠可
謂難能矣因以虎兒呼之余為之表其孝易
名曰孝先吳子嘗曰人子於親有患必救亦
其分耳表不表奚計焉噫此又見吳子之篤
實非矯激以驚世其器識過人遠矣世有為
人子者親或臨難乃委棄不顧其或顧者又

躬自表白惟恐人之不知視吳子寧不有閒
乎此殆再世之許坦揚香矣余故傳之以勸
世之為人子者

本朝

建水曾烈士傳

巡撫甘國璧 襄平人

烈士名有朋宋魯國公曾公亮之後明初其
祖萬孫從沐黔國開滇世襲臨安衛千戶十
餘傳至烈士慷慨有氣節歲丁亥流寇逼滇
分兵臨安驅城人而殲之先一日烈士見城

卒

將陷命妻王氏同子女登樓自縊烈士集薪
樓下縱火焚之忽有煙一縷於王氏腋下裹
幼子齡而出之窻外是時齡纔八歲夢中然
嗚呼異矣其後齡生五子皆貴孫復茂衍遂
為臨望族云立軒曰丁亥之變臨之被禍者
衆矣而惟烈士之死尤慘烈士之子齡其生
尤奇雖然烈士之死烈士之志也齡之生暨
後裔之昌大實天默相之而豈烈士之初念
也哉

建水范貞女傳

知縣 趙 節 郡人

貞女姓范氏名二妹建水人性聰慧自幼喜
樸素不御脂粉父可望故業儒弟恪出就外
傳歸則可望教之誦讀貞女從旁記憶一字
不遺暇則臨池學書頗有法每至夜張燈呼
恪讀書恪意稍怠即正色切責曰子當孝爾
年幼何能孝父母讀書即所以為孝也可望
遊間化染病貞女日夕哭泣及抵家侍湯藥
無少懈藥經化手多不效惟貞女所進飲之

六十一

傅

放

禮

鄰

即愈人以是異之五歲時許字方體秘禮秘
父良佑死妻鄧氏贅蕭伸入門伸暴戾無人
理方氏產悉耗費無遺又遣良佐長子聯生
遠出染瘴死未幾禮秘及其妹意識亦相繼
死貞女聞之痛哭不食者數日遠近鄉鄰素
知貞女爭來議婚父母欲改字他氏貞女尋
自縊解救獲免復求歸方氏守志父母知其
堅不可奪也乃許之初貞女入方氏門以為
夫實病死居久之微聞鄧氏詬罵伸知夫不

憐

得其死因問之鄧氏自慚不能安其室又懼禍及已終秘之而不敢言貞女欲赴官雪夫冤而事無証佐且不得實獨時時號痛切齒恨伸伸憚貞女而心知其賢欲以婚其姪百才強之終不從且出惡言罵伸伸怒以手指貞女額仆之地貞女憤甚罵曰奴汗吾首矣以刀割去其所指處血淋漓被面見者莫不憐也先是才氏有屋九楹伸賣其六復欲盡賣又引匪人日夕窺伺欲以敗貞女名貞女

六十三

訟

以死拒之終不可犯弟恠訟之官建水牧高君右廉正吏也懲伸而以屋歸貞女俾置嗣奉才氏祀士論稱之貞女生於康熙辛未夫死年十六今年二十七旌表事尚有待願其矢志之堅歷久不渝者可信不疑也

石屏馬孝婦傳

何其偉

孝婦姓馬氏父維城母某氏世為建水人生有至性言動不苟年十四歸賽君象德以孝姑聞先是賽氏自鰥石先生以後家道衰落

數為人所侵侮象德焚焚少孤困於徭役不
免風雨飄零之患卒能楮柱門戶則孝婦贊
助之力為多孝婦佐象德事姑盡禮晨昏問
視甘脆之供無不曲當姑意姑倚之如左右
手於是族黨見者皆太息誠諸婦女必師孝
婦象德病死家益困諸子皆幼孝婦紆績縫
紉以養姑略如象德時未幾姑老病生臥床
褥中家無婢媪孝婦日夜扶掖起居凡飲食
搔抓溲溺之役無不親之一日溲廁偷見者

加秉

吐其穢因戲之曰汝無鼻耶孝婦曰吾日習
為之不自覺也如是者積十餘年不懈姑沒
號慟幾絕一切祭葬如禮丙申歲學使蔣公
曾旌之年七十一而卒至今屏人語孝行者
交口推孝婦其孝子璵恐母德之湮也為次
生平而乞于傳之余惟孝之大也雖聖人之
德無以加王教衰微即秉禮之士難言之况
孝婦生長閭閻未習詩書之教其行乃與古
之列女相合豈非風俗之所繫而教化所由

興者乎予故為論次之

銘

明

自

自銘竝韓宜可銘

王奎

洪武間景常任山西叅政宜可任山西布政
無何俱以累謫戍臨安王嘗謀於韓曰吾二
人白首相弔以至於今天將崇茲土為吾堂
若封歟不豫銘之懼世之弗白於道又懼道
之弗白於志也生名奎字景常太原生自號
括之松陽人銘曰箕也不可以簸揚斗也不

六十六

常

可以挹酒漿祇適其逢而繫其庸不規而才
惟秉以常將頌賢而連喪抑乘矢而耀芒又
何必澆澆而較其短長徵以銘章繫彼之藏
韓作而言曰公豫自銘不豫吾銘可乎宜可
吾名伯時吾字號五雲越之會稽人與公同
出處也余乃銘之曰惟韓之原本於姬國以
為氏愜鴻基宋績肇啟系相琦二王繩繩以
丕緒歷元不競世弗隳先生懋德執不倚摘
茲秉忠神其機致君有道沛以施載厲載棘

氣不萎達生知命壽乃夷我銘其藏永厥期
自警銘 會都 蕭崇業 即人

塵飯塗羹難以療饑朽株頑塊為世所嗤輕
浮淺露於學不堅回適詭隨於節不全流連
隱禍無然恣肆謙和寬大無然慎忭高兮潔
兮勿為亢聳寬兮大兮勿為闢茸理苟可往
顛沛弗辭害苟可遠歛退何疑剛德雖美太
過必折智慮雖明自用則拙海能藏納撓之
愈清周公吐握益成其名匪驕匪吝靡韋靡

充

芳

脂覆轍是戒茅軌我師馨誦箴諫賢聖所尚
矧予小子敢忘懲創履險知驥遇錯別器動
之忍之復天之懿

本朝

協恭堂銘

知府 程應熊 直隸人

生平自矢凜凜勿欺捫心無愧弗求人知孝
於父母協於壇麓忠勤報主傳習遵師事上
以敬臨下以慈交友篤信處事熟思待士謙
讓率屬慎儀太剛折早妄動悔遲每懷用罔

深戒寡辭無伐已善無揭人私欲不敢縱刑
不濫施小青宜宥大體當持過情莫作逆理
勿為萬姓有口百神鑒之盡其在我或免怨
咨勒銘自警念茲在茲

亥

賦

明

煥山明月賦

巡撫 廖大亨 郡人

山流蒼於漢表月凝素於樓東折聲寒而側
 側蛙鼓亂其逢逢乃有幽人欣此夜良踞度
 亮之胡牀當襄王之快風翠煙藏山兮見畫
 屏之隱現青輝耀海兮驚七寶之玲瓏卷珍
 珠而徐徐入戶推雲母而宛宛依櫳野客方
 吹乎鐵篴美人欲理其絲桐爾乃嫦娥轉馭

六九

逢

而望舒止行列黛閣之幽曲向煥山之崢嶸
 山則遙開芙蓉之嶂月則漸離白玉之京四
 天一色萬籟無聲紫霧盪而不凝表裏若冰
 壺之玉碧雲合而仍散遠近若珠盤之晶誰
 云夏燠實類秋清於是揜瓊樓閉瑤闕桂華
 低萬古之枝霜兔躲長生之窟娥眉麗人畏
 輕颺之透紗襦凌波仙子愁荷露之濕羅襪
 蕩紅愁以如波亂琴心而若雪亦有謫仙狂
 飲把酒問青天小謝鴻詞人間驚獨絕飛華

入

藻以停雲寄風流於唾月若夫霜淒金屋之
人貂敝隴頭之客玉臺倦展凌波璃牀還來
濯魄素影流衣而寸寸腸迴冷光之夢而雙
雙淚滴顧良會以何年撫茅辰而歎息樓中
銷螺髻之青帳裏留蟾蜍之白吾願夫黃姑
織女恆連合浦之珠月姊東君夜合荆山之
璧遂臨風而相酬敬永佩以無斁

木朝

蒙自十二景賦

知縣潘

剛貴州

七十

繫皇輿之廣大兮敷聲教於無疆極章亥之
未及兮覩禹迹而靡詳維茲蒙邑實處要荒
其地則梁州遠裔其星則井宿分光昞町建
國莊躋稱王祥柯置於炎漢蒙詔大於李唐
自古為羈縻之地今茲為文物之鄉是以雕
題奉琛楛矢入獻設官險於巖邑置吏等於
赤縣漆漆室家之殷濟濟簪纓之彥行旅富
而喜積耕者力而讓畔此誠至治覃敷黎民
於變蒙邑之美盛固有更僕而難數者矣若

乃奇觀夙著勝概攸傳遊人之所吟嘯逸客
之所流連療靈運之遊癖入摩詰之畫禪則
有如千峯列幃萬嶺參天鸞飛鳳舉虎踞龍
眠或擁方城之雄鎮或臨泮水之漪漣或為
寶藏之所蘊蓄或為靈物之所盤旋至其朝
霞映秀暮靄生妍冠纓車蓋非霧非煙魚鱗
草莽欲斷欲聯赤繪兮縹緲白鶴兮聯翩行
雲兮神女紫氣兮遊仙蓋其奇形異態莫可
得而名言時而翠蚪浮於波上黑蛟躍於深

淵雲生陵谷雨在山巔視之則紛紛郁郁聽
之則隱隱闐闐雲霓掩靄豐隆飛廉風颺閃
爍虬取螭駭始似秋聲之蕭颯而驟至繼如
鐵騎之奮舉而爭先於是蛟鼉彌空甘霖四
布千仞之峯飛流懸注百尺之溪湔滌競赴
文迴學海之波瀾溢橫塘之渡望靈湫而龍
躍躡飛梁而虹臥浩浩者湖水之潺湲涓涓
者泉流之洄溯及其雨絕雲歸曠邈四顧水
影山光逶迤滿路然名勝固在乎山川而遊

紆

覽則因乎時序冬無祈寒夏無溽暑青帝司
辰流霞散綺金竹整馭露冷飈舉則有王公
貴人邀儔命侶馬蹀躞以如雲車馳驟以如
雨陟高原歌白紆俯危岑飲清醕修禊事於
春流望伊人於秋水泛輕舸於河洲攬素暉
於浦淑亦有騷人墨士弔古覽今匣太阿之
劍囊焦桐之琴登高作賦澤畔行吟臨流慕
乘風之壯志題橋還萬里之遐心或慕喬松
而探石室或從白社而叩禪林又有佳人麗

七十二

缶

姝嬋媛窈窕疑來洛浦之濱如遇巫山之道
思公子兮柔柔怨王孫兮芳草指白水兮湯
湯誓明月兮皎皎又有魚佃之侶樵牧之流
逍遙乎水渚俯仰乎山陬迎旭日以力作望
夕照而歸休乃酌酒以自勞亦附缶而相酬
占風雨而時若問涼燠而奚愁蓋山川之勝
靈淑所鍾故蒙之人無不樂其樂而披圖臥
遊者亦可以得其樂而樂也乃為十二景之
歌惟目則之崔巍兮耳鑼何其巉岼瞻雲霞

之燦麗兮風雨降於層巒俯三山之挺秀兮
四水回環履長橋而虹見兮靈剎龍蟠或酬
目於南湖兮零露溥溥或餞日於西溪兮流
水潺潺既潺不貪以為寶兮何為乎望氣於麟山
能無為以自治兮何為乎問道於禪關余將
採溫泉之蘅芷兮攬仙洞之琅玕吁嗟乎卑
棲枳棘兮吾安吾之彈丸聊放懷而長嘯兮
亦安知天地之寬

郡城石巖三洞賦

教諭

葉

涑 郡人

繫川巖之名勝表西南之奧區峙神臯以立
極列天市以兮隅黎州別於唐壤响町剖於
漢符中台光映東井占書絡東返之襟帶洩
九派之尾閭羌高舉以尋契陋捷徑之荒廬
緣花林以夾岸指柳砦以戒途難荆榛之室
導山澤之癯鎮以金焦之華表疊以琳紉之
浮屠快奇踪之隱見敞神界以凌虛陟雲門
之開闔為巨靈之擘削樺映麗盤梁支略約
初杏竊以迷津乃泝洄於懸洑從倚乎繁葭

攀援乎腕葛煙嵐縹緲水石擊搏颺谷口之
清音矯質管之翠籟別有天地豁然以開空
青萬仞紫翠千堆凍凝古雪曙啟春臺俯碧
峯之峩峩嶽嶽綠玉之滌洞暘暎晰於轟擊手
勻駭而喧聒起承天之一柱象緯宿於三階
敬靈奇以閱秘結元氣之根蒼龍起葛陂之
策鷗浮滄嶼之杯鼓長鯨而逆上蹴怒浪於
崔嵬津涯莫測何自攀躋爾乃窺鶻穴涉猿
梯蹒跚山脊兮于江湄路鬱紆以凹凸林奄

靄以迷離引九微之寶燄起重巖於金鑿括
倚天以飛鏃厓負仄以聊枿子午通沃流之
谷宮商叶水樂之谿華蓋籠而旋蟻磨扶桑
曉而叫天雞拂星岡而隕燕照秋渚以燃犀
網金鱗而入饜羞丙穴之堪齊拾菖蒲之九
節掇瑤草以連畦蜚仙蝠之丹雪濯鸛鶴之
蒼鷲摘鍾乳合青沉琅玕作簞礪礪為蠶披
雲氣以沾濡喜仙靈之見近開閭闔以高敞
窮奧窔以策駕芙蓉之秀可餐飛節之脂歛

化林屋之景長春小有之天不夜壁月流景
以相銜石星當牖而相研通地肺以咽噓輓
天河而飛瀉饑蛟攫而陵頽怒猊蹲而石罅
雲濕而蜿蜒吹暝月冷而嘯吟學卦伏山魃
於矸礮泊水仙之臺榭玉礎砥柱於中流丹
井噴珠於長壩礫砢摩戛而轉金輪涓滴凝
成而陶玉笋錦屏列幃翡翠相鮮玉田可耕
馴膝相亞凭空仙籟如笳飄袂微香似麝花
開菖菑挹露長妍草長金光莞莎可藉赤鯉

捲鬣以相持燭龍吹光而遠射天風散雨霞
氣成虹星辰晃朗其下日月出沒其中跨飛
梁而偃蹇嵌危閣之玲瓏澄澈仙人之寶鏡
彷彿禪定之遺跡則有普陀之寶髮彼岸之
危峯供蓮華以為座締曼陀以為櫛瓊羅炫
耀羽葆橫縱又有紺髮猗猗儼少室之面壁
肌膚綽約羨姑射之凌風十斛麗鮫人之淚
萬寶呈海若之宮曼衍魚龍之戲瑣屑蟲鳥
之容鳴球戛石磬確確墜靡不極妍盡狀會

莫能窮及乎沙明水淨地絕天通津迷回谷
景畧高吞引滄溟以東注鼓餘勁而益崇仰
泰華之巉峭限弱水以空濛則有望岸心折
漱石神融雖橐籥之鼓一氣而咫尺之隔千
重若其層巒回互遙啟南明深入叢薄高峙
太清蔽虧屢屐踈豁窻櫺虛白生乎元竅礪
礪萃其精英丸泥莫塞籠鳥長征其氣葱葱
鬱鬱其光熊能魂魄凌青邱之月表升暘谷
之朝暾既鰲擊而蜃息復散綺以飄瓔垂窈

瀾漫異彩繽紛似彤雲之擁絳闕若丹霞之
起赤城漱元和之津潤鋪屈晦以晶熒覓丹
砂而可就掬石髓以長烹沖舉遺神膏之鼎
泛海尋煮芋之鎗挂流蘇之百寶引絳節之
雙旌鼓湘妃之瑤瑟誤樵斧於仙枰豈神功
之所刻畫非藝匠之所經營更有懸磴百層
別開生面萬象森羅豁如善卷卓月冉冉而
升御風冷冷而善熾太乙之神爐投五金而
遷變或輪囷如舟車或蓬勃如釜甌或擁導

如飛幢或輕颺如羽扇或如重棧之飛懸或
如由庚之曠行或如止水之澄泓或似鷺濤
之飛濺或如九夏之奇雲或似寒冬之飛霰
或如樓觀之嵯峨或似亭館之葱蒨或如雨
花之繽紛或似幻人之迷眩蜚廉鼓舞以搖
風列缺翻騰而掣電虡虡方來殷殷若戰倘
峇谷之傳聲倏風雷之鼓扇是則漿流沆瀣
酌叶滄浪仙靈此為真宅焯爍取於天光揮
塵而巖花灑潤拂衣而澗草生香異姬媼於

七

福地編蒲柳於石倉一潭蚪蚪萬帙縹緗仙
經秘典芝室葯房摹岫嶺之古篆出津逮之
秘藏雷其春和景明風暄澤敷吹萬卉以如
醒染千林而若繡乳燕流鶯語花驪柳蘭在
谷以彌芽石嵌空而益壽初試春衣穿探雪
竇迨乎翠垂薜荔蒼冑蘿藤圍石困之雒誦
採靈藥以攜朋餌濯濯之玉壺領謾謾之濤
聲挹方諸於皎月坐玉壺之寒冰浮沉瓜李
舒卷雲罔借問蓬萊之清淺焉知塵界之鬱鬱

蒸至若節應素秋巖阿如條兩岸楓林一江
蘆荻落木蕭森驚波湍激人攜彭澤之樽客
弄桓伊之笛涼颼發而爽散林臯素魄升而
輝流沙磧明河天放而高地籟霜吹而寂孤
山之鶴方回蘇門之嘯正適已而高天寒涇
策蹇蕭蕭遊衝冰雪踏碎瓊瑤探梅英於洞
口賸詩興於灞橋望玉峯之皎潔聳琪樹之
華蒼巖枯木落朔吹調刁石骨巉巖而瘦削
崖根剝落而高標熊經閱館蟲蟄營巢獨丸

文

丸之松柏經寒歲而後彫於是孑孑干旌皇
皇使節掬芽蘂於漁津訪青童之五穴息倥
偬以行春望嶙峋而引轍彩仗鴻翔飛橋寬
結驚爆山鳴流觴泉冽源探九曲之逶迤輿
渡七遊之曲折驕駢駘磴歌吹闌咽賓從雲
屯軒車錦綴代靈鼓以閑戎揜神鉦而應竹
摩峭壁以掃莓苔志名山而長羈紲爰有高
士韻流選勝岑邱履樵人之仄徑招漁父於
方舟誅茅作炬躡橋沿流契林失之勝賞信

岩壑之冥梭偏饒濟勝之具浩乎逍遙之遊
結想則寰中五嶽洞冥則海外九州靡奇不
別靡勝不收紀歲月而名昭琬琰洒翰墨而
妙擅虞歐更有移家雲際飲犢溪頭水赴壚
以鞵鞞鳥出谷而鈎翰丁丁伐木落落垂鈎
頷略溪山之趣相將鹿豕之儔樵歌向晚牧
笛橫秋靜極渾如太古澹兮於世何求若其
凭眺山椒振衣而上雲海盪胸星羅在掌東
連八桂之林南圻交州之壤澧社西溘撫仙

七九

北爽徑入翠微川平蒼莽遙遙而天闕可捫
歷歷而春陰倍朗谷應次寥山虛答嚮斥八
極以相漾眎九煙於尋丈若疊嶽與連峯列
兒孫而俯仰招黃鶴以遊仙拾元珠於衆罔
嗟乎才輿塊比瀛海環焉經緯兩戒措拄坤
乾簡栖福地度越洞天崆峒來軒轅之駕之
杲遺漢帝之鑄吹笙控緱山仙馭南華開天
竺宗禪匡廬白鹿之洞濂溪明月之巔嵩陽
則伊川洛汭建安則雲谷寒泉真儒蔚起相

望後先重以奎章之燦爛長應山水之鮮妍
至若西南遠徼勝莫殫誌瀉江柱一伏波試
劍之踪勾漏室三稚川合丹之地武鄉紅崖
之壘宋刻靈岩之記玉山識晴雨之占武陵
詫風霆之至棲霞競秀華藏疊翠莫不譜入
詠歌風輪遠寄要以造設之靈奇則茲巖為
尤異矧今岩穴穿按隱流甄綠恣石渠之計
論噴徵書於邁軸載頌卷阿言辭幽谷器車
澤馬偕來寶甕醴泉竝出堠息烽驚莽無戎

分

伏頌岳瀆之懷柔慶兆民之綏福三河底績
昔神禹之成功萬壽無疆邁天皇之膺籙胸
中邱壑揆藥壺天上國輜軒陳詩系錄敢於
石室之藏庶倣清風之穆

石屏異龍湖賦

檢討

何朗州人

夫異龍之為湖作南荒之巨浸帶石城之高
蠟據昉町之上游輸瀘江之委屬千山環其
垠百流噴其足繁川供其吐吞壘壘資其收
束煙鬟翠黛掩映三島之菁蔥鶴港鳧汀遭

迴九曲之繁縵沆瀣收而天鏡懸青煙嵐倒
而澄波浸玉一萬頃之文澗長明三十里之
晴漪竟淥其西則連以闐闐繚以村落紅樓
粉壁依稀傍水人家瓊戶綺窗宛爾濱湖城
郭望炊煙於井里千條之玉縷飄颺看夜市
於江城萬點之金釘的灼檣烏與鷓鴣吻齊飛
井藻共菰蔣竝作其北則峭壁嶙峋層巖窄
竇橫列兮如屏斜張兮似幕乾陽之福地洞
天鏡湖之幽岩邃壑孫人巧於天工駭神輸

全

與鬼擊乍攀躋兮惕怵旋造極兮怡愕下眎
兮恍湛露之盈盤遙矚兮如鎔金之就爍其
東則竅以尾閭洩以海門虬矐蠕蚶而撲地
鼉梁蟠拏以據津故橋尚鎖龍之號石有界
魚之論初平瀉兮澗漸奔放兮碎磷能使
聞者心悸見者目暝羗黃牛與白帝羗比擬
而方論其南則山浮五爪派別九灣翔舞恍
游龍夭矯紫迴宛素女幽閒深復深兮遠浦
之渙歌可聽曲兮徵澤之兔魄備圓入回港

今甚隘達壺天兮已寬彼水月之蘭若與廣
應之禪關依約兮水際隱映兮江干壁煙鬟
與霧髻才秀色之可餐其中則三島鼎峙兩
嶼相望一城弱水四匝滄浪螺黛舒青點芽
洲之梵宇叢篁染翠綠濱湖之名莊鈴鐸相
聞疑是潮音傳響樓臺閒起恍如蜃氣高張
漁火映佛燈的歷檣帆共堦影蒼茫指環島
之人居鮫宮蜃戶維柳陰之畫舫茶竈筆牀
紅菡朱蓉訝錦塘之爛紫茅蘅烈社識瑤島

之生香醉渡口之桃花臨風生絳翰麴塵於
柳浪裊露偏黃原非比屋浮家爭隨徐福無
乃雙姑竝字齊嫁彭郎比孤島有龍坂之名
而瑞城有大小之行也若夫青陽司令太皞
折勾春花似茜春鳥如謳湖山疑染湖水若
油菱葉生而劍拔蘆筍挺而矢抽嫩綠兮芳
洲草長殷紅兮蓼岸花浮綺旭朝昇一粒金
丹乍湧和風晚息滿牀冰簟畢收方韶華於
妖冶恍淡蛾之含羞及乎朱明代叙炎帝當

陽丹曦曜彩紫浪騰光池蓮則輸香十里堤
柳則舞翠千場冒菱角於烏榜縈荇帶於銀
塘翡翠鳴而晴漪綠灘鵝浴而錦水香清風
生而炎洲歛艷暑雨歇而碧沼回涼少焉金
飀振地玉露暖天秋山澹遠秋水嬋娟宿潦
清而金波隱明河耿而星斗懸噤嗟兮蟬鳴
柳岸噉噉兮雁宿洲邊魴鱖躍兮清鏡駕鵝
飛兮長川比秋光於眸子宛盧曠之眇然迨
至朔漢揚飈元冥弭節驚濤澎湃崩崖聳岬

棹不行兮舟膠水無波兮凝潔霰夜兮粉描
舟子之簑冰天兮玉罌網師之纈葦中紫兮
鋪霜江上梅兮點雪鷓鴣噤兮喙無聲鷓鴣
叫兮石若裂此四序之不同而一年之差別
也語夫泮澌展釣之夜蔚藍發魚之天金鱗
躍而苓箬滿巨鰓罹而網絲牽筍裏花魚石
洞趨清而澆澗沙閒明蚌珠胎映月以虧全
穀花香而時魚美塘水滿而冬鯽鮮釣青鯿
於灣側攫紫蜃於潭前罽鷄鷄於荇浦羅鷓

鶉於稻田織江莎以為蓆編篔竹而作筌此
物產之珍異而斯湖所獨尚至若端陽競渡
上巳採蘭傾城士女極浦綺紈發木蘭之經
棹披翳水之微繁簫鼓兮競作錦浪兮齊翻
照胭脂於秋水寫翠蛾於清瀾蔭桂旗兮湘
浦倚彩旄兮洛端已映水之如活恰凌波之
若仙頃之捨桂楫臨汀洲凭來鶴之曲檻上
海潮之危樓窻中織手閣裏明眸指石稀於
海畔望仙跡於崑頭及手辭瑤島復仙舟遺

十四

王

簪淥水墜珥丹邱彼畸香與曠馥直散漫而
不收別有高人韻士寓客騷流鐵笛黃樓之
賞斗酒赤壁之遊孤鶩落霞墨妙滕王之序
晴川芳草筆翻鸚鵡之洲修禊祓於蘭亭或
一觴而一詠隔江湖於廊廟擬後樂而先憂
謂非遊觀之勝而江山之尤者歟

檳榔賦

知府張

漢石屏人

羅槃之甸禮社之江玉臺諸峯之側銀生節
度之邦距義叔南交之宅鄰禹貢黑水之疆

酷暑兮同十日之竝出窮冬兮睇百里而無
霜爰生嘉種厥號檳榔宜蠻煙與瘴雨亦負
陰而抱陽彼其勁節忝天亭亭獨立不蔓不
枝秋華春實黃英韡韡兮穗結雲垂香霧喚
人兮衆香之國丹楓江上夕陽紅朱樹蟠根
同一色紫氣氤氳麗質凝纍纍綠珠紛可摘
爾乃登之綺席盛以瓊盃手劈混沌之竅中
含太極之圖既同條而共貫亦外枯而中腴
礪金錯以平分宛魚符兮半璧抵摩尼之一

八五

串復蚌甲兮啣珠佐以扶留之實採諸哀牢
之墟奪炎帝司天之色借媧皇煉石之餘白
應受采采豈近朱餌丹砂與白石比勾瀹以
何殊鄧郁細餐雲母屑季倫怒擊珊瑚裂吐
吞絳雪咽流霞歎成石壁桃花赤暈紅粉兮
雲英宛瓊漿兮載啜胭脂未點絳唇殷玳瑁
微斑纖指涅唾珠滿地赤水凝咳玉九天紅
冰結吐袖遙添菜綵斑舐毫淡染江花醇赤
瑛盤裏比櫻桃以猶鮮探春宴中薄杏花兮

酣

紅雪第其色以荔枝為奴降其精豈乖龍之
血試傅粉之何宴汗忍然以潮生近含香之
苟令載齒頰而猶馨祛青草黃茅之瘴回冰
天雪窖之春其沈酣也入醉鄉而非釀頓遊
國可以無花其解醒也起玉山於既頽興慶
池可以無草其破悶也似盧仝之茗戰腋底
生風其療饑也似王質之稗窺山中得棗其
為禮也與玉帛為庭實其為贄也與榛栗為
賓從權之者與仙掌龍團賦諸王室蔣之者

八十六

效

與渭川千畝列為侯封至若珠崖儂耳同名
別類紫不可以奪朱亦輸香而避味著奇效
於藥籠致三蟲之引退味由苦而得甘乃君
子之所貴然而產南粵者時見歌詩仙藥錄
註命名之別異物志珍口寶之宜玉為案兮
珠為盤得肩吾之佳語鳳之卵兮龍之乳亦
東坡之麗詞仁穎異名出諸上林之賦鶴林
玉露註彼四德之奇喜南遊之遠朱子如佳
士之得品題何須產之尤僻乃題詠之獨希

豈遷其地不能為良抑遠其物不以入貢長
者之日兮未數為俞益期之隱痛吾重吾之
偏嗜兮與羊棗而竝傳為特闡其幽芳兮比
茶經與橘頌

通海秀山賦

舉人 黃繼舒 縣人

伊惟南幹岷蜀延綿逶迤西來東道於滇條
分一枝龍馬高騫右出玉溪左發江川起起
伏伏蜿蜿蜒蜒波羅偉矣架壘儼然曲陀西
下青山峙南琉璃晚翠螺髻朝嵐爾乃上星

八

繫

繫

辰起宗祖入霄漢卜晴雨環曲江迎漢渚走
西屯瞰東浦木馬口兮頓伏石頭城兮奔舞
巒疊疊兮出帳峯簇簇兮夾輔脫高山若平
路蛇才行龍復顧似流水之優游竟東迴而
西注於是斜斜整整遞遞迢迢已前忽後左
曳右搖三支齊出中聳一尊其翠欲滴其秀
可殫挺挺齷齷皎皎瑩瑩似冰壺之在挈若
玉柱之高擎乃雞羣之獨鶴踞雙湖而孤撐
山名曰秀矯然不羣其為山也樹堆翠草成

豹

菌雨不泥風無塵泉畔富橋仙昇樓還鶴寺
湧金臺清涼閣紅雲關九豹殿三清鳳儀梧
碧煙鎖齋明更有神潭早禱必應一勺之濡
百里自潤歷涼燠而常盈詎涓滴之易盡陟
信宿迄於仙都彤雲斐疊皦日綺疏紅葩鞞
鞞丹艷離居結阿懸棟吐焰垂珠陸離繁累
不可勝書其中則巨公達士墨客騷人曳杖
呼酒拉朋引賓春日遲遲秋月輝輝臥紅為
席剪綵成衣遙窺水面巧畫山眉酒酣耳熱

矣

心曠神怡憑欄得句擊鉢催詩遷客沉吟留
八景繡衣雅韻泐鴻詞秀山有賦古柏有行
才伯碌碌垂弘文於巖巖廬山學者賦十什
而悲鳴士女冬夏鐘鼓晨昏書聲偈和鳥語
吐吞松風耳側碧波眼明其下則惟民所止
聖人之居鏡湖作泮秀嶺懸旗城若天印樓
盡雲披曉煙楚楚晚照離離三更機杼午夜
唔呖文人鍾毓高士棲遯段氏創業螺頂肇
基許公慰母青眼豸衣才岳樹績於三巴學

練

使行教於貴筑東公名揚於青汭莊駭茅流
於白鹿櫺星北向科甲疊出瓊林踵接曲江
校書蟬聯天祿廬婦沉軀而海清蠻王異孛
而剖竹其異蹟與奇踪累累難以更僕左則
黃龍大矯勢欲盤峯若乍刺雲天長虹渠
飲綴紅灣溫泉春滿連方潭右則白馬岸律
蹄常懸香岩凌虛磴盤旋古洞陰森樹鎖煙
石鑿疏越冰鳴絃其前則青玉澈底水光接
天潔丙子淨輞川靜鋪練動金燭苻帶牽風

九九

灘柳含煙漁歌款乃航影翩躚鷗鷺嘒啞鳶
鷺鳴咽仙掌呈案筆架連天朝華夕秀晴好
雨妍登高遠望飄飄欲仙亂曰秀山巔兮春
戴陽松濤鳥韻弄笙簧遊人踏遍樹底藏秀
山隈兮夏日長平疇麥浪四野黃還鶴樓前
看農忙秋聲秋月响孤松長天一色照高峯
冬雪冬花掩映濃六出花飛山茶紅秀山高
兮高可仰揮雲吐霧日千行呼童偕冠坐其
傍上高邱兮弄滄浪

臨安府志

卷二十三之二十四

76806

—史部 123/

133

7

詩 五言古

明

遊雲龍山

御史 俱 棋 建水

靈麗橫地維巖巒鬱鬱佳景誰將兜率天超然置人境
曠渺出層霄躋攀實幽靜上覆林木陰下俯水天影
清響振涼颺餘霞帶輕暝金碧樹杪懸鼓鐘聲炳炳
雜以溪鳥喧但覺泉石冷疾雷破南山夕陽上高嶺
幽壑斷復連羣峯散逾整白雲若流波明滅如龍騁
自顧機事損况乃塵俗屏俯仰發長

臨安府志 卷之三十三

藝文下

詩

嘆遨遊漸不猛

冬入雲龍山

巡撫 廖大亨 建水

落葉滿香林人踏葉深厚積霜溼空谷高煙平霽岫
山谷蒼且寒溪毛碧以瘦宛轉為尋幽古徑聊相扣
枯藤蘿帶垂澗咽松濤吼一僧啟荆關選置轉幽秀
眼曠天地開萬物謝雕鏤高深淡心懷清暖變氣候
殘絲掛衰楊霜蔓縈寒柚楓樹淡山容草蟲吟凍後
丹葩引斷香殊覺春光漏藉草傾玉壺花閒疑美媿
孤座看飛雲永矣忘晴晝

通湖

副使 歐陽旦 安福人

厥大渺無涯極目眩遙望百川盡吞納萬嶺皆隄
障得非閩苑空無乃銀河漾憑誰考終窮顧我昧
初創是時梅雨驟潦水競奔放撓之固不濁瀦矣
詎能漲陰風忽怒號排空驚濤浪嵯峨轟羣峰評
泝轟萬兩喝喝掀且吟天地盪相盪須臾轉晴明
萬頃空浩蕩一碧涵天光俯仰迷下上五色現玻
璃金烏耀寶藏初疑水晶宮羣玉森排帳恍似廣
寒樓寶鏡相明向浮嵐吐虹霓爽氣消炎瘴霞隨

臨安府志

卷之三十三

藝文下

二

詩

野鳥飛舟送漁人唱禿筆不可名氣象千萬狀

秀山白龍潭行

知縣 趙汝謙 通海人

秀山多雲氣四時卜陰晴山峽白龍潭晶瑩水一
泓潭光似可測岸花浸不黑常浴金蝦蟆疎影澄
曉色有時盪冥滄六月飛冰霜始知龍變化那得
繫扶桑即看清和日城村報賽出萬人沉象牛春
氣轉森凜龍靈其水不在深山如玉兮橫素襟乘
風鼓鬣周八極海內望爾作甘霖

曾我題壁

同知 李 壁 廣西人

回車元江道四日到曾我雲林遠猿鳥巖寨伏干
戈龜馬獻碧峯丁癸流纖浪花裙女出沒衣皮男
行歌目連十寶色魂懨九折坡良田繞東郭泮宮
對卷阿几席暫息偃紳弁欣相遇一日館必葺古
人我師也

本朝

湧金寺

寄同年
闕正兆

工尚王鴻緒江南

山靈人亦幽月迥金彌散曉來看海色仿佛在天
半鳥聲清視聽松迳無近遠遙憐高卧隱鳴鐘雜

臨安府志

卷之三十三

藝文下

三

詩

僧飯

還鶴樓

鶴去空山陰鶴還丹樓成黃鶴本無意世人空復
情樓成仙亦成仙成鶴亦鳴朝朝與暮暮樓外對
孤青

古柏

百尺不離地千尺不到天愛爾歲寒心森森難識
年不知陰陽功於爾何獨偏無乃川岳靈留形花
宮前

紅雲殿茶花

名林同一色長望流霞孤三春花未開此獨三冬
舒燭龍挾若木鐵網羅珊瑚何必冰雪姿共道梅
花腴

春日飲謝氏山亭

程封見前

選勝赴良遊東山舊雲樹龍湫天上來懸泉響煙
霧萬石盤青壁揚袂無餘步俯瞰島嶼低始歷攀
涉趣規模草創閒結構勞才具峯頂宜花龕別鑿
採芝路南陽嘉遊好躬耕愜情素誰云洞壑淺擬
與鸞鶴過谷鳥轉深篁近郭嫌羣聚坐上多名賢
延賓得佳句高會宴丹邱歸軒忘日暮

臨安府志 卷之二十三

藝文下

四

詩

巖洞

何其偉 見前

石乳溜懸厓玲瓏闕溪洞委宛駕鐵橋劈削結梁
棟嵌合兩山間瀘江時一縱幽邃互網維連峯交
引控俄逢奧室開尚覺前途壘壁壘列金墉巖扉
剖銀甕陵殿漸空虛森列亦已象狹繪作金仙凜
冽陰風動淒神慄毛髮濯魄驚魂夢變幻馮夷宮
跣跌大士供炬火列松明凸凹升絙送十地天人

通危橋東西共流響播笙等翱翔翥鷹鳳溼翠沾
眉鬚傾滑莫能踵掉臂賦歸來悲感亦已重振衣
貴高固八穴成何用

登煥文山

趙節 見前

彤蓋披晴空穹窿鎮南顧綿亘何所來綢繆本太
素聲嶂欲倚天日月恣吞吐巉崖飛白雲迴巒帶
茅樹捫蘿試躋攀城郭蒼煙暮送目邀飛翰馳神
附歸鷺望望羣山幽藹藹浮嵐度誰為左太冲振
衣一高注神仙如可期扶搖策天步

臨安府志

卷之二十三

藝文下

五

詩

乾陽山遠眺

張漢 見前

偶從山背行南訪乾陽面路轉出崇岡明湖橫一
鑑起欲凌風翔長空拙羽翰洞口俯長川高卑陳
所見直俯北山趾橫俯南山尾山勢東南來跳擲
層波裏支壑與蔓峯駢拇還技指勢欲穿湖過山
麓畏觸抵三島忽在原孤城忽在汧斗大一州懸
微茫見城市廣此視九州九點煙猶此縱目西復
西秀山接杖履我家華表柱玉立隨雲起迢迢白
雲間情深慰陟屺振衣萬峯前臥遊終百里天垂

一白暮青離天可盈咫洞始何年開洞終何年圮終始不須論洞虛何所倚古來幾遊人古人長已矣後人續遊觀速遊何日止我輩有今日茲遊為情使請申今日觀山尊起重洗

補陀岩

翹首乾山麓長岡凝碧翠去地亦無多超然渺塵世俯看萬井煙氤氳杳無際雲氣盪吾胸清風吹吾袂怪石亦嶙峋樹林復陰翳柱礎蟠雲根開軒理荒穢落伽海以南排神恍如濟延佇山之阿高臨安府志 卷之二十三 藝文下 六 詩

懷有同寄

東山晚照

楊苾春 阿迷人

日景已西下餘暉何尚飄東山頂不照反照東山腰誰把天孫錦橫掛秋峯遙我欲問秋峯秋峯不我招

煥山

貢生 鄒應揚 建水人

青青煥文山塵淨山光燦陰晴各殊容所夕能互換草木敷新榮秀色浸几案上有五老峯峯峯插天半鬱蔥氣可餐倒影曾入泮丰度渾大家煙霧

恣歡讌蒼紫峙若屏卓然自崖岸筆鋒踞山腰形
勢不相亂雲霞時往來散作諸峯冠巖巖晚古今
端凝莫以贊枕石吞翠微松風答吹萬猶憶明月
中子期或出玩

怪石垂松

教諭王杞寶藏

表表棟梁材生向嶢岬石具有歲寒操不借水土
澤老根抱石宛如筋古幹苔封盡作鱗飛枝可蔭
千人席翠色曾經五百春逃名未有大夫號結伴
時與隱士鄰興來攜酒往枕石息塵想細粉落花

臨安府志 卷之二十三

藝文下 七

輕清濤碎葉響暫爾釋炎蒸盤桓足幽賞平泉萬
卉竟何如爭似畎川賦遂初

築園

教授李鏡石屏人

家食慙屢貧常懷竊祿養及乎登仕版升斗殊不
暢尤幸少拘束清齋得自放迎送多餘閒所事任
獨翫林園愜素懷園築列屏帳中為蓄魚池疏濬
勞心匠移栽桃與李雨後兩無恙仰觀松柏枝因
風時偃仰寓目寡俗物宛爾羲皇上

明七言古

臨安秋江靜釣

王奎 見前

長江西來幾千里白浪飛流拍天起中有修鱗長
比人不入先生釣竿裏先生襟度足與娛直釣在
意不在魚要將清風蕩星斗不與怒濤同卷舒昨
夜一絲醮寒月今夜一絲拂飛雲舉頭傲睨天地
裂目光夜射蛟鼉窟先生釣竿幾許長先生經綸
千丈強子陵桐江過文叔尚父渭水逢周昌江山
回首應非故世事茫茫難縷數赤壁天空鴈不來
采石明月鯨已去乾坤上下清絕塵天潢水白結

臨安府志

卷之二十三

藝文下

八

詩

冰銀先生有意投竿起歲月無情那待人

煥山玩月歌

判山山上秋月明判山山下秋水清道人持盃待
明月氣壓太華吞滄溟嫦娥靚粧倚碧井照見琉
璃幾千頃興來吸盡金巨羅舞袖徘徊弄枝影

臨安春社行

楊慎 見前

臨安二月天氣暄滿城靚粧春服妍花簇旗亭錦
圍巷遊人嬉車馬闐少年社火燃燈寺埒材角
妙紛紛至公孫舞劍駭張筵宜僚弄丸驚楚市楊

柳藏鴉白門晚梅梁栖燕紅樓遠青山白日感羈
遊翠筍清樽詎消遣宛洛風光似夢中故園兄弟
復西東醉歌茗芋月中去請君莫唱思悲翁

秀山桃花溪行

關應乾通海人

清溪南山麓

溪邊

盤春谷桃花三千樹二月一芽

屋老樹花淡紅初蕊赤如矐顏色閒相照碧柳搖
西東我來看花舊花落昨夜大風吼雲壑行到溪
邊問流水花片不曾遭風掠萬物榮枯各有天白
沙精湛小龍泉穿花樹底生泉石眼空世俗便神

臨安府志 卷之三十三

藝文下

九

詩

仙樹葉渡口落星岡千花萬水流春鷓雙湖我已
具舟航望望江南思蒼茫

遊雲津洞 柏梁體

巡按

李本固

汝南人

丈夫意氣凌高秋飛行八極隘齊州匹馬西南天
際頭貪奇到處為冥撥昆明之左巖山隙中有仙
窟結蜃樓神藏鬼呵誰敢求我來始得撮其幽洞
口倒涵丹水流長橋夭矯偃蒼虬振衣前度恣夷
猶森森石笋排文矛側身一鐔偃而僂手闢洪濛
觸不周別有天地非人謀列炬大說爭先投奇奇

怪怪爛不收萬頃芙蓉翔鷺鷥百寶流蘇控玉鉤
千絲瓔珞懸燈遠琪花瑤草紛相糝石髓天漿目
且柔瓊瑋陸離眩人眸煙光縹繞紫雲浮髣髴洪
崖拍浮邱騫駕白鹿與青牛鸞回鳳舞彈箜篌步
虛歌來音韻迢恍疑凌風到十洲俯首塵世如蜉
蝣洞天深處水悠悠欲往從之道阻修恨無太乙
蓮葉舟四顧蕭然不可留卻尋歸路吟且謳此日
真成汗漫游散髮箕踞倒玉甌劃然長嘯山鬼愁
神仙本是英雄儔蓬萊清淺不盈杯醒齷富貴安
臨安府志 卷之三十三 藝文下 十 詩

足籌棄之於我如浮漚向平婚嫁幾時休松風萬
壑來颼颼

湖頭放歌

同知 楊忠亮 石屏人

入林林更密入山山更深鹿麋鶴子作儔侶此意
但恐塵囂侵昔人買山隨買斧採盡山頭了無取
而今山木交青蔥况復明湖炤幽塢鑿磴通幽浦
結廬臨水濱橫披鹿皮褥側挂鹿胎巾牧羊與抱
犢灌園且躬耕無慮無營葛天叟不知不識帝堯
人堯時巢許不可面朝朝暮暮何所見深山故曲

武夷峯滄波映出廣寒殿且歌且飲樂如何一遊
一詠從吾便風惹松塋弄玉笙水浸荷芰戲鷓鴣
數聲鐵笛驚長夢一帖南華墮短檠夜識銀如
蜃氣蚤收航稻有萼美海鷗較似浦鷗樂野老不
與海鷗爭君不見漢時禽慶馳衡霍白恰芒鞋背
城郭煙霞泉石在膏盲冥鴻肯效藩籬雀君不見
晉朝酒德推劉伶鎮日藉糟復捧罌幕天席地酣
衾枕醉後安知身後名登高泰山小飲河汪海窄
洗心洗不淨洗耳洗不潔芳菊漫開彭澤徑好花

臨安府志

卷之三十三

藝文下

十一

詩

偏放銅駝陌深深的浩浩歌綠樹青山常不改年
年江上慣漁簑

耳羅山

運使 尹廷俊 蒙自

東蒙峻嶺非空谷響應如雷震山腹穴內只宜虎
豹潛窟中豈有蛟龍宿擎雲掣電直湏臾吸雨呼
風何迅速始信名山自有靈年年豐稔於茲卜

曲江溫泉

巡按 瞿 俊 常熟

我初按節來南滇與觀地志開溫泉寤懷淨俗洗
身垢此心渴想常懸懸迤東一路走千里九月荒

炎如暑天金風不解送涼信鬱蒸反劇如熬煎行
逢曲江古名勝解衣浴罷乃留連靜思物理怪幽
妙有口欲語心難宣初疑堯時有十日射落一個
滇池邊火輪落地凝不散珠光耀出重淵泉又疑
太古女媧氏補天煉石憂天穿熒熒宿火未消滅
大冶煮火埋炎煙又云谷此可祛疾奔走羸老爭
趨先我身無疾底須浴好事豈必分愚賢此泉有
買本無價一日可值千金錢若教亦被西子污棄
置更有誰相憐環流入澗注澄碧青鏡照耀分媼

臨安府志

卷之三十三

藝文下

十二

詩

妍行人過此須憇息肝膽瑩徹心醒然餘波出澗
溉田畝普濟旱暵成豐年吾民世世被餘澤稽首
莫報神功玄詩成長歎下山去乘風快著青驄鞭

卻金行

蕭崇業

見前

中山晏罷贈兼金遠人不諒四知心義利分明難
可昧敢信金多交始深金函開詔出珠方辭辭皇
華象所望蕙苾還招犀玉誇黃金媿入陸生裝帝
子憐嬌貯金屋我易好懷賢書讀書中道義原自
貴孰識豪富悲金谷白晝攫金亦何迷金兜絡馬

遭傾覆燦爛金丸韓馮後婦賢且解遺金辱君不見燕王好客築金臺高士掉首去不回天生我才原有用散盡千金還復來又不見鮑叔讓金交誼篤仲翁分金樂宗族不疑償金同舍子幼安鋤金如草木祖榮一錢猶為多清獻琴鶴良自足趙軌飲水范甑塵羊續懸魚苗留犢余誠不能比德於數子區區竊慕古人之芳躅

登天馬山

主事 葉 瑞 建水人

玉筍高標千仞起峻崢直向青天裏神工削出翠

臨安府志

卷之二十三

藝文下

十三

詩

芙蓉羅列千峯皆剌施山林深密飛霞寒薜蘿褰往出成端挾雨遙看龍氣肅秋毫可數有鴻盤五雲高踞仙人掌飄飄欲作凌危想青蓮句說雁峯奇少陵西岳猶神往徒倚岡頭一振衣九煙之外弄晴暉巢許風高今已颯江湖廊廟思依依

通湖白鷺行

知縣 關 應 祥 通海人

不見白鷺幾經霜白鷺今積雙湖陽羨爾有羣皆自潔飛上青天只一行十載烽煙歸何地疎毛濯濯尚生光波濤不入城不近新垂岸柳獨回翔太

液池頭水氣香又鷓彩鳳舊接隣胡為萬里老寒
濱呼食日向半開蘋田閒遺穗官租盡漁人密網
無細鱗我知白鷺心清如其色織塵無染修羽翼
泛泛沙鷗莫等閒高雲一片聊與息

題董莊愍公父子

元 俊 金川人

先公罵賊心如鐵厥子悲親淚流血哀哀父母盡
孝思凜凜威風磬臣節聞孫今欲相繼承華堂特
編忠孝名最宜勉勵慎勿替他年青史垂芳聲
本朝

臨安府志 卷之三

藝文下

十四

詩

通海梨花行

推官

張一鵠 華亭人

驅車過激江江浪白於雪無山不嵯峨無泉不清
冽忽然足練半空來白雲黯黯砌瑤臺停車縱目
多奇狀平原絕巘梨花開江南此時花未吐花開
千樹亦可數那得遍地靚明粧東阡西陌誰為主
高如玉峯插層霄樓臺十二氣蒸熯彷彿灞橋逢
舊約幕地席天坐鮫綃山山聯屬成香國樹樹輕
盈負殊^道婆^道七笑簪花曠然比地無荆棘曲江
寧海遶花前暮鴉殘照促紅鞵驅馳萬里筋骨盡

一日看花勝一年
願謂趙子揚鞭去
急須索酒醉
花處嗟彼遊宦
忘朝昏只見梨花
等飛絮

瀘江橋

趙節

長江遠洩龍湖口
襟帶昫町東
向走盤曲遠
滙象壑流
兩岸長堤千株柳
阜安門外和風早
歌館酒樓在樹杪
人煙遙與水氣連
迷離莫辨山城曉
近郊無如此地
偏楊花飛絮春光
老騷人斗酒佐雙柑
愛聽枝頭聲聲好
西通瘴國橫
柳樹東是五金生產處
輪蹄雜杏撲塵來
到徘徊不忍去
河消十

臨安府志

卷之二十三

藝文下

十五

詩

里瀉銀沙秋濤巨浪蛟龍怒
自古此間國計關築堤宜保苞
桑固但願橋邊詩酒遊
莫教阡陌操身渡

南庄道中

許賀來 見前

南庄十里走平陸
遠近村浮煙樹綠
曠莽原田半荒蕪
隴上草青閒卧犢
馬首西風送午涼
橋外泉聲咽綠竹
半實半秀稻花香
不雨不晴雲斷續
蒼茫何處是龍山
隱見樓臺攢古木
此間幽寂可栖真
擬向峯巒結茅屋

秀山古柏

魏方泰 見前

天地古氣伐欲盡秀山老柏猶崢嶸孤樹半霄青
未了落落不爭桃李榮我來湧金憇柏下雙湖雨
滌流雲英蒼虬攫雲撼大颺遙空颯杳餘秋聲

秀山茶花行

滇中四時春不斷山行日日褰帷看絕倫最是秀
山茶彷彿朱霞燦天半七十二種各天燒卷瓣分
心作意嬌密葉真成青幄幔臨花偏愛輕枝條寶
花玩月飄青倩更聞杲杲隨風轉到地猶同向日

臨安府志 卷之三十三

藝文下

十六

詩

葵不教沉澤浣花面自從初夏已含胎破臘驚看
共蚤梅一花能耐經旬綻一樹能經兩月開讀書
寒士娛清暇數枝分種鷄窻下聊學郭駝供筆資
售向人間無高價豪家競費賞花錢牡丹富貴芍
藥妍寂寞自開還自落無人攜酒此花前我今為
爾澆醽醑盃大紅毡喜不俗繞樹日常千百迴夜
深還復燒高燭高燭頻燒喚奈何金樽莫惜醉時
歌有客坐中忽太息不知何事感生多客言海棠
雖嬌嫩香氣有無何足論有香未到十分憐無香

寧抵十分恨憐轉深兮恨轉深此花植得費沈吟
可惜當年人不見空抱淵材一片心我亦雅同彭
氏趣不許無香厠花數憐到此花恨不生轉恨客
情太膠固小枝覓得兩三盆準擬攜歸溪上村清
風也自慚投硯隔霧不圖老眼昏更酌司花祝不
已願花長似昆明美江北江南總是春莫教摘去
翻成枳

星回節行

潘 馴 見前

蒙城六月無炎暑夜夜涼颼拂庭樹二十五日昏

臨安府志 卷之三十三

藝文下

十七

詩

火中閉閣閒居飲清醕忽聞四面盡歡呼俄見赤
光耀天宇不夜城頭落^{相紅}燭龍脚照應如許呼
童策馬走康莊六街三市何輝煌東松列炬齊然
火火烈脂流滿城香欣看此夜人相樂千門管絃
聲鏗鏘爭道床頭新酒熟酌兒調絃夜未央城中
火樹花如霰城外朱煙起方甸翕絕千峯似畫圖
艷灑湖光澄素練疑是長揚大合圍山空野燒從
風轉亦如邊塞報平安久烽萬里遙相見相傳阿
南赴火死此日年年嘗罷市還餘一炬弔貞魂也

魄化作燐光紫或言武侯擒孟獲庭燎歡迎歌且
祝千載風流說臥龍火照鑿碑苔蘚綠厥後六詔
齊稱王中有蒙氏為虎狼奸雄巨測假宴會一簞
摧殘五部亡境我嘗讀南詔史不知此俗何時始
子夜喧闐舉國狂逐疫焚蟲古如此須臾雲擁山
頭月星火依稀半明滅荒城無復上元燈良宵只
有星回節

箇舊啟

教諭 塗 暉 石屏

是霧濛濛看却非高媪上吐金銀氣掘穴星羅地

臨安府志 卷之二十三 藝文下 十八 詩

脈傷九州食貨如蜂聚智井常聞轆轤聲放纜牽
猿鑿九地也知坤道寶難藏於所不知求不義蠅
蟻負土出垓門互視形骸疑鬼域金衣公子黃頭
郎火膏薰處有油膩飲食恰與糞濁爭落盡飄花
與浪絮出者未埋心已灰入則未死身先瘞縱然
架木自中通洞肺崩騰豈能禦隧裏幽魂無出期
始悔悞觀舞鶴市重泉那會子母親十八嬌娘夜
哭啼少壯祇緣熱寸心故把室家輕拋棄輩輩貪
財性命輕驕奢日用無節制虛往寔歸莫慢藏最

苦實來多虛去，鄧通富有幾州錢。
嗟哉竟以餓而斃，如何投壁不測淵。
千夫破產一人利，此日山空富媪貧。
針尖削鐵抽分吏，明五言排律。

石屏道中

歐陽旦

地瘴天愈熱，嵐開日乍晴。
青山迎去馬，綠樹引行旌。
剗畝苗初長，陂塘水欲平。
花因成子落，鳥為戀雛鳴。
遠近田家舍，參差野戍營。
牧童偷李實，山女賣松明。
載米人趨市，傳餐婦鉤耕。
土夷頻問種，野草亦詢名。
紫石優端硯，香茶勝雪坑。
偶然得心趣，石隙一泉清。

臨安府志

卷之三十三

藝文下

十九

詩

石隙一泉清

鏡湖洞

通判

許國良

石屏人

天開一綫路，靈氣入荒陬。
洞占風塵遠，門虛月夜留。
五丁無斧鑿，一竅自通幽。
奧突徐徐進，光明漸漸投。
窟深無野怪，地僻隱山儔。
石筍依空倒，藤蘿若^蒼旒。
講言方白鹿，茹草即商邱。
湖淨增鸞鏡，雲微結蜃樓。
暑忘清羽扇，寒免木棉裘。
無磬敲聲響，非丹博采修。
山蒸時帶雨，勢峻夏成秋。
小履隨吾

足綸巾不上頭今人相結伴
古典剩尋菟更覺塵
心况應知世界浮存神觀黍米
入定絕乾餓不有
循良牧山癯敢自由

本朝

遊謝家山

學正羅天柱
安寧人

別墅開城北披荆手開荒
鑿巖通逕小穿石引泉
長一洞連蓬榭雙池間
草堂林疎窺遠堞湖近見
孤航谷口花穠麗枝頭
鳥韻頽危巒難走履曲澗
可流觴霧起衣侵濕風
過座帶香鄂歌稱絕調洛

臨安府志 卷之三十三

藝文下

二十

詩

詠發清高上國傳豪邁
東山暫徜徉蒼生方屬望

莫賦考槃章

過虎谿十咏

知縣曾

旭建水人

信屬臨陽塹蠶叢一徑懸
銅牛不到處金馬未通
前樹密晴猶雨任深霧
似煙鳥啼山寂寂鶻落
草芊芊捫蘿難尋路扶
雲易上天邃巖傳客響
枯木入僧禪遇石頻呼
丈逢人疑是仙仰看猿
共怒翻與僕為憐畏險
失幽興登峯得舊緣何
須嗟九折好着祖生鞭

廣應寺

何其偉

野寺臨孤島，拳山對海門。
回環千嶂合，傾洞百流吞。
日月穿波影，煙雲疊浪痕。
混茫移地肺，寥廓望天根。
圓嶠居然接，方壺如可扪。
松風寒殿磬，花雨石壇幡。
夜入疎林火，哀生絕嶺猿。
徘徊追往事，沽酒向漁村。

獨立秀山

御史趙友能

獨立高懷盡，乾坤滯此身。
空傳來鳳鳥，遙擬畫麒麟。

臨安府志 卷之三十三

藝文下

二十一

詩

麟錦樹花還綻，寒江氣復春。
青雲共短髮，知是老風塵。

行部通海觀元叟作

副使張佳胤 銅梁人

巨浸浮天地，東奔似建瓴。
誰其元寶鑿，真作尾閭形。
曲水穿千嶂，嶂隱列星何當運。
鵬翮與爾下南溟。

題節孝婦李氏

御史張西銘 寧州人

日暮依修竹，冰霜節不更。
欲同金石烈，肯負歲寒盟。
白壁聲名重，黃泉性命輕。
誰知幽澗裏，蘭有暗

香生

寄東林寺

知縣馬之騮建水人

久飲東林趣悠然萬此間心隨琴鶴遠身借水雲
間混俗非同俗遊山不礙山虛空形影寂無住自
無還

春日遊冰泉

王元翰 見前

鬱蒸向火井凜冽見冰泉清印三秋魄寒生六月
天懸岩低夕照古木墮前川為問濯纓者滄浪和
幾篇

臨安府志 卷之三十三

宿雲莪山房

苑馬 葛中選 河西 人

雲莪此一宿快我開山情醉依樹屋滿貪看石月
清露華光在竹蟲火暗飛桁默默此時意胸中邱
壑平

其二

初日上鰲峯絲含似露濃雲恬滋石雨鳥悅和山
鐘手一編閒咏耳萬物於空將學袁伯業老讀書
此中

題老君亭

知縣陳 銘 石屏 人

藝文下

二十二

詩

寫隆仙子洞碑玩老君亭複道斜通極飛泉七遠
星微茫瞻紫氣清淨想玄經擾擾脫塵世長湖一
葉萍

九日驟雨望秀山

知縣

台 衡通海

興以登高盡秋隨遠望來既當風雨驟何故菊花
開萬里兵戈日百年濁酒杯搔頭揮一醉肯教雁
空回
本朝

曲江驛

同知

姚文燮

桐城人

臨安府志

卷之二十三

藝文下

二十三

詩

舊縣裁歸驛殘衙借客輅村完留古瓦廟冷鎮長
橋沙火新畦蔗車陰夾徑蕉只緣屯戍少天幸與
漁樵

將至建水

近城山盡伏倦眼豁新秋暮紫明村火環青展郡
樓柏香編棘護芋影雜蓮稠十里紛來騎天涯續
舊遊

但革龍

林暗孤窺月崖危虎嘯風戰雲崩轉黑劫火冷留

紅野骨封寒鏃驚魂失故宮
天心厭羣盜假手闢
蚕叢

蒙自道中

潘 馴

地與南文接鄉從北望
賒瘴雲濃似墨瘠土赤於
霞站站鳶將墮飛飛燕故
斜客心正愁絕野成更
鳴笳

署中登樓

荒署生雲氣頽垣隱薜蘿
樓從今日上山似故鄉
多俗朴疑初古官閒養
太和四郊均樂業隔嶺有
詩

臨安府志 卷之三

藝文下

二十四

樵歌

題修沖關僧舍

程 封

行車駛靜域疊嶂入松門
飯罷僧初定林深鳥不
喧馬蹄通外國虎穴近
孤村坐此空香裏袈裟覆
短垣

泛舟遊小瑞城

龍宮疑高鑿島嶼匝煙霞
漁艇移荒寺山亭識舊
家流雲峯際出孤樹浪
中斜相約攜壘筍葑田
再
泛槎

幻隱庵

舉人 楊中原 建水人

絕頂青天近千峯一望收閒雲當户入野鳥傍人
投嵐氣晴疑雨松聲夜帶秋僧房分半榻高枕聽
泉流

湖竅

舉人 闕正北 通海人

叢石巒岬處伏流盡向東神龍於此變錫杖幾時
通天為雲根老水從月窟空化機真不測消息有
無中

杞麓湖

臨安府志

卷之三十三

藝文下

二十五

詩

石竅通天去湖源不可尋一山千載秀百里兩城
陰風動蛟龍起霜清波浪深長竿欲下釣徒望古
人心

秀山晚坐

千峯懸雨色長夏一湖陰坐久山忘秀晚來樹覺
深連雲不礙寺高鳥盡歸林應有采芝客遙憐此
夕心

帶湖山樓

進士 闕福兆 通海人

乾坤戎馬地何處卜幽居十載風塵盡一枝煙水

餘浮鷗低野岸浴鷺上空虛屏跡隨漁父桃花莫
教鋤

初入曹峩感賦

教諭 萬崇義 大理

列郡曾為縣相沿未有更四山通秀氣二水夾孤
城自羅池魚慘惟聞澤雁聲撫循良不易誰與
神京

大瑞城

進士 魏殿元 石屏

島接蓬萊景秋光映晚霞一叢新刹宇幾點舊漁
家海闊鐘聲遠禪空月影斜老僧能愛客乘興泛

臨安府志

卷之三十三

藝文下

二十一

詩

仙槎

龍湖秋泛

許質來

一碧圍三島千峯四面浮人煙環澤國鷄犬卧仙
洲山晚雲各日波澄月野舟風光真世外不用訪
丹邱

將臺

趙節

巖嶭留荒址當時舊築臺月寒茹吹肅風捲陳雲
開定遠軍麾集南州羽扇來新壇惟夙望戡亂仗
雄才

萬明遠眺

曾昕 見前

夜來暑漸歇 天地入秋廠 萬里霽雙眸 九煙平一
掌臺高凌碧虛 野闊衍青莽 笑指山雲飛 悠然忘
意想

大瑞城

貢生 塗大軸 石屏人

小島浮青出 湖光帶遠霞 樓依天作侶 人用水為
家 鴈陣隨雲沒 虹橋倚雨斜 四虛明鏡裏 載酒一
乘槎

諸葛山

教諭 李含和 鶴慶人

臨安府志

二十七

高山南徼外 宇宙大名垂 望險思王佐 履平凜將
麾 渡瀘疑到此 柔遠或於斯 八陣千年後 追蹤更
有誰

其二

峻道下交廣 通湖據上游 巒煙千嶂遠 老樹一山
秋 蒼苾寧聞諍 綸巾亦不畱 孤峯猶矗立 爭說武
鄉侯

香林寺

舉人 吳之銘 建水人

一峯藏古寺 地僻少人遊 寶樹籠香閣 天花散石

樓白雲飛片片流水自悠悠何必逢僧話山光為
客留

讀平定青海碑

王立憲 見前

盡掃豺狼窟永清瀚海天軍鋒銷積雪露布捲荒
煙觀築沙場遠弓張魚腦還受成臨太學不用勒
燕然

過相見坡

太僕 尹 泰 蒙自 人

拔地雙峰起猿升客騎過垂鞭防峻坂舉目眺陵
阿天入交夷盡山盤瘴嶺多久嗟疲物役奈涉畏

臨安府志

二十八

途何

臨安新荔枝

教授 李 鏡 石屏 人

佳果中州產何由熟此方絳囊包玉質珠藜毓瓊
漿看去非凡品擎來有異香渴懷欣已慰几席發
輝光

夏日湖上

何其偉

孤嶼煙波裏扁舟許暫停樽開湖水闊目送遠山
青響曳風千樹涼生雨一亭此間應縱酒莫羨獨
為醒

謝家山

寺冷池亭廢苔深石徑斜遊人空駐馬昏樹自鳴
鴉草合攜筇路雲封賭墅家栖遲問遺迹無語對
煙霞

宿新站

野店春山下棲遲止數家人稀經喪亂土沃尚桑
麻社會催農早村醪醉客賒子規啼上樹紅綻木
綿花

寶秀龍洞

臨安府志

張漢

誰斫雲根破平分月脇舍不因龍腕骨或與佛成
龕龍寺古叢幽篠林深濕翠嵐擬消塵土淨一勺飲
靈潭

納更司冷墩

貢生 萬調元 連水

孤嶼峙江渚藩垣不計年曉山幕掩霧曲徑珂鳴
泉舟去燕臨水柳翻鳳在天炎蒸已報息無復畏
蠻煙

其二

涉江出嶺表紆鬱少平途寒暑同川異晴陰隔岫

殊竹樓人古處雲陌樹扶蘇盡是武陵地遊來興
不孤

納樓司芭蕉嶺

釋德足

地險山愈峻天平嶺自雄層雲羅峭壁絕澗倒危
峯巍鎮交岡肅屏遮列嶂崇滇南正鎮鑰臨眺意
無窮

晉雄曉歸

知縣沈聯元 建水人

花村憐欲別谷鳥故依依松逕吟鞭曉歸鞍野色
團遠山支日上落葉帶雲飛過客炊烟早人家尚

臨安府志

二十

掩扉

廬江

州同曾易 建水人

源自龍湖到春流脉脉情風波雙岫紫天地一江
聲簫鼓人皆醉鳶魚我獨清機忘鷗鳥靜貪看釣
絲輕

萬明寺

知縣邢世瞻 建水人

寺古人來少臺高望月低晴開千畝綠平揖萬山
齊曲磴藏雲竇危欄掛彩霓村村砧杵動耳畔唱
天鷄

讀書臺懷古

訓導施潤人昆明

中天弘景運萬里摘星樞患難斯文在風流二子
俱生還榮北闕歿祀配南隅仰止書臺上年年綠
滿鋪

撫落恐司

夏治源見前

匹馬蠻煙地炎征敢畏難倒懸需解急發難賴謀
安書射纜飛箭壁銜競兒冠眠心奚用武王化信
勝殘

禱黑龍潭歸次李仙洞

臨安府志

三十一

早魃將為虐抒誠禱黑龍路紆經古洞泉響落高
峯野竹風凌翠閒花日映穠神功如可濟盃水看
雲從

疾家箴

夏冕見前

一線羊腸路循崖入谷幽馬蹄驚仄磴樹杪濺飛
流倚石疑將墮歸雲未盡收征人才戒險山鳥亂
呼儔

明 七言律

煥文山

王 奎

名山繚繞向城東
秀色蒼蒼聳碧空
霧暗碧紗籠翡翠
月明秋水浸芙蓉
層崖有路何人到
古樹無枝少鶴踪
鎮日相看渾不厭
丹青寫入畫圖中

瀘江

郡城北向古城南
一脈靈源漾碧潭
夜月澄波拖素練
春風吹浪皺晴藍
柳陰綽約高低合
山

臨安府志

三十一

色糳糊遠近含
郡憶舊時濯纓處
幾人嘯咏暫停驂

海門夕照

御史 韓宜可 山陰人

江寒鳧雁集汀沙
半掩柴門夕照斜
洞口煙嵐連野燒
城頭鼓角禱寒笳
猿聲長嘯林間月
鴉背輕翻樹杪霞
幾度扶筇翹首望
青山隱隱隔天涯

白馬停驂

山連吳楚路東南
誰駐銀鞍柳外驂
白馬勢高

杳日月蒼龍氣散作煙嵐似呼茆店人沽酒疑
訪柴門友盍簪欲折花枝相贈去海棠春睡雨
初酣

螺峰白雲

突兀峯巒出翠微白雲如練久相依未為仙子
裁春服堪與君王補袞衣風動卷舒還有態眼
前聚散本無機一經眠抱山頭山何日從龍萬
里飛

鳳亭花雨

臨安府志

二十三

幽亭小構近丹山花雨繽紛景漸殘一夢繁華
春滿地五音節奏夜鳴鑿恍疑膏澤滋南畝空
有金鈴繫曲欄自別武陵人去遠九苞文彩共
誰看

洞口晴嵐

陰陰洞口小壺天嵐氣晴分紫氣巔日照佛頭
排玉筍霞明仙掌捧金蓮江村漁舍春天樹芽
屋人家日午煙指點帝京何處是九重金闕五
雲邊

溫泉

天作方塘洗俗氣自然春意藹氤氲一泓地脈
浴真火半夜神丁煮白雲靈竅暗通元氣窟溫
濤輕泛浪花紋金池浴罷驪山冷卻笑當年萬
乘君

過石屏

愈事

何

俊

柳州人

遠泛仙槎到石屏天風不動海波平人家三五
成村^莊客路高低傍水行罔圍^年無訟事閭
閻徹夜有書聲滿園桃李知多少喜被春風漸

臨安府志

三

發榮

臨安即事

提學

童

軒

鄱陽人

公署睽違又一期重來仍值禁煙時闌干漬雨
花枝重庭館畱寒燕乳邊無事且謀犀首飲有
懷都寓少陵詩東風可是無情甚白雪盈頭不
肯吹

曲江春

巡按

郭梧庭

新鄉人

十年宦海苦飄蓬天際觀風西復東王事駢駢
淹四牡客懷日日見孤鴻江梅帶雨紅新岸路

草知春綠舊叢收拾椒盤隨馬去誰家把酒醉
仙翁

曲江元旦

莫把支離笑此身春光又是一番新江城鼓角
隨風曉客邸屠蘇酌斗頻敢謂椿萱盱菜子有
懷蒼赤望王尊登樓漫道閒今古且喜東方日
上賓

曲江元宵

金吾馳禁馬蹄驕風送笳聲入院饒目斷銀橋

臨安府志

三十五

家萬里影搖朱戶燭千條王孫匝路分柑食甲
士披星競斗才強醉坐來聽夜半傳犀醜道今
宵

曲江

黔國沐昂定遠人

曲江新漲水痕收野色和煙古渡頭林外漸看
來宿鳥沙邊還見狝輕鷗漁翁舉棹論歸航旅
客停驂問去舟款乃一聲何處發夕陽芳草自
悠悠

碌溪古渡

知縣羅勝人四川

漲痕新沒渡頭沙千頃茫茫浪雪花舟子轉篙
春水滑征夫立馬夕陽斜雲開遠岫收殘靄岸
隔楊帶落霞目斷天涯茅草碧炊煙且宿野人
家

臨安除夕

楊慎

去年除夕葉榆澤今年忽在臨安城斜看暮景
飛騰意正念天涯流滯情寒梅煥山我欲寄煙
草瀟江誰喚生鄰穉兒女亦無睡歲火天燈喧
五更

臨安府志

三十六

宿曲江

曲江驛裏無燈燭殘月斜明覺夜深梁苑薄遊
成滯迹并州客舍有歸音連營吹角鳴鳴起叩
鼓持更紉紉况三十從軍今六十何時西隱蜀
山岑

過烏衣山

愈事

王廷表

阿迷人

露泣幽林鳥語譁葛披石逕入雲餘嵯峨遠削
三峯玉爛熳叢開二月花過嶺醉臨丹鳳穴倚
天晴見赤城霞振衣策馬仙源近芝畹橋邊日

影斜

丹壺洞

層層丹嶂列煙霄壺裏乾坤景色饒
洞冷靈湫齧石滑雨晴高樹練雲飄
黃精嶺劇寒三里瑤莫村橫月半
弦輿馬不堪歸濁世五更燭火夢
魂搖

登秀山

布政

繆宗周通海人

啣杯坐對海霞紅海上晴峰望幾重
極浦遠帆聞暮笛諸天高寺喜晨鐘
春花客路詩難盡月

臨安府志

三

禪林酒不空東去匆匆憐使節相邀
偏喜興初濃

通海普光寺

御史

蕭濟

幾點疎星斗柄橫晨鐘又早報天明
驚回客夢家千里敲落禪林月五更
旆虎想聞山鬼泣蒲牢應畏海鯨鳴
依稀記得朝天日丹鳳樓前百八聲

湖中三島

兵備

曹

遼人

太倉

煙海茫茫水接天小舟飛渡夕陽前
雲開列嶂

看山遠風入孤帆引浪偏沙鳥不驚成獨睡崖
花相覷競芽年來遊不盡江湖興再向溪橋上
酒船

海潮寺

同知

許子言

石屏人

凌風鼓棹趁春遊直上蓬萊第一洲山色翠交
湖外樹波光涼浸日邊樓晨鐘雨過聲猶濕畫
棟雲飛勢若浮登眺頓忘歸思晚漁歌韻落海
天秋

善覺寺

參議

楊廷相

石屏人

臨安府志

十年雄刹古名峯芝草繽紛景物濃遊客有詩
題古壁老僧無事倚長筇黃鸝啼處金藏柳白
鶴飛來雪點松風景無邊堪入畫夕陽一片數
聲鐘

阿迷南洞

鄒應龍

巨壁何年設奧區金墉貝闕隔天隅飛流噴沫
龍搏霧巉石張牙虎負岬豈有五丁揮斧鑿自
然一竅列崎嶇分明靈竇洪濛剖任是迷人也
破愚

巖洞

提舉何惠石屏人

萬壑逶迤天際來歸墟近在白雲隈波通漲海
暗吹霧谷轉盤渦盡起雷珠窟夜光搖砥柱石
幢寒影護仙臺風湍咫尺煙霞隔悵望碧桃花
自開

芭蕉嶺

巡按姜思睿慈谿人

峻嶺強於十萬兵秋高撫夷叱車行山圍塞隘
嚴如鎖江帶邊關勢愈城匝地蠻煙開復合迷
空瘴雨霽仍陰交岡漫許誇雄峙天險由來福

臨安府志

三九

聖明

通海早發

王元翰

策蹇衝寒曉色分路人先我已紆紆盟鷗久共
難為別候雁新來懶逐羣湖氣直蒸山外雨谿
流斜界嶺頭雲自憐傲骨殊凌競猶向風塵試
運斤

曲江早發

銀河淺淡未全收玉露零灑綴草頭干役非關
王事豈相思空掉剡溪舟晴來斷霧猶拖濕雨

過諸溪盡怒流
粳稻離離村豹吠
倦遊人已停
中秋

臨安夜坐感事

良夜清樽客罷時
星精搖動月華移
山城暮角吹偏壯
瀘渚秋鴻到獨遲
若為請纓能繫虜
那堪推轂再興尸
一腔杞國憂天意
唯有蒼蒼許見知

秋夜宿樓山

寒岩高處宿深秋
悵望遙空動客愁
啼鳥按更

臨安府志

四十

山月缺殘燈映榻
野螢流浮沉陸海
雙蓬鬢咫尺銀河
一釣舟便欲褰裳
謝朋輩似聞笙鶴
白雲頭

侯家箬白雲庵

山高石磴足音無
籟靜天空水自呼
草蔓已封僧去處
鳥聲旋避客來途
塵心未淨鐘三杵
秋色平分酒一壺
起向嶺頭悵望白
雲猶自挂蒼梧

納更山

舍人江濬

好山面面若圍城削壁攢峯接杳冥雲氣遙連
千里白風光不斷四時青膏腴田畝春扶耒遠
近人家晝掩扃夷俗漸沾王化久也須來此結
茅亭

景賢祠和韻

濮宗遠 連水人

久懷經濟在蒼生直道翻成戍遠行韓愈潮陽
遺諫疏子瞻南海擅詩名人貧賸有經書富道
重能將利祿輕獨瀉椒漿祠下拜黃鸝碧草不
勝情

臨邑府志

四十一

演武場

副使 王忠 瀘州人

按部南來春已闌峯煙消盡遠人安承平不縱
披堅卒閱實仍勞執法官日麗江山旗影動霜
飛牙纛劍光寒戰酣散作之玄去目送河流九
曲灘

遊通湖

知府 李元陽 太和人

靡蕪行盡綠粼粼五岳尋仙得盞簪沃土藿花
飛陌上春湖蒲柳似江南野陰停郭千家潤山
色褰帷四面嵐休向萍踪嘆飄泊殊方風俗等

閑諳

赴息宰河撫普首題壁

一律

知府

張繼

扶風人

天南妄自現攬槍微慧焉能對大明一紙不煩
諸葛陣字言何事亞夫營昔憑嶺柱消烽燧今
借河濤洗甲兵息宰從茲千古後令人傳是受
降城

阿迷龍潭

何年湧躍此山中開導曾經幾許功順性喜似

臨安府志

四三

知上下安流任我決西東時清不飲侵疆馬運
至能衍集澤鴻既聽淪疏歸隴畝微波焉敢附
狂風

雲龍山舊寺

知縣

劉億

四川人

正月南方盡是春行邊小隊宰官身從他白雨
敲油幕借爾雄風上翠雲化國犬羊無量佛空
山桃李可憐人晨鐘暮鼓臨安遠何用禪心重
十分

溪處鄉

羅

吳

未詳

水滌山寨遶山腰恃險夷民性復驕差發輸官
多用貝商人出市每攜刀陂陀種穀惟鋤斲
滴成鹽只火燒撫字巡行恤民瘼馭驅邊境路
何遙

龍馬古跡

知縣

夏尚忠

石屏人

力戰爭勞汗血軀山中風雨老蘼蕪巉岩此日
畱踪在奇骨當年待價沽雲路不辭千里遠霜
蹄肯受一鞭驅房星落地無今古疑是周王八

駁圖

臨安府志

四三

仙人坡

台

衡

何年仙子過坡頭遺跡於今沙面浮識破煙塵
隨鶴去機忘天地把神畱山形東向連雲起江
勢西來帶月流登眺恍疑天路近飄飄紫氣擁
青牛

北山華嚴寺

舉人

馬之騶

建水人

梵王宮倚北山開地僻人稀半是苔綠竹幾行
森玉立遠峯四面送青來雲寒石洞龍眠穩日
暝松巢鶴未回清趣滿前因坐久灑然心地絕

塵埃

帥府桃林

知縣 朱光正

名園花放試春粧
武地今為禮讓鄉
曾泛禹門三汲浪
肯培陶徑九秋香
東風駘蕩紅霞爛
麗日暄妍翠景芳
賢尹後來能繼植
河西即是古河陽

本朝

臨安懷古

學使 吳自肅

煥文積翠停樓開
倚檻能令客思哀
衰草離離

臨安府志

四首

旌義塚寒煙漠漠
讀書臺烏磨地自
元和闢建水名從
惠厠來誰作當年
三洞記臨風飛越
幾徘徊

臨安懷古次吳克菴先生韻

丁 焯 晉江人

晴牕曉向暑樓開
城市蒼涼入望哀
懷遠候歸存舊齋
讀書人去剩荒臺
雲蒸交嶺驅寒去
雨過元江杖瘴來
十萬同時埋義骨
傷心廢壘漫徘徊

前題

署臨丁 焯 晉江

眇眇舊國枕山開縱目憑高客思哀瘖草碧侵
羣節墓野花紅暗撫蠻臺五邦地控交岡險三
洞泉通瀘水來邊徼從前多謫宦景賢祠不幾
徘徊

臨陽紀事

內屬猶聞記漢年眇眇風物甲全滇地經戰伐
仍千戶人沐詩書憶二賢赤仄舊通交吐賦烏
蠻新罷保頭錢清和氣候鄉關似蚤愛荔枝鶴

臨安府志

四十五

頂鮮

寶秀道中

許賀來

秋煙秋樹鎖柴門行過山村又水村鴨柵隨鷗
浮荻渚犬聲如豹吠籬根蓼花醉露紅於染楓
葉經霜綠尚繁此去元江多瘴癘行人猶逐日
西奔

乾陽洞

摩霄千仞削芙蓉策杖來過第一峯怪石蹲岩
驚是虎老藤依樹欲成龍泉穿峭壁晴飛雨鶴

去空山月掛松更上危亭舒望眼蒼茫雲氣蕩
心胸

前題

學正

黃世春

石屏人

高峯千仞古乾陽一派空明映水鄉洞口點青
苔潤石平原繞綠草鋪秧行隨泉瀑尋仙路坐
愛嵐光擁佛場誰擅風流賡白雪高題絕壁墨
花香

前題

塗大軸

石石石石雲堆石有根若懸飛澗落山門上方鐘鼓

臨安府志

四十六

浮煙樹下界桑麻匝遠村門外幾傳新甲子洞
中不改舊寒溫仙源何處桃花好為問山中鶴
與猿

輓建牧劉僖死難

塗大輅

石屏人

錦江洗濯玉冰姿早擬鴛班立鳳池萬里薄遊
今夢幻一生節義幾心知無家杜甫投荒日有
恨賓王落髮時屏海雲龍歸去後忠魂應復繞
峨眉

登指林寺準提閣

葉

涑

見前

誰指荒林見一燈
宋元往蹟此堪凭
香花佛國無今古
煙火人家感廢興
曲磴草深忘逐鹿
垂簷雲起過飛鷹
相傳更有靈禽異
幻杳無從問住僧

拜武侯祠

有淚長揮兩出師
今來新拜武侯祠
溪同瀘水長駟日
地接龍山穩臥時
舊壘荒蕪雲自護
神威擒縱草何知
風流千古思名士
酌酒須吟梁父詞

又詞

臨安府志

四十七

石屏紀事

知州張毓瑞
江陵人

盤石屯雲兆漢祥
西南勝概屹巖疆
秋清碧莢橫三島
春浴溫泉過五塘
俎豆二忠新廟祀
弦歌丙夜映燈光
昔傳氣候多殊異
河底城隅是瘴鄉

雨宿雲龍準提閣

劉彪 見前

點點青峯過客遊
到來風雨正新秋
深林落葉排香徑
疎竹寒花護石樓
逸韻偶從清磬得
閒心欲倚白雲休
禪房一夕空山靜
獨有溪聲屋

角頭

龍湫道觀

主事

尹文燧

蒙自人

仙人承露有高臺一氣蒼茫野望開洗藥因窺
龍蜿蜒吹笙漫引鶴徘徊靜聞清籟傳幽竹危
構孤亭停老梅流水桃花春幾度漁津疑是武
陵隈

遊謝氏山亭

學正

張端亮

蒙化人

謝家庭館舊栽梅老幹扶疎鬪雪開
賭墅是誰羞折屐攜筇有伴破蒼苔
可堪晏歲人千里共

臨安府志

四六

對寒香酒一盃春到故園頻
悵望何時吹笛傍

瑤臺

遊李仙洞

鶴飛何處杳難求為訪遺踪半日留
石室無端封紫蘚柴門依舊枕寒流
林梢果熟柑三寸竹裏茶香雪一甌
悵望獨將鷄犬去路人空指是

丹邱

巖洞

舉人

黃肇曾

建水人

蒼崖碧嶠鬱氛氲賸有山靈護
洞門露滴天漿

秀山古枰

屏生張琮石屏人

借大名山作一枰上方諸老適閒情撒開手眼
爭還讓者破興亡負亦贏着意彈敲局幾易回
頭審顧勢更頻當年自爛樵柯後躡足何人向
此行

來鶴亭喜雨

宋爾璋見前

按部西來到海東連天雨氣濕殘虹四圍山色
空濛裏三島波聲浩淼中豈為尋幽貪地僻直
緣郵隱祝年豐臨觴誌喜真吾事載筆應推太

臨安府志

五十

史雄

南莊道中

塗暎

郭外平坡一望奢南莊古道入雲斜慈烏巢結
千年樹跼馬足傳十里沙待雨土田休稅畝征
商鹽鐵盡官家是誰開遍無人問舍後山前野
落花

春日遊大瑞城

何其偉

湖水滄茫入望幽蓬萊宮闕擁中流春回島嶼
纔舒柳人在煙波正倚樓澹蕩溪山連夾岸參

羨雲樹隔前洲微才易向江湖老捧日心期殊
未酬

浮石庵故址

驚濤駭浪四無隣寂莫蟲沙一水濱廢院有基
餘瓦礫荒臺無主長荆榛夕陽歲歲鶯聲老芳
草年年雨色新聞說故山山下路杜鵑猶自哭
殘春

仙人石室

鑿開混沌幾經秋石上雲生翠欲流仙客不來

臨安府志

五

丹竈冷海天長入鏡光浮窻低萬頃看舟渡檻
小午山愛月留此去蓬瀛真有路幾人曾到洞
中遊

西村秋夜小集

回文體

張漢

煙深臥閣草疑愁冷夢驚回幾樹秋懸壁四山
雲上下隔窻一月水沉浮翩翩影落飛鴻雁皎
皎光涵靜斗牛前路客歸螢點點邊城夜火似
星流

異龍三島

何朗 見前

蓬萊樓閣五雲間
中有仙人物外閒
一笛何年開玉鏡
扁舟此日共煙鬟
川分九曲魚龍國
島列雙城大小山
我欲持書招舊侶
會須買酒醉蒼顏

五桂山

僧淨 翔 新平人

五峯如桂插青天
縹緲香從月殿傳
雨霽依稀花獻媚
霞飛彷彿樹生煙
清分秋色來巔際
日送繁陰落澗前
連纍如珠真絕勝
竇家未許與爭妍

臨安府志

五十二

古句龍潭

邢世瞻

山山曲抱小亭幽
萬斛明珠落井疇
竹密應邀丹鳳宿
潭深自有老龍遊
風回綠野香生稻
人坐青林月滿樓
幾許塵囂都不染
心清欲共水清流

傳聲洞

學正 李純嘏

謝屐探幽翠壑行
洞天深處覓仙京
空靈漫倚三生石
疎越遙傳半里聲
解釋風前無角響
音忽疑雲裏有球鳴
東山不用攜絲竹
世外清音自

適情

燕子洞

舉人曾

曦 蓮水人

石冷烟消酒力輕
一燈四壁轉分明
苔封石鼓暮無字
月湧寒潮咽有聲
浮漢星槎競夜渡
飛空燕語溯江行
金風響發秋山肅
百酌村醪寐不成

將臺遺址

知縣

蕭大成 蓮水人

百蠻烽火靖高臺
二伯芳名望轉灰
碧草春郊埋舊蹟
青燐夜雨照城隈
南人自昔不生反
漢

臨安府志

五十三

土何勞再築堆
應是太平緣有道
翻從剩壘弔雄才

金剛嶺道中

長江一線走迷蒙
曲磴削巖宛轉通
旭日纔高天停午
石田春柞樹燒空
饑寒道路偏成瘴
血汗棉茶盡屬公
南望交州勞顧指
亂峯如薺隱叢叢

樓山積翠

學正

朱掌珠 江川人

巨靈何日劈成樓
萬里平川一望收
直直地千尋

雲在足離天尺五月當頭披襟已自凌霄漢揮
手何妨拂斗牛空翠染人衣盡溼登臨不必羨
神州

瓜水拖嵐

訓導 魏文錦 州人

瓜水分流繞一峯錦江春色自重重朝陽鳳翔
依雲染帶雨龍涎和霧濃瑞氣曾聞團玉帶潮
聲誰識響金鑪春來滿泛桃花浪收拾祥煙入
萬松

一碗靈湫

臨邑府志

訓導 張上喆 晉寧人

一碗靈湫古道傍掬來齒頰盡生香何殊甘露
涓涓潤不數醍醐滴滴涼翠蓋成陰忘暑酷靈
根止渴見源長笑他吸盡西江水一口何曾得
滿腸

珠巖瀑布

怪石如龍夾一泉轟雷掣電走山巔誰將星海
瀉塵世恍是銀河落九天直掛懸岩光似練橫
飛雪浪水如煙流來不斷成霖雨溥潤蒼生億
萬年

遊紫霞洞

教諭 楊天堦 建水人

地僻林幽別洞天
靈巖聳翠俯羣巔
樓臺高下參差出
殿閣依稀次第懸
雲散天空餘鶴影
風翻樹色帶花妍
歸來不盡登臨興
匝地松陰襯馬鞦

郡學泮池

拔貢 許書屏 石屏人

活潑源頭一鑑泓
分來洙泗煥文明
影垂遠岫層層翠
紋皺澄波細細生
曉日光騰芹藻潤
春風嘯拂李桃榮
漫云觀海難為水
無數蛟龍奮

臨邑府志

五十五

太清

雨後登萬明寺觀插

夏治源

如膏雨濡正當期
遙望田疇水滿陂
荷笠老農呼亞旅
寨裳蠻女襍男兒
犁尖淺淺脛猶沒
秧刺踈踈手自持
非為攬幽來勝地
西成大有卜於斯

祀龍日口占

夏治源

春色融融二月天
侵晨遙謁古龍泉
桃紅李白綠溪水
豆綠蔬黃綴麥田
牛背兒童斲未醒
馬

頭父老叩爭先
招來細問農家苦
急待甘霖介
有年

重建瀘江橋成

夏冕

幾載心驚利涉窮
而今徐步俯蛟宮
何須駕羽來烏鵲
疑見吞江下渴虹
原隰膏流蒼靄外
往來人度綠陰中
崔公去後橋猶在
允奠安瀾不朽功

石屏瑞城

架空樓閣鎖蒼煙
蕩漾波光塔影連
山色古今

臨安府志

五十六

雲裏寺潮聲朝暮
水中天萍花動處
風生棹漁網歸時
月滿船安得閒身
常到此浪平舟穩
趁高眠

遊水月寺

隔絕塵凡古寺支
一舸輕泛晚尤宜
光涵近處臺先得
波盞澄時性自怡
鏡裏有天成異境
湖中無地敢爭奇
空明非水還非月
參透禪關總是詩

明 五言絕

箐口關

巡按何 悌合州人

啼鳥藏葉底流水出花間石亂人行路雲深馬度

關

翠屏館

劉道曹 安江南人

曙色山城迫溪聲草木催停鞭何處好候館翠屏

開

白鶴舖

白鶴何年去猶存白鶴名夜深風露下行御九臯

臨安府志

五七

聲

五塘春浴

何 惠

春水炎蒸處遊人洗沐新總知能潔已未見洗心

人

本朝

海山亭

程 封

前山雲起處煙雨正來時亭下歌聲響漁翁理釣

絲

泛白浪湖

水月湖邊寺東林酒數巡弄篙荷葉裏不是採蓮人

前題

羅天柱

湖中稱絕勝幽僻客游稀雨霽濃雲散清歌帶月歸

舟泛小瑞城

許贊來

別去湖山久今朝泊釣磯閒心鷗鳥狎相對共忘機

桃花箬

何其偉

臨邑府志

五十八

語 桃花掩深徑幽期在何許行行忽自聞隔溪有人

龍湖三島

學正

楊大鵬

路南人

客 仙島峙三山晴湖九曲折嶽水白雲深應有采芝

疊水煙霞

教諭

韓紹雍

宜良人

霧 攜筇訪碧山岩壑莽回互百道夾飛泉時時起雨

水簾洞天

水簾別一天仙境真寥廓峭壁噴寒泉珠璣紛錯落

二忠祠

塗暉

報國一雙士忠魂貫碧霄東風吹不散留作五更

潮

塌沖河

夏治源

如瀚海原無水塌沖豈有魚晴空翻浪白沙色盡銀

象沖河

臨安府志

五十九

源發黑龍宅拖泥處處白三河終匯流夷與漢何

隔拖泥地名

五塘溝湯池

李鏡

似玉溫而栗如蘭垢不胎五塘山下水日夜有陽

石門

庠生

盧

倅建水人

樂 落日照荒山採藥到林薄世無龐德公誰識此閒

明七言絕

納樓司

李璧

聲雲擁馬欲迷途鳥語辛酸四面呼寨長踰山遠
相逐誰蠻負弩作前驅

溪處鄉

李璧玉

山深寨峻土官富戶竊簷雲晚更多過客思鄉當
自抑淒涼且莫聽夷歌

箐邱松實

署知州 顧慶恩 吳縣人

百尺虬龍舞碧空 離離新實飽秋風 何時把盞清

臨安府志

六

陰坐不羨當年十八公

自通海之徵江贈王鈍菴繆碌溪

楊慎

通海江川湖水清與君連日鏡中行孤山一點衝
煙小何羨霞標挂赤城

其二

海螯江蟹四時供水蓼山花月月紅自是人生不
行樂蓴鱸何必羨江東

溫泉

仙源霏液蓬壺境碧杜芳蘅慵照影美人來時寒
谷春美人去後溫泉冷

盤江赤壁

懸巖峭壁插天空勢領滇南第一雄一自始皇鞭
石後於今猶帶血痕紅

石屏鵞硯

知府 余秉清 奉新人

南山美產勝端溪磨琢功成世所稀曾說昔年廉
介士行裝未肯一持歸

撫蠻臺

為萬氏作

姜思睿

臨安府志

卷二

平生恥讀和戎議今日胸町見百蠻瀘水灘頭談
舊事南人不反乞生還

開化寺桃花

廖楚良 建水人

空門着色費安排水自流時花自開多是兒孫曾
面壁嵩山絳雪又飛來

大名轉光祿

少卿 塗時相 石屏人

株守天雄已數星鄉思日夜憶滇屏肥思內召居
光祿復憶天雄綠樹青

靈寶山秋夜

張西銘

古寺秋風樹欲黃
木樨開盡誰聞香
老猿叫破空山月
照滿通湖蘆荻霜

題寧海關關帝廟

司務 陳其力 通海人

新祠結構臨湖口
後漢孤忠儼若生
山下怒濤欲捲石
分明常帶恨吳聲

本朝

湖居

許賀來

千峯煙樹擁樓臺
三島波光一鏡開
漫道五雲天

臨安府志

卷二

萬里閒居猶得停蓬萊

白馬懸駮

董 玘

金戈銀鎧舊停駮
勝跡分明石壁上
諳姓字不勞銅柱
載能教曠代話南征

湖水拖藍

淼淼鯨波滾滾流
蘭苕不擊在湖頭
百年世事江河看
珍重青裳忤石光

瀘江晚眺

邢世瞻

疎煙浮動瀘江孤
新月橋邊半有無
夾岸綠楊低

兩山相對石門開一水驚聞萬壑雷直上深松凌
絕頂恍疑人在小蓬萊

春遊雲龍

舉人 傅為直 許建水

經年不走雲龍道適興乘春上翠微谷口斜陽人
影散馬蹄踏碎月明歸

溫水方塘

舉人 董繼舒 通海

煖發西山水一灣曉煙為蓋玉為盤炎涼不與秋
風變春色朝朝鎖石欄

鏡湖洞

副貢 曾 嵩 建水

臨安府志

卷四

當年窮勝關靈境洞口約湖流鏡影藤杖策來翠
壁春香屐去後石牀冷

五華山

舉人 尹文燦 石屏

石屋晴煙繞翠蘿野田春水泛青莎獨行終日誰
相晤遠聽雲林伐木歌

目別雲霞

姜學聖 蒙自

若箇峯頭翠欲流餘霞散綺伴雲遊夜深明月來
孤鶴似聽吹笙過石樓

將之猛丁

知州 毛振翽 四川

